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19n0343

維摩經略疏

胡 吉藏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343-A 維摩詰所說經疏敘例
  - 目次
  - 佛國品第一
  - 方便品第二
  - 弟子品第三
  - 菩薩品第四
  -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
  - 不思議品第六
  - 觀眾生品第七
  - 佛道品第八
  -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
  - 香積佛品第十
  - 菩薩行品第十一
  - 見阿閦佛品第十二
  - 法供養品第十三
  - 囑累品第十四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343-A 維摩詰所說經疏敘例

曰：余嚮也讀玅經文句，若記而遂然，見其會本之弗若夫各函也。何居？夫古之疏記之體製也，非夫后世之注解之比也。后之以為注解者也，自有意于截章嵌注也；古之以為疏記者也，自有意于經疏別行也。蓋古之疏記也，譬諸一巨幅山水之圖也，有人而割之，離間而列次焉，其列也弗失，次則弗失矣。然其勢已弊也，苟其勢蔽，則觀焉者或有以惑矣。蓋后之注解也，譬諸若而幅小畫以張乎壁間也，每幅其為勢盡，而其為觀全也。是以夫會本也，蓋非古也。然而夫法華、雜華諸部也，其函三而其袟巨矣，會焉則利於初機之者者，亦弗復尠也。乃今斯經疏也，函但兩而帙且小矣，會焉則為利也鮮，而為害也有矣。然則是斷不可以會者也，而今會之也，何也？有弗得已也。蓋是疏也，原書林某嘗借古剎之所藏本，以令傭書者寫焉，而欲經疏併刻之之需，分會若國字傍訓於余。余於在乎泠之以前之畫，譬曰：其為單刻焉也。是所以得夫作者之意也，不亦善乎？然彼面則曰唯唯，而退則亦曰噫噫，竟以弗肯。余曰：唉！不為會焉，則不為刻焉。然乃教其法門之偉寶，而復廢置篋衍，而以充蠢魚之饑而已矣。愛也夫！弗會之，與其無以行于世，寧孰會之而有害？是所謂弗得已也。是以今之分會也，務在不割裂文義，而莫敢逐支科以分裁焉。聞之也，垂輪之為造器，千奇百思，尚有遺工，是余之謗陋舛譌奚鮮？第是所謂擁篲清道，企望塵濁云爾。幾乎君子之涉于此，而且研焉，且鑽焉也。

經也，用吾邦黃檗藏本也。本之十有四品為卷三：曰上，曰中，曰下。其之上卷雙題竝舉之，中之下單題曰維摩詰所說經。今之會本離卷為五也，是以隨疏以造卷爾。既是隨疏為卷，故於經之首題除卷上二名及以下去，不復安經題也。若經文藏本之與疏牒字有異也，廼標出于格上。

譯者之名也。經本每卷出焉，今既無隨經而釐卷，是以獨卷首乙處出焉爾。

疏原本五卷矣。若高麗天法師教藏總錄曰：吉藏維摩經疏十二卷或六卷，恐是釐卷以異爾。其或六卷者也，為是共科牒一弓與？亦有曰：嘗以讀本邦舊教章錄，乃藏師有廣略二疏所未能詳焉。而元本題目不一，一謂之疏，一謂之義疏，一謂之略疏，乃今竝各處存舊也。若其為體製也，當宜稱略疏矣。夫斯疏乎，漸于吾邦也。蓋當千載幾而刻木也，實始于今日已。今會本之首題曰：維摩詰所說經(亦名不可思議解脫)，疏第一也。是為於經題也，除卷上之字；於疏題也，除維摩經之字，以合為題號也。由其第二卷以降，單舉疏題

也，所以弗復隨經而離卷也。於疏之三名也，獨用疏之目也，所以仍古也。若品題也，疏之元本別行安焉。今也厭繁，故但以一界之，而弗復別乎行。
經文之疏釋之，不敢文字之作大小以甄別之，惟疏也低乙字而別于經文。
近世聖行諸氏諸部會本，力欲前以科名，次以經文，而後之疏釋，故差譌亦夥也。何居？夫古之人之於疏記也，必別出科文，所以其為釋也，亦弗標母科而舉子科也，亦略子科而獨出母科也，亦趁牒科名以直消文旨也，皆為由夫科文之別出已。然后之人之視科文也，猶弁髦也，為之多弗之存焉。夫夫也，不知有是，是以譌爾。乃今不必科也，前之經也，次之唯力，而俾文以帖帖然爾。經文也，既弗敢細析，是以其中支科也，概以一斷焉，蓋令之易見也。亦經文疏釋隔遠，而其節段難以照應者之屬也。標科格上，蓋令之易繹也。
疏文焉，玄釋大章者也。安圈于章首，以舉其疏文也。疏之為文字，或恐羨剩焉者，或恐失脫焉者，今無復餘善本之可以讐也。世之君子，苟能得善本，請參校焉。
疏之原本，其為書也古拙，頗以異體。余斷為是寫隋、唐間之本，而莫一字之以歷後進之改易者。亡論法間之偉寶，即天下之奇珍乎？苟有嗜古之士觀焉，豈庶幾猶魯之璵璠為重矣。今本之字也，傭書者更為者，十常五六，亦不可得而復舊也。惜夫！其餘之存者，標之格上，曰某某，同也；一曰某也某，異體也。
斯之疏文字，假借以讀者為多也。今者私讀而標之格上。然今疏之所以特多借讀，以頗疑好奇詭也，何也？曰：其繇為二：其一曰：夫諸部之以流行于世也，是后之人刊之誤，校之文，而改易者居多矣。今疏弗爾，是以爾也。其二曰：蓋當時識字者寫之，為欲奇古其書，而令讀者以沈潛，然後得焉。勿然草草爾，懼是非必盡疏家之所用也。然夫古之章疏之文字，假借以讀也，往往而然。若其消為帖，影為檠，德為得(是也，於天台法華疏中趨舉斯之三)，性作姓，淵作泉，待作得(是也，於慈恩唯識疏中且出斯之三)之彙，不可勝計也。若章疏既爾，經論亦然，詎以不復用心也與哉？亦且舊之鈔寫，間有釋為尺，辨為弁之類，今之人也，姍其用此而為訛俗，其無乃非識之故書也乎？偷人之以讀此之本也，黨乎悟而迥乎通，於是以閱諸部之章疏也惡在？莫靈靈爾也。是譬若夫陸遜之束炬，先攻乎一營，而遂曉破蜀之法，然惡余乎？斗筲之人，漫焉校文，僭踰固已，寧乎逃罪諸！寧乎逃罪諸！
元祿戊寅相月庚子沙門釋(道空)識

維摩經疏目次

卷第一
　敘例
　佛國品第一
卷第二
　方便品第二
　弟子品第三
卷第三
　菩薩品第四
　文殊問疾品第五
卷第四
　不思議品第六
　觀眾生品第七
　佛道品第八
卷第五
　入不二法門品第九
　香積佛品第十
　菩薩行品第十一
　見阿閦佛品第十二
　法供養品第十三
　囑累品第十四

維摩經疏目次(終)

No．343

維摩詰所說經(亦名不可思議解脫經)疏第一

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

胡　吉藏　撰

佛國品第一

佛國品第一。

維摩詰者，尊其人也；不思議解脫者，重其法也。夫至韻無言，玄藉彌布；法身無像，物感則形。故無言而無不言，無像而無不像。以無言而無不言故，張大教網，亘生死流；無像而無不像故，住如幼智，遊戲五道。是故斯經，人法雙舉。維摩詰者，此

云淨名。以淨德內充，喜聲外滿，天下藉其，故曰淨名。豈唯降魔勞怨，制諸外道？爾乃五百聲聞，自稱不敏；八千菩薩，失對當時。言其法者，即不思議解脫。故統萬行，則以權智為主；樹德本，則以六度為根；濟矇或，則以慈悲為首；語宗極，則以不二為言。故能室抱乾象，手接大千，借座燈王，請飯香土。眇漭無為，而無不為，罔知所以然，而能然不思議解脫也。然此一經，乃是大乘之心髓，方等之膏油。是故叡師歎曰：餘之發心啟矇若此。又僧肇序曰：此乃窮源盡化，玅絕之稱也。其人家貧，常以傭書為業，恒讀老莊。每喟然歎曰：美最美矣！遊神[穴/俱]理之方，而未盡善也。後見斯經，即頂戴受持，謂親友曰：吾知所歸極也。尋便出家。遇什師，長安受學。肇師出家，叡公啟悟，竝由此經。所以大經云：眾生善知識非一，國土非一，緣教非一，乃有無量善知識。無量教門，雖有無量善知識，佛與菩薩是眾生真善知識，佛菩薩是人善知識，佛菩薩所說教是法善知識，是故善知識莫出人法二種。然遇此善知識復不同，自有一人遇無量人，無量人遇一人，具有四句。一人遇無量，即如善財入法界，始見文殊，後值彌勒，凡一百一十善知識，復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善知識，一一善知識各說一法門，即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法門，故是一人遇無量也。無量人遇一者，如無量眾生遇一佛一菩薩，餘二句可知(云云)。然善財是淨土中人，淨土多諸菩薩說法，故善財遇多善知識。今娑婆穢土，唯佛及淨名、勝鬘等說法，為眾生善知識也。今略於餘句，且明淨名為眾生善知識，維摩詰即是人善知識，不思議解脫即是法善知識，是故見人稟法皆得悟道也。然此經文不同，今當作一種分裁，超越南北，殊古異今。何者？從來開為三段：序、正、流通。即四品為序說，從文殊問去訖香積有六品為正說，從菩薩行品去訖經為流通說。所以作此判者，約室內外，故為此分。斯經既稱淨名經，故以淨名室內為正，前非室內說故為序，後室外說故為流通，從來所用也。今所明者，華嚴有七處八會，此經即有二處四會。言二處者，即是菴園、方丈二處。言四會者，菴園有二、方丈亦二。菴園二者，佛國品四眾皆聚、八部雲集，佛說淨土法門并命弟子及菩薩問淨名之疾，即是菴園一會。從菩薩行品文殊與淨名并天龍大眾往至佛所，即是菴園重會也。方丈二者，初即是方便品未命問疾之前，淨名現疾，長者國王無數千人皆往問疾，淨名因以身疾而為說法，即是方丈初會。次佛命文殊往，五百聲聞、八千菩薩從文殊去入方丈內問疾，復是一會也。然此之二處即道俗二處、佛菩薩二處，道俗方便、佛菩薩方便(云云)。問曰：菴園二會二會何異？方丈兩集兩集何殊？解云：此兩處兩會竝異。言菴

園二會異者，即廣略不同。初略明淨土因果法門但是舊眾，後即廣明菩薩行具客舊二眾也。方丈二會異者，初但說二法門：一毀生死過患、二讚如來法身功德，即逼引歎毀二教；後即廣說諸法辨不思議等事。人亦異，初唯有國王長者百千人，但有俗人唯是顯眾，若是後會即具道俗異幽顯兩眾，故四會不同也。然雖有二處四會差別不同，束為三段還是序正流通也。此之三章有異從來，從來室內外判，今即不然。言三章者，從初至說偈竟為序，從寶積問淨土因果訖法供養品為正，屬累一品為流通也。問：從來約室內外判，有何過失而輒不用？解云：有大過失。何者？汝若用前四品為室外序說者，方便品在何處說耶？不可言方便品在室外說。方便品是淨名為諸問疾人說，豈應是室外說？若是室內說，應囑正說，云何判為序耶？二者、從前至法供養品，明菩薩觀行，豈復是流通？何者？前之四品明淨土行，方便品破凡迷，次弟子、菩薩兩品破聖病。聖病有大小，既其如此，云何為序耶？後明菩薩行，辨盡無盡法門，豈復應是流通耶？又如汝所說室內外為序正者，即隱義而顯事。顯事者，約室判故為顯事，而不取義分文故為隱義。今取義分文，非但得義而復得事，事義雙明，彼即雙失，故不應約室內外判也。問：約室內外分，是誰作此判耶？解云：根本是莊嚴解，後招提所用，故不可依也。問：若爾，大師何故用耶？解云：師乃是一時作此說，豈可永為定耶？問：汝作此判為何承耶？解云：此乃古老相承，關中舊說。何者？故肇師云：此經始自淨土，終訖法供養，其文雖殊，不思議一。既置前六事，略後囑累，故知前六事為序，後囑累為流通，中間不思議為正也。肇公親對什師後注此經竟，寄曇邕與劉遺民云：貧道語雖不文，義承有本，以是義故，斯判可依也。三說之中，今是序說。就此章中，後開為二：第一、通序；第二、別序。通別有數意，已如餘經記釋(云云)。問：今是序說，應是序品，何故題佛國品耶？解云：品是後人所安，斯有何定？或從前為品、或從後為品、或從事從義等。今此中從後為名、從義立目，故云佛國品。又且多明義、少明事。言義者，即是淨土因果法門品。多明此義，從多為論，故安佛國品也。問：何故不云淨土品耶？解云：佛國語通、淨土言別，通得包別、別不含通，為因緣從通為名、不從別為目。言佛國通者，直云佛國，淨穢等土無非佛國。若言淨土，但得淨不兼穢，為是故佛國通、淨土別也。又依現蓋事為名，蓋中有十方佛土，土有淨穢，故但得題佛國不標淨土也。又依佛與寶積說土因果為名，此中明非但明淨亦復辨穢，故文云：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？若使如此，即明淨穢諸土以利眾生，眾生應見淨即

現淨、宜見穢即現穢，此即隨眾生所宜即為現土，不得偏應寶王不現土沙。以是義故，但題佛國不得淨土也。問：此云佛國品，為從前寶積獻蓋如來現土為名？為從後如來明淨土因果為名耶？解云：具此二義，品中明此二事，從此為名，故佛國品也。

如是！

我聞：

一時。

佛。

在毗耶離菴羅樹園。

如是者，即是第一、通序。此中即六事，已如餘處廣釋，今略而解之。如是者，解此雖復眾多，不出合、離二判。今釋者，大智論云：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如是者，信也。雖有如是二言，總名為信。如是者，即信；不如是，即不信也。信何物法？信不思議解脫法，即不思議解脫信也。婆藪節經云：如是者，決定也。明阿難傳佛語，決定如是也。離解者，從來云：文如理是，二物相似曰如，一物無非曰是。明阿難說如佛說，故云如；阿難說理不異佛理，故云是也。又梁武云：如斯之文，是佛所說。又云：如即如佛所說，是即是佛所說，故云如是也。

我聞者，第二、明傳經之人。然我聞有三種：自有聞稱我聞、自有不聞而稱我聞、自有聞不聞而稱我聞。聞而稱我聞者，即是大品等經終始侍佛親承音旨，故是聞而稱我聞也。不聞而稱我聞者，即是大經說涅槃時，阿難不在座而為魔所亂，不聞說涅槃，而經前亦稱我聞，此即當時不聞而稱我聞也。亦聞亦不聞稱我聞者，即是此經前在菴園親侍如來，故是亦聞。未命問疾前，有國王長者無數千人問疾而說法，阿難不聞。次文殊與八千菩薩、五百聲聞、天人八部俱往問疾，阿難亦不聞。何者？其不在方丈內故。下文阿難問如來云：此為是何香？佛答云：是彼菩薩所食之香、飯毛孔之香。若使如爾，故知阿難不在方丈內。斯即四會兩聞兩不聞，故是亦聞亦不聞而稱我聞也。問：聞可稱我聞，既不聞，何得亦稱我聞耶？解云：雖復不聞，阿難懸領，故得稱我聞。大經云：阿難多聞士，自然當解了也。大金剛藏經云：阿難得法性覺三昧。云何不聞而不懸領？又舍利弗問經：阿難得不忘禪佛覺三昧也。又釋道安云：阿難得佛意三昧。若依報恩經云：阿難為侍者求於四願，最後願云：所未聞經，願佛重為我說。若爾，前雖不聞，後更得聞也。又此聞聞不思議法，即是不思議聞；不思議聞，即不聞而聞也。然有三阿難持三藏，復有一阿難持三藏。今此阿難與佛同行，釋迦精進故為佛，阿難多聞故持佛

法也。問：若爾，何意被呵？解云：共為開道。然道非得失，能得失耳。說不思議名居士，持不思議名阿難。
一時者，第三、事釋。此非一，今略而明之。一時者，可有二種：一者、根緣開發之時；二者、阿難領悟之時。根緣開發正是此時，阿難領悟此意為傍。何者？如來彼教正為眾生，眾生欲開發故、菩薩說教故，此意為正。若是阿難領悟，即是如來去世後，安令人信耳？故大論云：說時方人，令人信故。故是傍也。又肇師云：法王啟運嘉集之一時也。
佛者，第四事。佛即說教之主，外國云佛。此間番為覺者，外國諂佛為天竺。何者？卅三天有鼓，賊來自然鳴，賊去亦鳴，鳴時諸天勇。如來說法亦爾，如餘處辨(云云)。
在毗耶離城下，第五、明住處，亦云毗耶離國。此是六大城中一大城，十六大國中一大國。毗耶離，或云毗舍離，或云鞞舍離，此云廣博嚴淨，亦云好稻，復云好成，有通別、廣狹二處，可知。菴園者，即是別處，亦云捺女園，此事如祇陀園。祇陀園，給孤長者買，為佛起精舍。此處是捺女自捨，為佛起精舍。然王舍城有六精舍，今毗耶離城有三精舍：一在城內，名彌獲陀；一在城南，即是重閣講堂。今此在城北，去城二里，名捺女園精舍也。捺女因緣事，出捺女經，如彼經所辨也。
〇大比丘眾下，第六、列。然眾有二：一者、證阿難無傳聞之謬，合後人信。前既云我聞，為阿難自聞、為與他共聞？若自聞未足可信，為是故今列同聞眾，明阿難非獨自聞，乃與無量人共聞，證阿難無傳聞之謬，故可信也。二者、前明佛是說教主，以菴園是說教處，今列眾即是教所被緣。就此中列眾為二：第一、列眾；第二、結眾。就列眾中為三：第一、列聲聞；第二、列菩薩；第三、列凡夫。而不次第有數義：一者、顯示教，明聲聞心形兩勝故前，菩薩不定心勝形劣故處中，凡夫兩劣故居後。二者、聲聞樂涅槃畏生死，凡夫樂生死畏涅槃，聲聞住涅槃、凡夫滯生死，竝是二邊，二邊故在前，後菩薩不著二邊故處中。故文云：非凡夫行、非賢聖行，是菩薩行也。問：引聲聞何意不歎德耶？由來解云：此是第三、抑揚教，抑聲聞、揚菩薩，為法華之由漸故。彼云：將會眾徒歸於一致，故歎凡夫有，及復毀聲聞如敗種，為是故不歎聲聞。今明不然，汝若仰聲聞高菩薩，亦呵聲聞不呵菩薩，既呵聲聞不歎聲聞，亦應呵菩薩不歎菩薩，俱呵俱不歎、俱呵俱歎。又將法華難此經呵聲聞不歎聲聞，法華破聲聞不歎(云云)。又一家云：有但小但大，以但小被呵。此解亦不勉難。何者？既呵但小不歎但小，不歎但小不歎但小，亦呵但大不歎但大。若言歎不但大，亦應歎不但小淺難(云云)。但不但義別

釋。今所明者，關中釋望前顯示教，即便可解。何者？關中云：聲聞不須歎、菩薩須歎。何者？聲聞形儀勝人皆信，故有時歎有時不歎；菩薩形無定方人不皆信，故須歎。又且愚人多智者少，外形易識內德難知，以形易識故不歎聲聞，內德難知故須歎菩薩也。又聲聞常眾無餘人，故不須歎；菩薩不常眾復有餘人，故須歎也。

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。

三章之中，此即第一列聲聞眾大比丘如常釋也。

菩薩！

三萬二千。

眾所知識，大智本行皆悉成就，諸佛威神之所建立，為護法城受持正法，能師子吼名聞十方，眾人不請友而安之，紹隆三寶能使不絕，降伏魔怨制諸外道，悉已清淨永離蓋纏，心常安住無礙解脫，念定總持辯才不斷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，逮無所得不起法忍，已能隨順轉不退輪，善解法相知眾生根，蓋諸大眾得無所畏，功德智慧以修其心，相好嚴身色像第一，捨諸世間所有飾好，名稱高遠踰於須彌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，法寶普照而雨甘露，於眾言音微妙第一，深入緣起斷諸邪見，有無二邊無復餘習，演法無畏猶師子吼，其所講說乃如雷震，無有量已過量，集眾法寶如海導師，了達諸法深妙之義，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，關閉一切諸惡趣門，而生五道以現其身，為大醫王善療眾病，應病與藥令得服行。無量功德皆成就，無量佛土皆嚴淨，其見聞者無不蒙益，諸有所作亦不唐捐。

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。

菩薩三萬二千下，第二、列菩薩眾為五：標名、唱數、歎德。列名第五、結。菩薩即總標名，三萬二千即唱數，眾所知識即第三歎德。然此中歎德古來釋不同，有一師約位釋，此是初地，二句是歎二地等。次關中諸師直擿句釋，今所明者不出二種：一、出家；二、在家。又有二種：一、他方；二、此土。復有二種：一者、結業身；二者、法性身。釋論云：七地得無生忍，捨宍身得法身。雖然此中正歎法身，菩薩法身通道俗客舊。又此中歎不出二種：一、即鉤璅相生；二、即當句而歎。相生者，前句生後句、後句釋前句，當句迥生者即不然也。故婆沙中說法有二種次第：一者、依義；二者、隨緣義。次第者前後相成，隨緣即未必如此，今文具足有之。眾所知識者，人牽此句不同。有云：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合為一句，明菩薩無量，此等三萬二千是眾所

知識也。有云：菩薩即總標名，三萬等是唱數，眾所知識即歎德。今明此句屬歎德也。

言眾所知識者，此有數意：一者、知菩薩內德為知，識菩薩外形為識。二者、遠眾為知，近眾為識。如即時人，近即見識，遠即但知名而不識形也。三者、成論？法門品云：知為真諦，識為世諦。世諦淺為識，真諦深為知。菩薩具二諦智，故云知識。四者、約六根而判，六根不出見、聞、覺、知。眼見，耳聞，鼻、舌、身三根為覺，意根為知也。復有四句：一、知不識；二、識不知；三、亦知亦識；四、非知非識。知而不識者，如今人知有觀音、彌勒，有大德行而不識。識而不知者，自有識，此菩薩而不知內之德行。故大論云：有人見佛，只言是一好形沙門而已。三者、亦知識者，知其內德，識其外形也。非知非識，今時不取也。又肇師釋云：大士處世，猶日昇天，有目之徒，誰不知識也？問：菩薩出世，何故為眾所知識？解云：菩薩內有大悲，外現一切身，吐一切教，欲度一切。故大品云：云何菩薩為大事故起？所謂度一切眾生。既度一切眾生，一切眾生豈當不識？又若顯識、幽不識，不得名眾知識。以幽顯皆識，故云眾識。問：菩薩既普為一切，何故有不度者？解云：必由內因。若無內因，菩薩雖應，終自無益。猶如天雨，枯木不受。菩薩亦爾，有因必感也。

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者，上眾所知識顯其外德，今大智本行列其內德，亦得釋上何因為眾之所識，良由有大智本行故為眾所知識，若無內德行何得為人所知識者耶？以十方三世諸佛平等之智故云大智，所以法花云平等大慧為眾生說法也。本行者，菩薩此行為大智之本，修於行得大智，故云大智本行，正是歎因行。上句歎德此句美行，上句標此句釋，標釋德行兩雙也。

諸佛威神建立者，上句明修勝法，此句辨值勝人；亦上句明修勝因，此句明值勝緣。菩薩雖修因修，須諸佛加護令其成就也。加護有二種：一者、近；二者、遠。言近者，即如金剛藏等，加其辯才令其說法；言遠者，從初發心終至成佛，所有善根皆悉加護普令成就，舉喻如魚母念子故成也。問：魚子從母腹生，筋血相開可令得成；菩薩不從佛腹生，云何言加護得成就耶？解云：一家有本淨義，佛與眾生其源是同，故相關也。二者、就事亦相關，由佛說教故有菩薩，所以從佛口生、從法化生也。

為護法城者，上句明佛菩薩緣，此句明菩薩為佛緣。上句明猶諸佛建加護故菩薩行成，今菩薩行既成就還報佛恩，為護法之城。然此有二意竝得：一以正法為城，故經云正法寶城，菩薩為護此法城，故云為護法城。二者為作也，菩薩作法之城，故世間言此

人可為籬猨，後意為正也。然城有二：一者防敵，二安王。菩薩法城亦爾，一者防邪，二者立正，故云為法城也。
受持正法者，上為護法城歎菩薩外德，今云受持正法歎菩薩內德，亦是釋上句何由能護法城，良由受持正法故也。初領在心為受，康不忘為持，初受後持也。
能師子吼者，招提云：此是歎九地菩薩。何以知然？引華嚴經云：九地菩薩具四無礙墮法師位。今云能師子吼故是九地，今明不然，初地菩薩亦能師子孔，乃至十地亦能師子孔，何止局在九地耶？終是預無生忍菩薩、無生忍菩薩，無生忍即通也。前受持正法歎內德，今云能師子吼歎外德，亦是釋上良由內受持正法故外能演說也。師子吼具如大經及思益所辨也。
名聞十方者，上師子吼歎因名聞十方，歎果亦由能師子吼故，所以名聞十方也。問：前已云眾所知識竟，今何故復云名聞十方耶？解云：前眾所知識即狹，今名聞十方即廣。何者？前眾所知識但在一天下及四天下一世界等，今聞十方無量世界故廣，為是故前後為異。
眾人不請，友而安之者，然大經云：莫熾燃說，莫非時說，莫不請說。今何故云不請說？解云：彼經歎請說，此經歎不請說，請不請各有所以，不可一向非解。今云不請說者，肇云：真友不待請，如慈母之赴嬰兒，慈母不待子請乳，母方與乳。今菩薩亦爾，不俟眾生請說方說，有所宜即而安之，宜人天即人天安，宜三乘即三乘安，故友而安之也。友者，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悌。又云：同門曰朋，同志曰友。菩薩與眾生同志求佛道，故稱友。又菩薩前悟為兄，後悟為弟，不取年高下，但論前悟後悟以判兄弟，故云友而安之也。
紹隆三寶能使不絕者，上句明下有所齊，此句明上有所興，即興隆三寶使不斷絕也。興隆三寶可有二：一者、因中興；二者、果地興。言因興者，即龍樹、提婆之流，破邪三寶顯正三寶，破有得三寶弘無得三寶也。果興者，明菩薩習無得之觀不絕，悟無生忍得成於佛，今還此悟悟於未悟，眾生不盡三寶不斷，故云使不斷絕也。
降伏魔怨制諸外道者，前句歎顯正，今句歎破邪，明菩薩德過三界，所以三界莫敵，德過天魔魔無敵矣，德過外道人無敵矣，天人既其無敵，四趣故自不論，故云降伏魔怨制外道也。然怖之以威稱降，屈之以辨曰制也。
悉以清淨永離蓋纏者，上句歎菩薩永離天魔，此句歎菩薩內無蓋纏也。蓋即五蓋一切蓋，纏即十纏無量纏，菩薩竝離也。

心常安住無礙解脫者，上明永離蓋纏歎菩薩離，此句明心常安住無礙解脫歎菩薩得。然無礙解脫者釋不同，數云無礙斷解脫證，論云無礙伏解脫斷，大品差別品云菩薩無礙道中行、諸佛解脫道中行，此就因果判。就因自有無礙解脫，前念為無礙、後念名解脫。今此中明竝非此釋，只詺無礙為解脫，即是不思議解脫，故云無礙解脫。

念定總持辯才不斷者，此就四法為歎，念是一句，定是一句，總持是一句，辯才復是一句，不斷通貫上四句，以念不斷慧踰明，定不斷心常一，持不斷憶識強，辯不斷化無礙也。所以四句不斷者，欲異凡殊聖，凡即經胎便忘，二乘無復更生，菩薩經胎不忘歷劫踰明，故云念定總持辯才不斷也。

布施下。歎菩薩二慧。二慧多種，此中權六度實為方便，實方便為實方便，故大品云慧方便，明菩薩具慧方便行乃成行，若無慧方便行不成行，若無六事即墮空見，若有六事即成有見，故須方便慧也。今此中亦然，六度無方便亦不具足，方便無六度亦不具足，今具此二事，故云無不具足。

逮無所得不起法忍者，逮之言及，無所得還是無所受，如大品所明也。不起法忍者，還是無生法忍。然釋此不同三大法師，八地真俗竝觀名曰無生。今明不然，七地即真無生。大品云：七地等定慧地。又且七地是阿鞞位，即是無生不退。又抑阿羅漢經云：有三種事，無生是七地菩薩事，般舟是八地事，首楞嚴是九地事。問：若爾，大論何故云初地得無生？解云：有二種，初地無生、七地無生，亦初地不退、七地不退也。

已能隨順轉不退輪者，上逮無所得不起法忍，即歎菩薩自行；今轉不退輪，即歎菩薩化他。亦上歎菩薩如說而行，此句歎菩薩如行而說也。隨順者可有三義：一者隨順眾生，眾生根性不同、欲樂非一，故菩薩隨順而為說法。二者隨順諸佛，不違如來之意，前即下隨眾生，此即上順諸佛也。三者隨順實相，故云隨順也。又唯佛真轉，菩薩順佛而轉也。不退者有三，謂位、行、念。此三竝不退，故云不退。問：何者為輪？云何言轉耶？數有二師，故彼文云：牟尼說見道，疾故名法輪。或復說八支，轉至於他心。上半即薩衛，下半即瞿沙。此之二釋同是見諦，而自他為異。今明不然，但以無生忍為轉，自得無生為自轉，復以無生轉與他名他轉。悟有自悟他悟，故轉有自轉他轉也。問：用何為能轉？解云：以二慧為能轉，用二慧手轉於此輪也。關中云：流演負通不的，繫於一人稱之為輪，自此於彼名之為轉。此句與上相成，上不起法忍即自悟，今轉不退轉即他悟也。

善解法相知眾生根者，此句亦得釋上句何由能轉法輪，良由善解法相知眾生根故能轉法輪。又上轉不退輪即是知一相門，此句知眾生根即知種種相門。上句是知一相門者只是一無生，令眾生修一無生故是一相門。此句歎知種種法、知種種根性，欲樂而為說法故是種種相門。所以大品金剛品云：知一相門、知種種相門。然一相門即道慧，知種種相門即道種慧也。

蓋諸大眾得無所畏者，蓋有二種：一者、覆蓋；二者、映蓋。言覆蓋者，明菩薩以大慈悲覆蓋大眾。言映蓋者，菩薩以智慧威德映弊大眾，故得無所畏。亦得釋前菩薩何由蓋諸大眾，由得無所畏故蓋諸大眾也。無畏即四無畏，如經論所辨(云云)。問：菩薩亦四無畏、佛亦四無畏，菩薩四無礙智、佛亦四無礙智，此為齊不？解云：通齊而不齊者，法門多種，那可一例？又請：何所以？解云：佛無畏中有一切智無畏，此是果地，菩薩是因中，所以無有。若是四無礙即通，故不齊也。

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者，就福慧門歎關中云：心以智德為嚴，形以相好為餝。嚴心可以進道，餝形可以靡俗。斯即三嚴具足也。

捨諸世間所有餝好者，有二意：一者、明菩薩自有相好嚴身，不須世餝故捨；二者、釋疑，菩薩既相好嚴身，人謂菩薩愛著此身故。今釋云：菩薩嚴身者，為化世人所以嚴身，菩薩心已捨於事，故云捨也。名稱高遠者，此復是一句歎，然至此凡三過歎，竝有何異？解云：前眾所知識者，即一天下識，知菩薩說名聞十方，即是歎菩薩名遠。今云須彌歎菩薩譽高，然自遠而不高、高而不遠，今菩薩遠徹十方、高至有頂也。

深信堅固者，然此中歎無生法忍菩薩，云何乃歎信？信乃是菩薩初基，云何復歎於此事耶？解云：信有二種：一、初信；二、後信。舉喻好醫藥，初上信好，後治病差方信，定是好醫。今菩薩得無生後，方深信也。無生之信不可阻壞，猶若金剛，故作斯歎也。

法寶普照而雨甘露者，大海出寶，即如意珠。從大海出，放光普照，雨甘露雨。菩薩亦爾，從佛智慧海出，放智慧光，雨正法雨。優婆塞經云：捨身施物後，得如意珠報也。

於眾言音下，歎菩薩口業。上歎心心第一，次歎身身第一，今歎口口第一，三業皆第一。賢愚中有八種聲，唯有梵聲第一，今菩薩即梵音第一也。

深入緣起斷諸邪見者，他云：此歎八地菩薩數於色塵，眾生為若干塵所成，世界為若干塵所成。今謂不然，地經別有其義。今言深入緣起者，明菩薩深達因緣滅諸邪見。故中論云：能說是因

緣，善滅諸戲論。今亦爾，便入緣起即能說因緣，斷諸邪見即滅諸戲論也。
有無二邊無復餘習者，明菩薩了達因緣，非但正使無遺，亦乃習氣皆盡。故中論云：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以因緣即中道，故離二邊。二邊正使既盡，所以習氣亦淨也。
演法無畏，猶師子吼者，上句由菩薩了達因緣之法，離於結習也。問：前已云得無所畏竟，今何故復云無畏耶？解云：上無畏通，今無畏別。上云一切無畏故通，今但云演法無畏故別。何者？以菩薩悟無所得，還演無所得，故云無畏。所以大經云：有所得者，無四無礙；無所得者，有四無礙。亦有得者，無四畏；無得者，有四無畏。問：上已明能師子吼竟，何故猶師子吼耶？解：上明菩薩自無畏如師子，今明令他畏如師子也。
其所講說乃如雷震者，明菩薩智慧如震，說響若雷。凡夫人有慧無辯、有辯無慧，今菩薩內有智慧、外足辯才，故說如雷。
無有量已過量者，三界內分段為有量，菩薩以法身為身，過三界內生死，故云無量過量也。
習眾法寶如海導師，譬歎可知也。肇師云：導眾生入大乘海，採眾法寶使必獲無難，猶海師導商人必獲夜光。了達諸法深玅之義者，歎菩薩二慧：了達諸法深玅之義歎實慧，善知眾生往來即歎方便慧。問：上已云善解法相竟，何故復云了達諸法深玅義耶？解云：上善解法相無差別差別義世諦，今云了達深玅之義即差別無差別真諦也。又上已知眾生根竟，今何故復云善知眾生往來所趣耶？解云：知眾生根此即略，今善知即廣。上直云眾生根故略，今云善知眾生三世身心因果故廣。何以知然？往即過去、來即未來、所行即現在，所行即因、所趣即果也。近無等等者，前齊菩薩歎，此中鄰佛歎。近無等等者，前佛為無等、後佛等前佛，故云無等等。佛若無等等，菩薩鄰佛，故名之為近。又實相無等唯佛能盡，故云無等等。菩薩鄰此，故云近無等等也。佛自在慧者，出無等等之位。佛有自在之慧，力、無畏等菩薩竝皆鄰之也。
關閇一切諸惡趣門者，此復是一歎，明法身無生無不生，以無故惡趣門閇無不生故，而生五道以現身也。為大醫王下，釋而生五道以現身。菩薩何意生五道以現身？由為作大醫王故現生五道也。善療眾病等者，釋醫王。醫王語通，有能治病、有不能治病，若不能善療眾病，雖醫不名為王(云云)。是故重正善療眾病，應病與藥即得消藥也。

無量功德皆成就者，上來歷別歎，此下總結。此有二句，今第一歎依正二果亦自行化他。無量功德成就即歎正果，無量佛土皆嚴淨即歎依果。亦無量德歎自行，無量佛土淨歎化他。菩薩何故淨土？為化他故所以土淨，故文云菩薩成佛時眾生來生其國。

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者，第二、歎感應兩益。其見聞無不蒙益即歎感益，諸有所作亦不唐捐歎應益。言前歎感益者，見即見菩薩形、聞即聞菩薩教，見形生福、聞教長慧，福慧兩益故云無不蒙益。言歎應者，諸有所作竝為利緣，諸有所作悉不唐捐。唐言徒、捐言棄，動無非時、無有徒勞之弊也。

如是一切功德下，第三、總歡，如文。

其名曰：等觀菩薩、不等觀菩薩、等不等觀菩薩、定自在王菩薩、法自在王菩薩、法相菩薩、光相菩薩、光嚴菩薩、大嚴菩薩、寶積菩薩、辯積菩薩、寶手菩薩、寶印手菩薩、常舉手菩薩、常下手菩薩、常慘菩薩、喜根菩薩、喜王菩薩、辯音菩薩、虛空藏菩薩、執寶炬菩薩、寶勇菩薩、寶見菩薩、帝網菩薩、明網菩薩、無緣觀菩薩、慧積菩薩、寶勝菩薩、天王菩薩、壞魔菩薩、電德菩薩、自在王菩薩、功德相嚴菩薩、師子吼菩薩、雷音菩薩、山相擊音菩薩、香象菩薩、白香象菩薩、常精進菩薩、不休息菩薩、玅生菩薩、華嚴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得大勢菩薩、梵網菩薩、寶杖菩薩、無勝菩薩、嚴土菩薩、金髻菩薩、珠髻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。如是三萬二千人。

其名曰等觀下，第四、列名。然此中列五十二菩薩攝一切菩薩盡。何者？有深有淺、有此土有他方、有道有俗、有已成佛有當成佛，如是攝皆盡，在文可尋。言等觀者，即不二觀方便實為名，不等觀即是二觀實方便為名，此二章舉耳。既有不二即有二，既有二即有不二，因緣度之(云云)。等不等者，具二不二兩慧具足，斯亦不異前有一即有二也。定自在者，於諸定中勝，故云定自在王。餘如文。

如是等，即第五、總結眾也。

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，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為聽法。

復有萬二千天帝，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。

并餘大威力諸天、龍、神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脩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等，悉來會坐。

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俱來會坐。

復有萬梵下，第三、列凡夫眾。就文為二：初、列幽眾；次、列顯眾。若作天眾、人眾即局，若作幽、顯則廣。今用第一、列幽；第二、列顯。就列幽為二：第一、別列兩界二天；第二、總

列一切是鬼神。今初，列欲、色二天。初即色界初天，即攝色界；復次，列欲界初天主，即攝欲界。復所以的列此二天者，有二義：一者、梵王請轉法輪主，天帝即佛檀越，故別列；二者、梵王得阿那含果，天主得須陀洹果，故別列也。并餘大威力下，第二、總列一切鬼神。諸比丘下，第二、列顯眾，如文。

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，恭敬圍繞而為說法，譬如須彌山王顯於大海，安處眾寶師子之座，蔽於一切諸來大眾。

彼時佛與下，列眾中本開為二：第一、列眾；第二、結眾。今即第二眾。彼時佛與大眾而為說法，此句難解，見作兩問：一者、問云：既云維摩經，應云維摩為說；既云佛說，名佛經。二者、問云：而為說法，說何物法？解：前問應名佛經者，有二義不得名佛經：一者、維摩說多，如來說少；二者、兩人相鑒，居士知佛心，佛知居士心故，如來為居士集眾，為顯不思議之漸，大眾宜聞居士不思議之法得悟，故名居士說也。說何物法者，此似法華，法華前說無量義經論無量義經，此中亦爾，從來云說普集經，未見其文，不知明何物事也。

○爾時毗耶離下，即第二別序。從來就此中分於三序：一緣起序，二述德序，三顯德序。言緣起者，淨名與五百長者為護法城等侶，每問道參玄無不同集，今五百皆來淨名不至，故知有疾，此即為問疾之緣起也。次述德者，淨名既有疾，未知此疾為是業報為是橫遭，故有第二方便一品述淨名之德，明此疾非業報非橫遭，乃是方便疾耳。次云顯德序者，居士方便現疾，如來命問疾人五百聲聞八千菩薩，皆陳不堪顯淨名之德，故云顯德序。作此亦好，但序是傍，若用此為序即失正意，故不應用。今明上來是通序，從此下訖偈為別。從問淨土因果即屬正經，所以前是通序此去是別序者，前六事眾經皆有，故是通。言別者，或天雨四華地六種動，或父母送書寶積獻蓋，今此寶積獻蓋眾經不同，故云別序。古云此為發起修多羅序，前之六事證信說經之時，不以此為開經序，今正因此事以開淨土法門，故云開經序。就此為三：第一奉蓋，第二如來受，第三偈歎。今即第一

爾時，毗耶離城有長者子，名曰寶積，與五百長者子俱，持七寶蓋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各以其蓋共供養佛。

問：長者近在此城住，云何後至耶？解云：此事同大經純陀，純陀知時故後至，今此長者知時亦後至也。問：長者持蓋來，為業心奉佛？為不爾耶？解云：二義：一者、諸長者悉是貴族，行時皆持七寶蓋而行，既至佛所即以奉佛；二者、此諸長者是如來同行，必知因此開發不思議之宗，故以其蓋奉佛也。

佛之威神，令諸寶蓋合成一蓋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。又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諸須彌山、雪山、目真鄰陀山、摩訶目真鄰陀山、香山、寶山、金山、黑山、鐵圍山、大鐵圍山、大海、江河、川流、泉源，及日月星辰、天宮、龍宮、諸尊神宮，悉現於寶蓋中。又十方諸佛，諸佛說法，亦現於寶蓋中。

佛以威神下，第二、如來受蓋。為二：初、合蓋；次、現土。今即合蓋。所以合蓋者有數義：一者、所表明蓋雖殊合成一蓋，表五百長者雖復不同皆悟無生道；二者、諸長者雖不同同得法身故也；三者、欲於蓋中現不思議事，令眾見如此權變悉皆得道故也。又所以合蓋者，將說不思議之法故，前現不思議之瑞，此即是淨土、即不思議。何者？蓋遍覆三千而不大，世界在蓋中而不小，即是不思議也。如來啓於前，淨名來於後也。文中有二：初、現一世界；次、現十方世界，從狹至廣也。

爾時，一切大眾覩佛神力，歎未曾有，合掌禮佛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捨。

爾時一切大眾下，第三、說偈稱歎。為二：第一、大眾歡喜稱歎；第二、寶積說偈別歎。今即初，如文。

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，以偈頌曰：目淨修廣如青蓮，心淨已度諸禪定，久積淨業稱無量，導眾以寂故稽首。

長者寶積下，第二、寶積說偈別歎。此之二歎不同，上內心歎、今說偈口歎，前意業、今口業也。就初為二：初、經家生起；次、正說偈歎。就偈中為五：第一、歎本；第二、歎迹；第三、重歎本；第四、重歎迹；第五、總結歎。就本迹義，無量舍那為本、釋迦為迹，此釋迦舍那臺葉相開判本迹也。今即第一有兩行四句只是一偈。何者？莫問四言五言七言，終取四句為一偈也。就初行兩句為二：上句歎形、下句歎心，亦上句歎外德、下句歎內德。上句歎外形，有法說、有譬說，目淨修廣即法說歎。問：身有四支百體，何故的歎目不難餘耶？解云：有無量義，今略而釋之。所以的歎目者，寶積瞻顏而歎，故偏美其目。又相書云：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，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也。復次佛以慈眼等視一切眾生，重其等故歎之也。如青蓮者，即譬說歎。然陸生須夢為勝，水生青蓮為最，故借青蓮以喻如來之眼青而且白，有大人之相。心淨已度諸禪定者，即歎如來內德。歎禪定者，由禪定所以有不思議之事，故先歎定也。言度禪定者，禪定大海，二乘凡夫不能盡底，唯如來能極，故稱曰度。此取其了達究竟為度也。關中云：目為一身之最，心為眾德之本。是故歎目美心也。久積淨業稱無量者，前來歎果竟，今即是歎因。何由得上內

外之德？良由久積無量淨業，故致之然也。所以一家云：不生不滅因，得不斷不常果。又上歎德，今歎名，故序云：淨德內充，嘉聲外滿也。言稱無量者，如大論云：無有得名如佛者。故云稱無量也。道眾生寂故者，前來歎自行，今即是歎化他。道眾以寂者，示道眾生微玅寂滅之法，故云道眾已寂故。稽首者，此即一周歎竟。何者？良由如來有此名德，自行化他故，所以屈膝頂禮。又上來口業歎、今身業歎，上口歎、今身敬，敬歎具足也。

既見大聖以神變，普現十方無量土，其中諸佛演說法，於是一切悉見聞。

既見大聖已神變者，第二、歎迹，有兩行。既見者，見上現土神變之事。大聖者，三乘中上故云大聖。神變者，見現土見土中佛。又見說法即見依正二果，如文。於是一切悉見聞者，即見佛等事，聞即聞說法也。

法王法力超羣生，常以法財施一切，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已於諸法得自在，是故稽首此法王，說法不有亦不無，以因緣故諸法生。無我無造無受者，善惡之業亦不亡，始在佛樹力降魔，得甘露滅覺道成。已無心意無受行，而悉摧伏諸外道，三轉法輪於大千，其輪本來常清淨。天人得道此為證，三寶於是現世間，以斯玅法濟羣生，一受不退常寂然。度老病死大醫王，當禮法海德無邊，毀譽不動如須彌，於善不善等以慈。心行平等如虛空，孰聞人寶不敬承？

法王下，第三、廣歎。本德無量略歎不盡，故今重廣歎也。此中有數種歎，今作法王歎，故關中釋云：如俗王以俗力勝民故風被一國，法王以法力超眾故道濟無量也。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者，巧分別一切法而不動第一義。如大品善吉問諸天子：汝不解那？諸天子答：不解。善吉云：我無所說說而無說。今亦爾，分別而無分別，故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也。無我無造無受者，善惡業不亡者，由來云無我無外道耶？我善惡不亡，不無佛正法。今謂不然，若無外道人即無外道法，既有佛法法亦有佛法人，何得以無外道人對有佛法法耶？今時作數意釋之極精。何者？一家有法長人短四句，今此中正是法長人短一句。言法長人短者，明法通生死佛地故法長，生死無人唯佛地有人故人短。問：既無生死人亦生死法也。解云：明釋迦出此土偏迮人病，故作此說也。二者、欲破斷常二見，無我無作無受，便謂無復因果，故明雖無人而善惡不忘。無人即破常，有業即破斷，今悟不常不斷也。始在下歎一化始終方便，前歎上歎大乘，今具歎始終也。三轉法輪者，即示勸證，即十二法輪，廣如法華釋也。彭城云：示生聞慧，勸生思慧，證生修慧也。其輪本來常清淨者，數

論聞此言不知是何成？論云：三輪即世諦，本淨即真諦。師云：此是兩證義，聞有即安世諦中，聞無即置真諦中。今明不然，只轉而清淨、清淨而轉，豈開二諦之理耶？毀譽不動如須彌者，然釋迦具遭八風而不傾動，具如大論中辨。故關中云：裁手不戚捧足不欣，善惡自彼慈覆無二也。孰聞人寶者，在天為天寶，在人為人寶，故云人寶也。

今奉世尊此微蓋，於中現我三千界。諸天龍神所居宮，乾闥婆等及夜叉，悉見世間諸所有，十力哀現是化變。眾覩希有皆歎佛，今我稽首三界尊。

大聖法王眾所歸，淨心觀佛靡不欣，各見世尊在其前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

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皆謂世尊同其語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

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各各隨所解，普得受行獲其利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

佛以一音演說法，或有恐畏或歡喜，或生厭離或斷疑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

今奉世尊此微，蓋第四重歎迹，為二：初報恩歎，既云稽首故是報恩也。文中具歎三密，今即第一歎身密，一身一切皆見在前。此有二釋：一云只是一佛一切皆見，是人但各見在前；二者只是一佛隨類各見，人即見人、天即見天。不共者，不與二乘等共。佛以一音下，第二歎口密，為三：第一歎一音說法各謂同音，第二歎一音說法隨所解，第三一音說法欣畏兼生。今即第一一音者，有解云：一法身音，地論云一員音，此音無所不出，故云各解。今明如身，一天竺身各見，亦一天竺音眾生各有所解，餘如文。

稽首十力大精進，稽首已得無所畏，稽首住於不共法，稽首一切大導師。稽首能斷眾結縛，稽首已到於彼岸，稽首能度諸世間，稽首永離生死道。悉知眾生來去相，善於諸法得解脫，不著世間如蓮華，常善入於空寂行。達諸法相無罣礙，稽首如空無所依。

稽首十力下，第五、歎。上雖四歎不盡，故今結難也。

○爾時長者下一經，大髮初序說竟。今即第二正說。然此中雖有二處四會不同，[紡-万+死]其大歸不出二種之行。故大智論云：菩薩行雖無量，不出二事：一者淨佛國土，二者成就眾生。為是義故明斯二種。何處文是？佛國品即淨土行，從方便去竝屬成就眾生。此之二行行中之要，故發初即明此二行。次意有二種：初會、後會即是佛說，中間二會是淨名說，即是道俗因果等法門。

然未曾道俗因、道俗因果方便也。問：方便品及問疾等可是淨名說？難：聲聞詰菩薩，云何是淨名說耶？解云：亦是菩薩說。何者？此等聲聞菩薩皆陳菩薩，前說即陳菩薩說，故知是菩薩說方便。文殊問等品是菩薩今說，弟子菩薩品是菩薩古說。菩薩既有二說，如來亦有二說：初四眾圍繞而說法即已說，為長者說淨土即今說。而不明未來者，未來不相關也。

爾時，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是五百長者子，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願聞得佛國土清淨。唯願世尊，說諸菩薩淨土之行。

四會之中，今即是菴園初集，為四：一、問因果，二、誡許，三、受旨，四、廣釋。今即第一、寶積問，有二：初、問果，次、問因。然此問有舊有新。言舊者，此諸長者皆已發菩提心，未解修菩薩行。如善財見諸智識，皆云：前已發菩提心，未知修菩薩行。今寶積亦爾也。言新問者，從上獻蓋生，寶積獻蓋如來現土，既見淨土，是故致問也。願聞得佛土清淨者，即是問果。願說菩薩淨土之行者，問因。此即帶請問也。

佛言：善哉！寶積！乃能為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。諦聽，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

佛言：善哉下，第二、歎問誡聽許說。

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。

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下，第三、寶積受旨而聽，如文。

佛言：寶積！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，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，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取於淨國，皆為饒益諸眾生故。

佛言寶積下，第四、佛廣解釋答因果二問。即為二：初、答果；次、答果。中三：第一、法；第二、譬；第三、合。今即第一法說，為二：初、正說；次、釋疑。今即初略明二種土：一、報土；二、應土。眾生修行所得名為報土，佛隨眾生所宜而現名為應土。報多約能所、應多就所能，須知此是應報報應、能所所能、眾生佛佛眾生因緣義也。然報應土各有五：一、淨；二、穢；三、雜；四、淨不淨；五、淨不淨成土種土。言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者，此明菩薩未曾土不土，為他眾生故土、為眾生故土。土云何？言眾生是土，眾生為正為依耶？解云：菩薩如行而說、眾生如說而行，則能所能所皆淨，皆淨即正報淨，正報既淨故依果淨也。所以者，即釋疑佛未曾土不土，隨眾生故土也。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者，上明生善、此明滅惡，如文。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者，第二、明應土。報土有二句：一、生善；

二、滅惡。今應土中亦二：一、入佛智慧即終；二、起菩薩根即始。關中云：七地無生忍為入佛智慧，初地至六地為起菩薩根。故大品云：七地菩薩等定慧地得佛眼故也。彭城云：卅心為起菩薩根，初地為入佛智慧。然初地無生、七地無生，竝出釋論，皆可用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取佛土，釋如文。

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，隨意無礙；若於虛空，終不能成。

譬如有人下，第二、譬說。有此譬來者，上明報應二土竝為眾生，若使如此菩薩不自修行，是故今釋菩薩修淨土要為眾生，若不為眾生菩薩不修淨土。如地起室，有地故起室、無地不得起室。菩薩亦爾，為眾生故修淨土，無有眾生即不修也。又雖修淨土為眾生而不妨畢竟空，雖知畢竟空而取淨土化眾生，具足二行乃得立。此正斥凡夫二乘，二乘唯著空不能化眾生，故今云若於虛空終不能成也。

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，願取佛國。願取佛國者，非於空也。

菩薩如是為成就下，第三、合譬，如文可尋。

寶積當知！直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不諂眾生來生其國；深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菩提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大乘眾生來生其國；布施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；持戒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；忍辱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；精進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禪定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；智慧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正定眾生來生其國；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成就慈、悲、喜、捨眾生來生其國；四攝法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；方便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於一切法方便無閡眾生來生其國；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念處、正勤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眾生來生其國；迴向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；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國土無有三惡、八難；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國土無有犯禁之名；十善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命不中夭，大富梵行，所言誠諦，常以輭語，眷屬不離，善和諍訟，言必饒益，不嫉不恚，正見眾生來生其國。

寶積當知直心下，前答果問竟，今第二答因問。就中開為三：第一正答淨土因問，第二身子疑念，第三如來釋。今第一為三：初標三心及萬行，第二明萬行相資，第三結淨土義。今即第一言直

心者，邪曲之心為曲，正直之為直心。一往凡夫二乘為曲心，菩薩為直心。大經云：二乘為邪曲之見。二者有所得心即曲，無所得乃名直心。何者？還是諸見，故非淨土因。所以經云：有所得者，是魔伴儻邪見之人也。問：直心是因、淨土是果，云何言直心是淨土耶？釋有二義：一者就事釋明。直心是菩薩淨土者，就因中說果，如百論食金也。二者只此直心是淨土。土以何為義？土以栖託為義。菩薩栖託實相，實相只是淨土，故直心是菩薩淨土也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者，菩薩無生正悟悟於未悟，令一切眾生同菩薩悟，今既同悟無生來世界，同生淨土也。深心者，上明直心未知為深為淺，故今明深心，菩薩既悟深心還悟眾生，以深心故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土。大乘心者，上明深心未名廣大，是故今明廣大之心，遍度四生咸濟六道，竝令悟大乘心也。布施者，此明萬行為淨土因，萬行之中六度為首，故先明之也。四攝是淨土成佛時解脫眾生來者，此句難解，既云四攝是菩薩淨土，何故復云解脫所攝耶？解云：有二義：一者、菩薩因中四攝攝眾生，若在果地解脫攝眾生也；二者、菩薩雖四攝攝眾生，不為眾生屬菩薩。律中云：有婆羅門設人食，即作貫擬穿其鼻。今菩薩不爾，雖四攝攝眾生，但為解脫眾生，不為屬於菩薩故也。

如是，寶積！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，隨其深心則意調伏，隨其調伏則如說行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，隨其迴向則有方便，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，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，隨佛土淨則說法淨，隨說法淨則智慧淨，隨智慧淨則其心淨，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。

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下，第二、明萬行相資，如文。

是故，寶積！若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；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

是故寶積若欲得淨土當淨其心下，第三、結明淨土。言欲得淨土當淨其心者，成論人云心為善惡解脫之本，除心上之，或留此心置，故心淨名土。淨地論云除妄心。何者？佛非妄心，豈妄心作佛？故六識悉除，留第八阿黎耶識。又有三藏師云亦除八識，此識亦不淨，第九阿摩羅識番此乃淨。斯等諸釋終有淨心，有淨心即有見終不淨，今明悉淨如此心，淨此穢心得此淨心，妄心淨真心悉淨，如此心淨即佛土淨，故云當淨其心即佛土淨也。

爾時，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：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，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，而是佛土不淨若此？

爾時舍利承佛下，第二、身子疑念。疑云若使心淨即佛土淨者，今此土不淨如此，如來為菩薩時心應不淨，將因難果將果徵因，有似信相亦同迦葉，此即將正徵依也。

佛知其念，即告之言：於意云何？日月豈不淨耶？而盲者不見。對曰：不也。世尊！是盲者過，非日月咎。舍利弗！眾生罪故，不見如來國土嚴淨，非如來咎。舍利弗！我此土淨，而汝不見。爾時，螺髻梵王語舍利弗：勿作是念，謂此佛土以為不淨。所以者何？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，譬如自在天宮。舍利弗言：我見此土丘陵、坑坎、荊棘、沙礫、土石、諸山，穢惡充滿。螺髻梵王言：仁者！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故見此土為不淨耳。舍利弗！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，深心清淨，依佛智慧，則能見此佛土清淨。

於是佛以足指按地，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，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。一切大眾歎未曾有，而皆自見坐寶蓮華。佛告舍利弗：汝且觀是佛土嚴淨。舍利弗言：唯然，世尊！本所不見、本所不聞，今佛國土嚴淨悉現。佛告舍利弗：我佛國土常淨若此，為欲度斯下劣人故，示是眾惡不淨土耳。譬如諸天共寶器食，隨其福德飯色有異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若人心淨，便見此土功德莊嚴。

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，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，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佛攝神足，於是世界還復如故。求聲聞乘三萬二千諸天及人，知有為法皆悉無常，遠塵離垢得法眼淨。八千比丘不受諸法，漏盡意解。

佛知其念下，第三、釋疑身子疑。謂如來土不淨，今如來及質云身子日月常淨、盲者不見，言日月不淨是盲者過，非日月不淨。如來土常淨，而汝罪垢不見，言不淨也。爾時螺髻者，螺髻菩薩釋淨土還成如來意。上如來明土淨，時眾謂云如來自說土淨無有見者，是故今螺髻菩薩親見如來土淨。然此具四句：二人俱失、二人俱得；三、梵王得、身子失；四、身子得、梵王失。俱二失者，土未曾淨不淨、淨不淨皆失。二俱得者，各得一種方便。身子得、梵王失者，眾生正宜穢得度，即淨非也。梵王得、身子失亦爾。此中正彈穢見，應以淨土法門得悟，故彈云勿謂此土為不淨也。譬如自在天宮者，明天即見天宮、明人即見人宮，故二緣不同也。於是足指案地下，次、如來變土。所以有此文來者，前身子見穢、梵王見淨，但身子見穢事彰、梵王見淨未顯，是故今現淨成梵王之言也。問：如來土本淨，何意足指案變淨耶？日月本淨，不可變令不淨，今何故變土？解云：土變不變，但眾生心變，故言土變，如盲眼開見淨耳。為欲度斯下劣人者，此句即是穢者為得。若無穢土，何以化下劣人？下劣人見穢得悟，故穢為得也。亦是釋疑：我此土淨，何意如來現穢耶？釋云：為度眾生故現耳。譬如諸天者，諸天生時欲誡其福，福厚者即飯白，福薄

者食即赤。眾生亦爾，心有淨不淨，見淨穢耳。又意飯白無福橫見赤，亦土本淨無福橫見穢也。當佛現此土下，時眾得道有二：初時眾悟深，次時眾悟淺。大乘中有深悟、有淺悟，今即深悟悟無生忍也。問：眾止見淨土，何因得無生忍耶？解云：所明淨一切心，除淨穢見即得無生，直置淨土無有是處，所餘如文。

維摩經疏第一

胡　吉藏　撰

方便品第二

方便品第二。

然此經二處四會、方丈二會，斯即第一。言方便品者，方便有通、有別。言通方便者，菩薩無為而無所不為、無所不為而無所為，故言方便。此中不以無所不為為方便，以無所為、無所不為合此語圓通無礙為方便。言別方便者，淨名與五百長者為法城等侶，出入未曾不同，五百俱至而淨名不來，即知有疾。所以疾者，方便疾也。故下文云：以方便故，現身有疾。此是方便疾。今題稱方便，為是通、為是別耶？解云：具此二種，菩薩無為、無所不為，遍作一切，故是通。而今正現身疾，故是別，即是一多方便。此從為名，故方云方便品。問：大經現疾即名現疾品，今淨名現疾何故不名現疾品，而云方便品耶？解云：現疾名局，方便名廣。何者？現病品是方便一友用耳，為是故不題現病品。問：現病是方便一支者，大經何故標耶？解云：大經文中唯有現病事，故題現病品。此文廣明淨名一切方便，故不得題現病品也(更須云云)。就此品中開為四：第一、明方便處，第二、辨方便人，第三、標名，第四、歎德。

爾時毗耶，離大城中。

有長者。

名維摩詰。

今即第一、明方便處。方便處者，即毗耶國方丈之室，此處乃是方便之處，如法尚香城、彌勒樓觀，非二乘凡夫所惻，故是方便處也。有長者，即第二、明方便。人有長仁之德，故云長者。名維摩詰，即第三、標名番譯，如前玄中三門釋。

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深植善本，得無生忍，辯才無礙，遊戲神通，逮諸總持，獲無所畏，降魔勞怨，入深法門，善於智度，通達方便，大願成就，明了眾生心之所趣，又能分別諸根利鈍，久於佛道，心已純淑，決定大乘，諸有所作能善思量，住佛威儀，心大如海，諸佛咨嗟，弟子、釋、梵、世主所敬。

已曾供養，第四、歎德。就文為二：第一、歎本；第二、歎迹。故肇師云：幽關難啟聖應不同，非本無以乘迹等(云云)。今初，言已曾供養者，歎三多具足也。深殖善本者，上明雖種三多，為淺為深耶？是故今明深殖善本，不為有得顛倒之所傾動，故云深

殖者也。得無生忍者，良由久種三多深殖善本，故得無生忍也。辯才無礙者，上歎內有無生之慧，今歎外有無礙之才，此之二句相成也。遊戲神通者，外道二乘一神通即有礙不名遊戲，今菩薩無礙故云戲也。逮諸總持者，上明諸善根等恐經生漏失，今明總持不忘、持惡不起、持善不失。獲無所畏者，菩薩得無生故無所畏。何者？無他無自故所無畏也。降魔勞怨者，若見有無見他見自，即為魔為怨，若能淨如斯等即是降也。善於智度此歎方便，實通達方便，今歎實方便也。大願成就者，上歎行，此下歎願也。又能分別者，巧知眾生根性，應以人天五乘等得度而度之，若無五乘之緣者，則大慈心被之終不捨置，即隨化也。住佛威儀者，上菩薩德以歎，今舉佛德以歎之。諸佛咨嗟弟子釋梵者，上來歎德，今即歎名也。

〇欲度人故下，第二、歎迹，亦前歎實、今歎權。然佛多作本迹歎，菩薩多作實方便歎。今以內功德為本、外變動為迹，亦身居玅熹為本、現在方丈為迹也。就此為二：第一、現疾不疾方便；第二、現不疾疾方便。然菩薩非疾不疾、能疾能不疾也。就初為二：第一、作多一方便；第二、作一多方便。言多一即淨名一身，言一多者作無量身，此之一多豈多一所能？果非一多能一多耳。就一中更為二：第一、處方便；第二、出處方便。此之出處亦非出處所能，非出處能出處耳。

欲度人故，以善方便居毗耶離，資財無量攝諸貧民，奉戒清淨攝諸毀禁，以忍調行攝諸恚怒，以大精進攝諸懈怠，一心禪寂攝諸亂意，以決定慧攝諸無智。雖為白衣，奉持沙門清淨律行；雖處居家，不著三界；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；現有眷屬，常樂遠離；雖服寶飾，而以相好嚴身；雖復飲食，而以禪悅為味。

今即第一，然菩薩未曾處不處此處者，欲度人故處毗耶離也。初以六度化眾生，所以菩薩行六度者，為化六弊。若無六弊，菩薩即無六度。故文云：奉戒清淨攝諸毀禁，以決定慧攝無知等也。雖處居家不著三界者，異凡殊聖。何者？二乘人得羅漢不得在家，在家不得羅漢。若佛在世可得出家，無佛世何得出家？解云：無佛世時得羅漢，即辟支佛自能出家。今菩薩處家不同二乘不著三界，不同凡夫不同而同同凡夫，處居家不同而同同二乘不著三界，此即能同能不同，非同不同所能也。

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人，受諸異道不毀正信，雖明世典常樂佛法，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，執持正法攝諸長幼，一切治生諧偶，雖獲俗利不以喜悅，遊諸四衢饒益眾生，入治正法救護一

切，入講論處導以大乘，入諸學堂誘開童蒙，入諸婬舍示欲之過，入諸酒肆能立其志。

若至博奕戲處下，第二、出方便。博即博塞，奕即基奕。菩薩同耶者，欲令耶同菩薩故菩薩同耶，耶既同菩薩即無復耶，既無復耶豈復有菩薩耶？正既然，餘句例爾。一切見敬者，明一切人見維摩者無不共敬頂禮也。為供養中最者，若供養維摩者，供養中之最供養也。何以故？以因勝故供養最也。入諸婬舍示欲之過者，如達慕多羅長者與一女人共入林戲，文殊師利化為年少嬈此女，女心即迴，因令發菩提心。女聞菩提心即問：何者是文殊？答曰：只女即是。云何為是？答云：菩提畢竟空無所有，女身亦無所有，即得無生忍。女既得無生，還化達慕併得道，即示欲過也。

若在長者，長者中尊，為說勝法；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斷其貪著；若在剎利，剎利中尊，教以忍辱；若在婆羅門，婆羅門中尊，除其我慢；若在大臣，大臣中尊，教以正法；若在王子，王子中尊，示以忠孝；若在內宮，內宮中尊，化正官女；若在庶民，庶民中尊，令興福力；若在梵天，梵天中尊，誨以勝慧；若在帝釋，帝釋中尊，示現無常；若在護世，護世中尊，護諸眾生。長者維摩詰，以如是等無量方便，饒益眾生。

若在長者長者中下，第二、作一多方便，作無量身說無量教也。○以其方便現身有疾下，第二、不疾疾方便。上來即是現健方便竟，此下現病方便。所以作此方便者，終是為緣所宜，故菩薩現此法門。如華嚴自有抒沙法門、相靨方法門、醫方法門、提淵赴火法門，今作現病法門，只此法門攝一切法門，一切法門悉在此一法門。故華嚴中云：一中解無量，無量中解一，展轉生非實，知者無所畏。故此一法門攝一切法門，一切法門悉在此一法門也。問：淨名何故作病法門化耶？叡師云：欲示無常當因三衰，三衰者謂老病死也。問：三衰之中何故作病方便，不作老死方便耶？叡師云：老待年至不可卒加，死即言滅無以化人。何者？老即必待年。答：今日少明日自老，人謂變化世所不信，故不現。老若死死即言滅，無所以說法化人，故不現。死若是病即可卒加而言不滅，昨日揵今日病世人所信，我昨日健今日卒病，故知世間無常，而於病中復說無常教化，為是因緣現病方便，不現老死二衰也。又所以現病方便者，明淨名此意極為宏杜，遍化大小二乘一切凡聖，是故現病。此品即是化一切凡夫，由居士有病故，一切人民等即來至問，居士因以身病為其說法。二者由其病故命五百聲聞，五百聲聞皆辭不堪，即毀辱聲聞高推菩薩，即化聲聞。三者次命八千菩薩亦辭不堪，顯淨名之德，即化菩薩。欲化

此等，是故現身有疾也。又意所以現病者，欲以病化病，如女化女即便，男化女不便，男亦爾。今以病化即便，以健化病即不便，正健說病過患即不信受，今正病說病過患便信也。明居士身本健而今卒病，一切眾生雖健亦病，以居士病故一切眾生悉病也。又及眾生居士不病病，病無所病故無病，眾生故病，不病故不病，雖不病即是病，為此故所以現病也。就文為四：第一正現病，第二國人問病，第三以人來問病故居士為其說法，第四為說法故得悟道。

其以方便，現身有疾。

以其疾故，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婆羅門等，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，皆往問疾。

以其方便，現身有疾，即第一正現病也。以其疾故，國王、大臣下，第二國人問疾。居士德調！一切今身有病，誰不詣方丈問疾者耶？

○其往者維摩因以身疾為說法下，第三、為說法。就此為二：第一、說生死無常厭患，第二、歎說法身功德。所以說此二法者，略有二義：一者、化凡斥聖。言化凡者，凡夫眾生言生死有常有樂可樂，是故今破此見，明生死無常苦空不淨甚可患厭也。斥二乘者，二乘見生死無常苦空不淨，便欲捨生死入無餘涅槃。所以羅漢入無餘者，婆沙云：羅漢未入無餘之前猶有身，有身即有飢寒疾病，故修重空三昧入無餘涅槃。故今淨名迴於心，不得入無餘涅槃。生死雖無常厭患，復有微妙之身，即佛世尊有妙身常樂我淨，此可欣樂當樂佛身，何得入無餘涅槃耶？此即彈凡聖二見，故說此二種法門也。第二意者，即逼引法門。前明生死無常即逼門，次說佛地功德即引門，為化眾生故開此二門。至論生死涅槃何曾有二，為眾生故不二，強說二道生死無常佛地常樂耳。不如他生死佛地定二，捨生死取佛果等取捨行心也。

其往者，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：諸仁者，是身無常、無強、無力、無堅，速朽之法不可信也，為苦為惱，眾病所集。諸仁者，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怙。是身如聚沫，不可撮摩；是身如泡，不得久立；是身如焰，從渴愛生；是身如芭蕉，中無有堅；是身如幻，從顛倒起；是身如夢，為虛妄見；是身如影，從業緣現；是身如響，屬諸因緣；是身如浮雲，須臾變滅；是身如電，念念不住；是身無主，為如地；是身無我，為如火；是身無壽，為如風；是身無人，為如水；是身不實，四大為家；是身為空，離我、我所；是身無知，如草木瓦礫；是身無作，風力所轉；是身不淨，穢惡充滿；是身為虛偽，雖假以澡浴衣食，必歸磨滅；是身為災，百一病惱；是身如丘井，

為老所逼；是身無定，為要當死；是身如毒蛇、如怨賊、如空聚，陰、界、諸入所共合成。諸仁者，此可患厭。

二章之中，今即第一明生死可厭患。諸仁者！是身無常無強者，即事無強，向健今病，故無常無強也。為苦即八苦，為惣即九惣也。無力不能排病，故無力也。是身無主為如地者，明內外四大更無有異，外大山河樹等，內大四支百體，更無有二聚，外四大成內四大，內四大壞還成外四大，外大不異內大，外大既無主，內亦無主也。是身無我為如火者，上明外地大不異內地大，彼謂云：外大無情，不能造作，強為可無主；內大有情，能有所為，去來語嘿等，何得無有主耶？故今明如火有藪，故有無薪，即無薪小火小，薪大火大，燒竹木，出諸音聲，外大不自在，故無我。內大亦爾，順緣即貪，違緣即瞋，不自在，亦無我也。是身無定為要當死者，問：無定，何故復云要當死？必死即定，何故云不定？解云：此兩句無定是一句，要當死是一句。身無定者，明是老少中年無定，雖復老少長短無定，要必當死。又不定者，死者不同，或水火自死他死，故不定，雖爾，定死也。諸仁者！此可患厭者，此即結前

當樂佛身。所以者何？佛身者即法身也。從無量功德智慧生，從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生，從慈、悲、喜、捨生，從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柔和、勤行、精進、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、多聞、智慧諸波羅蜜生，從方便生，從六通生，從三明生，從三十七道品生，從止觀生，從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生，從斷一切不善法、集一切善法生，從真實生，從不放逸生，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。諸仁者！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，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當樂佛身下，第二、明佛法身功德患厭者，可有三種人患厭：一者、即世凡夫雖知此身不淨患厭，厭而不捨也；二者、即二乘人患厭生死，捨生死永入無餘涅槃；三者、即菩薩厭生死無常不淨，而求佛身功德常樂我淨。今此正斥二乘當樂佛身也。所以者何？佛身即法身者，釋當樂佛身也。然由來人解此不得去。何者？小乘云佛王宮生，八十年住雙林滅，此即大期三相，其中復有念念三相，與羅漢無異，但身麤玅為異，三相所切更無復殊，若使如此何足可樂？如此間負人五時教義，初教八十年佛；第二、大品教，開善云還是八十年佛，但初教色身為佛；第二、時種智為佛，招提云持尊佛為異耳；第三、維摩思益教，還以種智為佛，但壽七百阿僧祇劫。此解終是無常，無常更復何異？此即不足可樂。故大經云：初譬糞穢，多小俱臭，多小之壽，亦爾由來。解云：此中是序，非維摩正說。即難正說可是經，序說應非

經，而今序正皆是經，故知由來失之大甚也。今維摩釋云：佛身者，即法身也。明生死無常，可患佛地，法身常樂，我此欣樂，故云佛身即法身也。此中明法身者，大品法尚所明法身無去無來，亦如大經金剛身品百非不非，千是不是。今法身亦復如此，明佛身不生不滅，不去不來，畢竟清淨。故肇師云：隨之不得其蹤，迎之罔眺其首，四趣無以攝其生，力負無以化其體。此即法身，故可樂也。從無量功德生者，釋得佛之由。若欲得此法身，當行因等。諸仁者！欲得佛身，斷一切眾生病者，當發心。總勸發心。發心為眾行之本，是故勸發。勸發令修行取佛身。

如是，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，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如是長者諸問疾者下，第四、時眾聞法得道，如文。

弟子品第三

弟子品第三。

然此品應次佛國品，中間無方便品。何以知然？如來菴薗說淨土因果此門竟，即須命問疾之人。何者？寶積五百人與淨名是法城等侶，每事開道參玄無不同集，而今五百皆來淨名不至，故知有疾。既其有疾，即應命問疾人，不應有方便品。方便品是淨名初會，佛未集眾時淨名已疾，已為長者居士說法竟，故不應在佛國品後。而今在後者，乃是集經人欲成一部經，故作此安之。所以作安者，佛在菴園大眾雲集說淨土法門，五百長者皆至，淨名獨不來，故知有疾。既其有疾，無量人問疾，淨名因身疾為說法，此即是知有疾之由，故次佛國安方便品。而復即弟子等品者，國王長者等皆已問疾，如來未問疾，今命問疾之人，故有弟子等品。即是世界悉壇，淨名是大長者，今既頭枕在牀，一切人皆問疾，如來未參，故今命問疾也。又所以次方便品有弟子品者，即是對治悉壇。前方便破凡夫病，今破聖人病。就聖中有二：小病、大病。破三種病，故有三品。前方便破凡夫，凡夫謂此身有常樂我淨，雖不謂此有嶷然之常，謂百年常在五欲自娛為常為樂，故菩薩破此病，明此身無常為苦為惱甚可患厭，當樂佛身。破聲聞見者，聲聞見生死可捨、涅槃可得，有四智得二涅槃，故今菩薩皆破，若禪若慧及與行住四儀悉僻也。破菩薩者，菩薩謂有萬行可修、佛果可得，謂有記可得、有人能得，淨名皆破，撿悉無從，廣如文說，為是故有三品也。問：諸聲聞菩薩皆弟子，何意聲聞云弟子，菩薩不稱弟子耶？解云：通例而不爾者，聲聞親侍佛形威如法，故云弟子。菩薩形無定方反常合道，如文殊安

劍欲剌佛，非弟子之法，故不得云弟子也。而言弟子者，外書云：夫子視門人如弟、自處如兄，弟子親夫子如父、自處如子，師資合舉故云弟子。佛法即通，眾生親佛如父、自處為子，佛亦視眾生如子、自處為文，故云吾世間之父，眾生皆是吾子，前悟為兄、後悟為弟，故云弟子也。就此文中為二：第一淨名現疾，第二如來遣命。所以有此二者，竝為利緣益物兩聖相鑒，淨名古佛、釋迦今佛，淨名俗、釋迦道，淨名疾、釋迦不疾，如此等竝是方便利益眾生故也。

爾時，長者維摩詰自念：寢疾於牀，世尊大慈，寧不垂愍？

今即第一淨名現疾，如文。

〇佛知其意下，第二、佛命問疾，為二：初命聲聞，次命菩薩。聲聞中為二：第一、別命十人；第二、總命五百。今即第一命十人。今束此十人，二種三、二種二。言二種三者，第一、前四即四大聲聞，次三即三大法師，富那解修多羅，栴延解毗曇，波離解毗尼，餘三即佛之親屬。又三者，身子師上品人，目連即中品人。故經云：身子一聞即悟，目連再聞乃悟。又身子聞一千解，目連聞一五百解，餘即下品人。言二種二者，前二即左右侍者，後即非侍。又後三人是帝王種，前即貴賤雜也。

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十人之中，今即第一命身子問疾。然此人是聲聞中智慧第一，即是第二轉法輪人。故論云：一切智慧中，唯除佛世尊，欲比舍利弗，十六分中一。外國皆伏其神智，以是義故，前命也。就文為二：第一、命問疾；第二、辭不堪。今即初命問疾也。舍利弗者，此云身子，從母為名。其母大聰明，名聞遐遠，故從母為名。其母即似舍利鳥，故云舍利。廣如大論辨也。

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舍利白佛言下，第二、辭不堪，為三：第一、標不堪；第二、釋不堪；第三、結不堪。今即第一、標不堪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舍利弗！不必是坐，為宴坐也。夫宴坐者，不於三界現身意，是為宴坐；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；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；心不住內亦不在外，是為宴坐；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品，是為宴坐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。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

時我，世尊！聞說是語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報。

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。復為三：第一、出被呵之由；第二、明能呵之旨；第三、受屈。今即第一、出被呵之由。舍利弗！所以被呵者，由患身心暄動、欲處山澤，是故被呵。時維摩

來謂我言下，第二、出能呵之旨。所以被呵者，聲聞之人有三重到：一者、有身有心已是一到，而復見有此身暄動、欲安身林澤，見有此心馳散、欲守心一境，此見有散亂之可捨、見有禪定亦可安，即第二重到。見有散、見有靜，見有生、見有滅，散不能靜用、靜不能散用，生不能滅用、滅不能生用、生滅不能無生滅用，如是散靜相礙、生滅無生滅相礙，有得故有礙、有礙故有得，即非佛弟子、是魔眷屬，故被呵也。言不必是坐者，身子必此坐見身心暄動，必須安身山林、攝心一境，故安此坐。淨名呵不必此坐為宴坐也。又意必坐者，身子此坐為必竟上坐，今淨名非第一坐也(宴音鷃也)。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者，上即總呵、此即別呵，亦前呵聲聞坐、今示菩薩坐也。言不於三界現身意者，明身子入滅盡定滅心不能滅身，患三界心而滅心、患三界身不能滅身，是故淨名呵既欲滅心亦應滅身、既不滅身亦應不滅心，而身子偏滅心不能滅身，故非宴坐。菩薩不爾，現即雙現，滅即雙滅。問曰：菩薩為滅心無心、滅身無身，故言雙滅，為不爾耶？解云：不然。關中云：菩薩以法身為身，遍處而非三界；以玅慧為心，遍緣而常寂；以遍處而非三界，遍緣而常寂。除此為現即俱現、滅即俱滅也。然菩薩亦未曾俱不俱，為破一現一不現，故云菩薩俱現俱不現。若無被不俱，亦無菩薩俱，蕭然清淨也。不起滅定而現威儀者，前明身心自在，今明靜散無礙，明二乘入滅定不能現威儀，現威儀不能入滅定，靜即礙散、散即礙靜，故非弟子。菩薩入滅定而現威儀，動能靜用等也。不捨道法現凡夫事，此下明道俗無礙也。心不住內者，內外自在，不緣內六情、不緣外六塵，為宴坐也。於諸見而不動行道品者，聲聞動諸見而行道品，行道品動諸見。何者？行三、四、二、五動諸見，使單八斷見諦或，單七斷思惟或，此即行道品動諸見，故非宴坐。菩薩不爾，只諸見即道品耶？正無礙故也。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亦爾，如文。若能如是坐，佛所印可明，若能如此坐，乃是佛弟子；不能如此，即非弟子，佛不印可也。時我下，第三、受屈。
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故我不堪，第三、結不堪也。所以身子不堪者，可有五義：一者、大小異故不堪。二者、此是現在聲聞，居士是過去佛，現在聲聞豈能問過去之佛？三者、得無得異，有得聲聞何能問無得菩薩？兩節校也。四者、此諸聲聞曾已被居士所呵，昔不堪答故今不堪問。五者、此等皆是體道之人，屈申方便各適根緣也。

〇佛告目連：此下第二、命目連。所以身子後命目連者，明此二人宿有深重誓願共相符契，故身子後次命目連。又命者，此二人

是佛左右面弟子，若身子右面、若是目連是左面，此間重左賤右，如左僕射即勝、右僕射即劣。若外國即重右賤左，故身子在右、目連在左，故淨名前呵此人破也。又身子即是聖嘿然，今目連是聖說法，佛勅弟子常行此二。今淨名破身子聖嘿然、不成聖嘿然，破目連聖說法、不成聖說法，不成聖嘿然、不成聖說法，非復佛弟子也。又上破身子嘿不成嘿，今破目連語不成語，若嘿若語皆悉不成，如大經剃頭乞食皆悉不成也。又破聲聞三業皆不清淨，上破身子坐禪呵其意業不淨，今破目連說法呵其口業不淨，次破迦葉乞食呵其身業不淨。聲聞三業皆不淨，若菩薩皆清淨，故大品云：菩薩行般若，身業清淨乃至意清淨。言不淨者，見身口意即不淨。何者？見身口意即身口意見故不淨，若不見身口意業即清淨。上身子見心故心不淨也，今目連見有法可說故口不淨也。大師有時復進論：上破身子但破性，今破目連破性復破假。上破性者，無不能用有、靜不能用散，即性義。今破性復破假者，破性不異上。言破假者，故文云：法無有比、無相待。故明有無、長短、高下，即相待假義。今求有不得、撿無無從，如是即長短、能所不可得，有何物待耶？故云法無有比、無相待也。問：性可破假義，應是那可破耶？解云：有性故有假，既無性何得有假？有待故有不待，既無待亦無不待。如是待不待皆清淨，二乘不預菩薩境界故也。又上破身子彈其自行，今破目連彈其化他。坐禪隱處即自行，今為諸居士說即化他。說何物法？說布施等法也。又此破聲聞即是教菩薩。

佛告大目犍連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就文亦為二：前命，次辭不堪，今即第一命目連番譯(云云)。

目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目連白佛言下，第二、辭不堪。文亦為三：第一、標不堪；二、釋不堪；三、結。今即標不堪也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入毗耶離大城，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。時，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大目連！為白衣居士說法，不當如仁者所說。

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，亦三：一、出被呵之由；第二、明能呵之旨；第三、受屈。今即第一、出被呵之由。何意被呵？由為居士說法故也。大師云：此一章正破法師。若有所得法師，正為淨名所破。若言有人為能說法、為所說，有能被教、所被緣，有說、有聽，悉被淨名所破。勸化無依、無得問說，故下文云：其說法者無說無示，其聽法者無聞無得，如幻而說、如幻而聽，說如幻說、說無所說，聽如幻聽、聽無所聽。當建此意也。時維摩來謂下，第二、出能呵之旨。前總呵言不當仁者所說者，可有

數意：一者、不當之言乃是交怪之語，汝作此說即為交怪，故云不當。又不當者，汝有得之心說如來無得之法，如來無得之法入有得之心，無得之法成有所得之法，即壞諸法相，故灾怪也。又不當者有二種：一者、不當根緣；二者、不當法相。故云不當也。

夫說法者，當如法說：法無眾生，離眾生垢故；法無有我，離我垢故；法無壽命，離生死故；法無有人，前後際斷故。法常寂然，滅諸相故；法離於相，無所緣故；法無名字，言語斷故；法無有說，離覺觀故；法無形相，如虛空故；法無戲論，畢竟空故；法無我所，離我所故；法無分別，離諸識故；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；法不屬因，不在緣故；法同法性，入諸法故；法隨於如，無所隨故；法住實際，諸邊不動故；法無動搖，不依六塵故；法無去來，常不住故；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，法離好醜，法無增損，法無生滅，法無所歸，法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，法無高下，法常住不動，法離一切觀行。

唯，大目連！法相如是，豈可說乎？

夫說法者當如法說，此勸當如法說，即是不可。就此為二：第一、破人；第二、破法。人即能為、所為人，法即教門之法，此之二章即攝盡也。若見人、見法即成二見，何謂是羅漢耶？為此故破此二種也。二章之中今即第一、破人見。汝言有所被人，若箇是人？汝言有能說人，若箇是能說人？若不見所為之人，能為之人即是清淨；若見能說、所為人，即是塵垢故。法無眾生，離眾生垢故也。法常寂然下，第二、破法見。言法常寂然者，上明無人、無壽、無能、無所，非是真諦遣之令無；今明諸法本性常如此，故云法常寂然也。又意：汝今說法，為說人？為說法？若說人無人，云何說人？若說法無法，云何說法？此即淨人、法二見，明人、法二空也。法離於相無所緣故者，目連具心為能緣故；今明離於相無所緣故，既無所緣亦無是能緣也。法無名字者，上云破法體，此即破法名，如肇師云：名無得物之功，物無應名之實，無名無物名物安在也。法無有說離覺觀者，目連有法可說，今破由內覺觀故外有說法，覺觀尚無何處有說，本尚無未焉是有也。法無戲論畢竟空故者，彼謂有法可說，有人能說即成戲論，今明無能無所無戲論如空也。法無有比無相待者，已如前明，亦如中論燃可燃也。法不屬因不在緣者，如就穀中求牙不得，水土中求亦不得，穀中求不得故不屬因，水土求不得故不在緣也。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最後，此兩句結破法常住不動，

結外法離一切觀行，破內亦常住不動，緣盡離一切觀行，淨內外竝[穴/俱]緣觀雙寂也。

唯，大目連！法相如是下，總結呵，如文。

夫說法者無說無示，其聽法者無聞無得。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，當建是意而為說法。當了眾生根有利鈍，善於知見無所罣礙，以大悲心讚於大乘，念報佛恩不斷三寶，然後說法。

夫說法者無說無示者，勸如此而說也。亦是轉節破。何者？彼聞上呵無人無法、無能無所，便謂都無能所。故今轉節明其說法者無說，其聽法者無聽。無聽無如幻說，聽如幻說；只聽如幻聽，聽無所聽；只說如幻說，說無所說。何時都無說無聽耶？當了眾生根有利鈍。此復是轉節上明無說說、無聽聽、如幻說、如幻聽，不得漫說，應觀人根。若直作此說，釋迦如來初何故不即說此法，而說人天之乘乃至三乘等耶？故應須知根性利鈍而為說法，不得漫說也。作如此轉者，良由目連遂教作此解，所以淨名遂破也。

維摩詰說是法時，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：我無此辯。

維摩詰說是法時，第三目連受屈，即八百居士得道也。

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

是故不任下，第三、結不堪也。

○次第三、命迦葉。問：迦葉是上座，何故在身子、目連之後？解云：迦葉雖復戒臘，是大智慧，未必勝前二人。若是受食行籌，即前上座，次下座。問：疾必須智慧辯才之者，是故前命身子、目連，次命迦葉也。問：迦葉更有上座不？解云：迦葉上有千餘人，今言上座者，十大弟子、四大聲聞中之上座耳。如夫子領徒三千，入室七十二，英駿八十九。今亦爾，千二百五十羅漢，有五百聲聞，復十大弟子、四大聲聞也。問：遣問疾兩人足，何故併遣？解云：欲示慈悲普告，又欲遍彈，又欲廣益。昔日說，止是小乘益小乘；今日於大眾中重說，重益大眾故也。呵與前異者，三業為論：前呵身子，即呵聲聞意業；次呵目連，呵聲聞口業；今呵迦葉，即呵聲聞身業；擎鉢乞食，今身業也。又前呵目連說法，即呵聲聞智慧門；今呵迦葉，呵聲聞功德門；慈悲乞食，即功德門。明聲聞若智慧、若功德，皆非也。又上目連，即呵其施主；今呵迦葉，呵其福田 。上目連為化說法，即呵其法施；今迦葉乞食，即是福田。故上呵聲聞，施主非施主；今呵聲聞，福田非福田 也。又上呵目連，呵聲聞智慧德；今呵迦葉，呵聲聞斷德。聲聞若智若斷，皆非智斷。又前呵身子，呵一

切有得禪師；呵目連，呵一切有得法師；呵迦葉，呵一切有得道德師。迦葉是行道德，不依佛勅耳。為此故，有今章來也。

佛告大迦葉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言迦葉者，性龜是外國大性，如此土河內苟龍、西猪，故龜是外國大性。其名者，人家多不知其名，必鉢羅也。其家大富，敵摩[示*加]國千分減一分，而無兒。父母禱請天神云：人無堪汝家為兒者。時梵天王慈悲，詫生其家，身真金色，婦亦金色。因緣事(云云)。章段如前。今即第一命問疾。

迦葉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，貧里而行乞。

迦葉白佛言下，第二、辭不堪，為三：標、釋、結。今即標不堪也。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，為二：第一、出被呵之由；第二、辨能呵之旨。今即第一、出被呵之由。所以被呵者，由昔於貧里行乞食故被呵也。迦葉所以入貧里乞者亦有數義：一者、息世機，嫌世人若見迦葉經遊富家就彼乞者，恐言稀彼利養，為此義故捨富從貧也。二者、捨富從貪者，迦葉有慈悲心齊於貧人，無衣無食交即困苦，故迦葉從其乞食，即令得現在果報也。所以故？供養滅盡定人得現世報，迦葉即得滅盡定人也。故大論云：迦葉就一家乞，不得食亦不得飲，唯得一堰水，迦葉即用瀨口瀨楪，後看併成白殊，即現報之事也。又事迦葉就一貧老姥乞，得一鉢汾澱，迦葉受飲之，老姥後生忉利天，為彼天舌天主，欲報恩下化老公姥，迦葉來乞，公姥即開金瓶香遍一國，迦葉不受飛而去。三者、貧人所以貧者，良由昔不施故今貧，今若不施後貧，恐貧貧不已，是故從貧乞也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大迦葉！有慈悲心，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。迦葉！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，為不食故應行乞食，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摶食，為不受故應受彼食，以空聚想入於聚落，所見色與盲等，所聞聲與響等，所齅香與風等，所食味不分別，受諸觸如智證，知諸法如幻相，無自性無他性，本自不然今則無滅。迦葉！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，以邪相入正法，以一食施一切，供養諸佛及眾賢聖，然後可食。如是食者，非有煩惱非離煩惱，非入定意非起定意，非住世間非住涅槃。其有施者，無大福無小福，不為益不為損，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。迦葉！若如是食，為不空食人之施也。時我，世尊！聞說是語得未曾有，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，復作是念：斯有家名，辯才智慧乃能如是，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？我從是來，不復勸人以聲聞、辟支佛行。

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

時維摩詰來謂下，第二、出能呵之旨。迦葉在貧里乞食，維摩即來呵之。迦葉有慈悲心，而不普捨富從貧耶？言不普者，有橫有竪。言橫不普者，即捨富從貧乞也。若有慈悲即有大，若無大即非慈悲，若有大即普從貧富乞，而捨富從貧故不普也(云云)。竪不普者，迦葉唯見貧人過去不行施今貧，不見富人今不施來世貧，見近不見遠，故云不普也。又聲聞慈悲，大慈故不普。何者？聲聞慈、黃門慈、無根慈，非菩薩大慈。大慈即遍度一切眾生，三界內外生死與大涅槃樂。迦葉唯欲齊無依無食苦與衣食樂，不能究竟度與究竟樂，故云不普也。平等法者，次第行乞不問貧富，名為平等乞。迦葉捨富從貧即不平等，故非慈悲也。
為不食故應行乞食者，上即責捨富從貧，今責其乞食；亦前責其化他，今責其自行。是故今責乞食為不食應行乞食，聲聞之人不能不食。何者？聲聞之心雖無漏，身猶有侍，是故須食。所以今淨名責與凡夫何異？凡夫亦為食乞食，汝亦為食乞食，故與凡無異。若異者，凡為食乞食，汝應不為食乞食。為懷和合相者，和合即五陰和合也。凡夫為長五陰身取食，汝今亦為長五陰取食，與凡夫無異，汝應滅五陰取食也。揣食者，即揣握之食。然飯具四微，但三微資身，色塵不資身也。以空聚想入於聚落者，聲聞之人不能如此[穴/俱]真諦，空不能入聚落，行聚落必是世諦故行聚落，行聚落故不能[穴/俱]真諦。是故今呵如空聚而入聚落，入聚落如空聚，只此聚落即畢竟空，竟空寂舍舍，如此而知可乞食也。
所見色與盲等者，次呵六根。然迦葉至此有三重倒：一者域慈悲心捨富從貧；二者謂有所履之處，見聚落為所履、身為能履；三者入聚落而復眼見方圓長短好醜等色、耳聞聲等，是故維摩次第呵之。今且第一呵眼所見色與盲等乃可取食，聲聞之人不能如此。何者？入滅定如盲不能見，若見不入滅定、見不能如盲，若使如此與凡何異？凡亦作此見，汝亦如此見，凡夫非福田、汝亦非福田，豈乞食？若能如盲而見、見如盲見，菀然而無所見、無所見而見，若能如此乃可取食也。受諸觸如智證者，明聲聞智證實相之時無觸不觸，故云受諸觸如智證也。若自性無他性者，迦葉謂自為能乞、謂他為所乞，他為所齊、自為能齊，故有此二見也。
若能不捨八部入八解脫者，雙彈凡聖，不捨八耶彈二乘，入八解脫非凡夫，凡夫捨八解脫取八耶，二乘捨八耶取八解，凡夫亦取捨，二乘亦取捨，同取捨同有煩惱同無智斷。菩薩不爾，不捨八耶而入八解，入八解非凡夫，不捨八耶非二乘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，了達八耶即八解脫，如此而行乃可乞食也。以一食

施一切供養諸佛者，聲聞之人不能一食下施一切上供三寶，下施一切即下齊四生，上供三寶即興隆三寶。聲聞之人非俱無其事亦復無此心，若菩薩有事有心下香積，即是其事一食施無量眾會食也。

如是食者，非有煩惱非離煩惱者，亦雙彈凡聖。凡夫於一食具生三毒，二乘雖不生三毒，終為不見食。非有煩惱非凡，非離煩惱非聖，若如此乃可是乞食也。

其有施者，無大福，無小福者，彼謂施滅盡定者，得無量福。故成論云：入無量定故，得無量福。此為大福，施凡等為小福。故今彈云：無大福，無小福也。不為益，不為損者，今現見乞食，食此食，得五果為益；乞不得食，即無五果為損。今云何言不為益，不為捐耶？解云：凡夫亦爾，不得為捐，得為益。汝今亦爾，與凡無異，即非福田；若與凡異，即不為捐益也。若如是食，為不空食人之施也。迦葉！不能如此，即空食人之信施。迦葉！道德如此，十二頭陀中最第一，尚空食人信施。今時人若為是道德耶？體道故是道德，不體道何得名道德？持戒尚非，何況破戒？可自各省內懷。此中非是彈迦葉，寄迦葉為語耳。若有心路如此，即墮此破也。

時我，世尊！聞是語歎敬菩薩。若從來羅漢輕易菩薩，明羅漢沙彌勝補處菩薩。何者？羅漢沙彌已斷煩惱，補處菩薩猶是凡夫，故沙彌勝菩薩。今日歎菩薩德高、聲聞道淺。斯有家名者，維摩在家菩薩而喜名遠布，故云家名也。餘文句如文。

〇第四命須菩提，其人得無諍三昧，解空第一，四大聲聞中，即是第四，故今第四命也。須菩提所以被呵者，從來直云：前迦葉捨富從貧，今須菩提捨貧從富。迦葉所以捨富從貧者，欲救交切之苦，故從貧。今須菩提捨貧從富者，明汝雖富貴，今若不施，來世復貧，是故從富。此二人竝不平等，故皆被呵也。今謂未必如此，須菩提得無諍三昧，轉教說般若，何容不知維摩德行，而就彼乞耶？今明須菩提所以從彼乞者，維摩在毗耶離國，五百應真，無敢窺其庭者。須菩提自謂得無諍三昧，解空第一，內有無依之慧，外有無礙之辨，自[駧-月+ㄎ]解空第一，辨足當時，[這-言+至]造其舍，是故被呵也。須接前者，前呵聲聞有，今呵聲聞空；前呵身子，呵聲聞定非定；次呵目連說法，呵聲聞慧非慧，定慧一雙也。次呵迦葉頭陀，呵其有行；今呵須菩提，呵其空解，即行解一雙。聲聞若定若慧，若解若行，皆悉被呵，為此義故被呵也。又此四人，是大羅漢，皆得滅定，供養此四人，得現在報。婆沙云：供養五人得大果：一、滅定，二、慈心三昧，三、無諍，四、初得下果，五、得上果。值此五因，供養五人得

大果。所以者何？有二義：一者滅定，遍入一切定，似無為果，故得大福也。

佛告須菩提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文段如前，今即命問疾。須菩提者，亦云善業、善覺、善吉，與善財生反因緣事(云云)。其人德行不可思議，或云青龍陀佛，或云阿維顏菩薩。阿維顏者，補處菩薩也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白佛言下。辭不堪標、釋、結，今即標也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。

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，謂我言：唯，須菩提！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，諸法等者於食亦等，如是行乞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，不壞於身而隨一相，不滅癡愛起於解脫，以五逆相而得解脫，亦不解不縛，不見四諦非不見諦，非得果非不得果，非凡夫非離凡夫法，非聖人非不聖人，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，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不見佛、不聞法，彼外道六師，富蘭那迦葉、末伽梨拘賒梨子、刪闍夜毗羅胝子、阿耆多翅舍欽婆羅、迦羅鳩馱迦旃延、尼犍陀若提子等，是汝之師，因其出家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，住於八難不得無難，同於煩惱離清淨法，汝得無諍三昧，一切眾生亦得是定。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。為與眾魔共一手，作諸勞侶。汝與眾魔及諸塵勞，等無有異。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，謗諸佛，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終不得滅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時我，世尊！聞此茫然，不識是何言，不知以何答，便置鉢欲出其舍。維摩詰言：唯，須菩提！取鉢勿懼。於意云何？如來所作化人，若以是事詰，寧有懼不？我言：不也。維摩詰言：一切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應有所懼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說不離是相，至於智者不著文字，故無所懼。何以故？文字性離，無有文字，是則解脫。解脫相者，則諸法也。維摩詰說是法時，二百天子得法眼淨。
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所以者何下。釋不堪為二。此即明被呵之由也。

時維摩取我鉢盛下，第二、出能呵之旨。然維摩謂稽弁智之人，取須菩提鉢盛飯而不與，可有三意：一者、盛滿鉢飯而語者，為息慳悟之譏。若不盛飯而詰，謂言居士惜飯而復不與者，若須菩提手中恐被難即去，不盡言論之勢，故不與而呵也。又盛飯不與者，盛飯明菩薩為施主，呵須菩提顯聲聞非福田。大論解往生品云：初發心堪為羅漢田。若爾，今羅漢豈堪法身菩薩田耶？又盛

滿飯示菩薩財施，捉鉢而詰示菩薩能法施。又捉飯而問云：若於食等者諸法亦等。此一關責即罔然。若等即不應來乞，不等亦不應來乞。若鉢飯與鉢土等，不應棄土取，飯等故不應來乞。若不等棄土取，捨穢取淨即取捨心行，淨穢二見則具足煩惱，何謂福田？故不應取食。若能知土即飯淨穢不二，乃可取食也。
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者，亦雙破凡聖。若凡夫與煩惱俱，二乘斷煩惱不俱，是故今明不斷煩惱不同二乘，亦不與俱不同凡夫。二乘不能如此，謂凡夫有煩惱即有見，二乘無煩惱即無見，乃有無二見，何謂解空第一耶？不壞於身而隨一相者，上呵斷煩惱呵其有餘涅槃，今呵其壞身相呵其無餘涅槃。言不壞於身而隨一相者，明二乘之人壞五陰身入無餘涅槃，若不壞五陰身即不得入無餘涅槃，是故今呵若能不壞身入無餘，入無餘不壞身乃可取食，而須菩提不能如此。又不入無餘即有身有見常見，入無餘即無身無見斷見，具足斷常有無二見煩惱，何謂智斷？何謂解空？故云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也。一相即無餘涅槃，此句既然，餘句亦爾。
不滅癡愛起於明脫，明即漏盡，明脫即悲想第九解脫，癡覆漏盡明、愛鄣解脫故，滅癡得明、斷愛得脫故。今菩薩呵不滅癡愛起於明脫，了此癡愛即明脫，了縛不縛即悟解不解，故云不縛不解。次明五逆即解脫，前就煩惱呵、今就業呵，前明縛解無礙、今明善惡無礙，只了此五逆即解脫。如文殊以釦刺佛，只此即是無生無能無所畢竟淨，凡夫二乘於解脫為五逆。何者？解脫不如此而謂如此，即傷正法，傷正法過五逆也。
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者，體然須菩提自言見佛聞法，八難眾生不見佛聞法。又佛親說其見佛聞法，何者？佛初從忉利天為母說法竟還，閻浮人皆欲見佛，有華色尼欲前見佛，變為轉輪王，人謂輪王皆僻易避路，華色尼前至佛所，佛言：非汝前禮我，乃須菩提前禮我。何者？須菩提在石室中觀佛法身，真是禮佛。為此故下，淨名責汝言：見佛聞法，為體悟故見，不體故見邪？若體悟者，即無佛無不佛，無法無不法，即無見無聞，如是迷亦不得見佛聞法，悟亦不得見佛聞法，汝何得言見佛聞法耶？若不知此者，即無有智，無智即無斷，無有智斷非佛法弟子，故云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，乃可取食也。外道六師則汝之師者，明六師則七佛，七佛則六師，若能如此了知，乃可取食。須菩提不能如此，聞七佛則正，聞六師則邪，邪正二，內外二，故致此呵也。
彼師所墮汝隨墮者，明外道今世墮在邪見，當來墮在地獄，故云墮也。言彼師墮汝墮者，彼今墮邪見，汝亦應墮邪見；彼當墮地獄，汝亦當墮地獄，汝亦當墮地獄。墮邪見即墮正觀，墮地獄即墮涅槃。何者？邪正二因不異，地獄涅槃兩果豈殊？若能如此了

達，乃可取食。而聲聞不能如此，謂邪正二，初果之人已離三途，羅漢豈當墮地獄耶？如是即見耶異正，見正異耶？見耶即耶見，見有正即正見，終是二見，終非福田。何以故？經云：諸有二者，無道無果。又華嚴云：生死涅槃二，迷惑賢聖道。若使如此，無諍三昧解空何在耶？所以作此呵，非是呵須菩提，乃寄□義耶。須菩提是青龍陀佛，豈有此二見？乃是眾生有此二見，須菩提示為之耳。眾生病，菩薩病，即其事也。

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者，與魔一種一手作舉，譬如一手作絹，須菩提能如此不邪？不能不可取食耳也。時我世尊聞是罔然者，須菩提被呵最劇，何者？前諸人但有一失，今須菩提即有二失。言二失者，一者不應來而來，二者即不應去而去也。言不識何言不知何答者，上如此而責既及其心，故不識是何言，進退靡酬罔然無答，便欲置鉢而去，淨名即捉不得去，汝心懼耶？汝今誰懼？誰能呵？誰所呵？既無能所有何懼耶？故云取鉢勿懼也。

如來所作化人下，次引喻曉之。如幻化人有何能呵？有何所呵？有何能說？有何能聽？幻說何所說？幻呵何所呵？若爾有何懼耶？若不體幻即非佛弟子，故云一切諸法如幻化也，不應有懼也。所餘文句可尋。

二百天子得法眼者，為聞前得？為聞後得？解云：聞後得道。何者？須菩提不解前，豈能得？但於後得道也。

○第五、次命富樓那。所以命四大聲聞竟，次更命其人者，解云：四大聲聞外，復有大法師，故次命也。其人說法第一，大論及法華經竝云說法第一。什師云：解阿毗曇第一。問：須菩提亦說法第一，今富樓那亦云說法第一，何異耶？然須菩提說法第一者，出大品？勸學品，舍利弗歎須菩提得無諍三昧說法中為最第一。龍樹解云：須菩提說法第一者，於空法第一。若富樓那於一切法第一，故為異也。然富樓那於一切法第一，未必勝須菩提解空第一。何者？自有種種，皆能自有人偏精一述。今富樓那雖解一切解空，未必勝須菩提也。問：富樓那既於一切法第一，何事致呵？解云：富樓那於聲聞中第一，非謂菩薩，是故被呵也。又富樓那即是菩薩，方便為聲聞耳。故經云：富樓那內祕菩薩行，外現為聲聞，少欲厭生死，而實淨佛土。方便為聲聞，方便受屈也。問：富樓那於何處被呵耶？解云：由不解根故被呵。若小乘根性應說小乘法，大乘根性應說大乘法，小乘根性說小乘法。此緣是教緣，教是緣教，緣教相稱，大乘緣亦爾。此即緣教相稱，竝皆得益，如治病、逗慈等，所以佛與耆婆分治耳。而富樓那為大乘緣說小乘法，是故致呵也。

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文亦為二，今即第一、命問疾。富樓那云滿願，彌多羅云善知識，尼云女，是滿願善知識女人之子，故云彌多羅尼子，此如身子類也。

富樓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富樓那白佛下，第二、辭不堪，為三：標、釋、結。今即標不堪也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大林中，在一樹下，為諸新學比丘說法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富樓那！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，然後說法。無以穢食置於寶器，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。無以瑠璃同彼水精，汝不能知眾生根源。無得發起以小乘法，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

欲行大道，莫示小徑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，無以日光等彼螢火。

富樓那！此比丘久發大乘心，中忘此意，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？我觀小乘智慧微淺，猶如盲人，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。

時維摩詰即入三昧，令此比丘自識宿命，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，迴向呵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即時豁然還得本心。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，時維摩詰因為說法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。

我念聲聞不觀人根，不應說法。

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，為四：第一、出被呵之由；第二、明能呵之旨；第三、時眾悟道；第四、受屈。今即第一、出被呵之由。所以被呵者，昔於大林中為新學說法，此比丘竝是大乘根性而說小法，故被呵也。大林中者，是毗耶離城中大林，林中有彌猴池精舍，富樓那在中說法也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下，第二、明能呵之旨。為二：第一、正明能呵；第二、釋呵之意。今即第一復為二：第一、明教不稱緣呵不識教；第二、明緣不稱教呵不識緣。今即第一、教不稱緣呵不識教，有三法三譬，即為三章不識三世。今即第一、不識未來根性。富樓那應前入定觀彼人根性所宜而為說法，此人應宜聞大法，而不觀彼根性慢為說小法，故不應也。無以穢食置於寶器者，譬大乘根性，穢食譬小乘之法，寶器應[貝*守]香淨之食，不應[貝*守]穢食，大乘根性應說大乘法，不應說小乘也。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，即第二、不知此比丘現在心念也。無以瑠璃同彼水精，第二、譬水精賤瑠璃貴，譬大小乘貴賤也。汝不能知眾生根源，第三、呵不知比丘過去世，此比丘久發大乘心，何得小

乘發起？彼自無創勿傷之也者，即第三、譬大乘之身無小乘之創，何得小乘之爪裂破大乘之軀耶？彼未學有得小乘故未有創，今日說小即傷彼身也。欲行大道下，第二、緣不稱教，呵其不識緣也。例上亦應有三法三譬，文略亦有三譬，三譬即三：第一、發菩提心；第二、遍度眾生；第三、修一切行。菩薩之行不出此三句，而富樓那迴令其發二乘心修二乘行，自調自度所不應也。故肇師云：迴龍象於兔徑、注大海於牛迹，即其事也。欲行大道莫示小[這-言+至]，即第一、發菩提心也。無以大海，即第二、遍度眾生，故是大心也。無以日光下，第三、修一切行，云何教二乘行？即故不可也。

富樓那此比丘下，第二、釋呵之意。所以呵者，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，汝應還為說大乘法，而汝為說小乘，故被呵也。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者，此如法華繫寶譬無異也。

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下，第三、時眾得益。維摩兩蜜益：入三昧即意蜜益，因為說法即口蜜益。歎菩薩有三業益，聲聞無也。維摩詰兩蜜益，諸比丘亦得兩益：一者、舊益；二者、新益。自識宿命即還得本心即是舊益，因為說法於菩提不退即新益也。如文。

我念聲聞下，第四、受屈。

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

是故不任，即第三結不堪也。

○次第六，命迦旃延。然法華云：迦旃延是中根性人，富樓那是下根性人。何故前命富樓，後命旃延耶？此亦有所以，別當解釋。其人解修多羅論義第一，造昆勒論，言廿萬偈。大智論云：昆勒論有二門：一空門，一有門。入空門，論義無盡。若爾，佛在世已有經論竹帛也。其人所以被呵者，不論教故被呵。前富樓那雖竝不識緣教，正是不識緣故被呵。所以前文云：無以寶器置之穢食。金[胳-口+木]王案：本將天上須柂，人中甘露忽盛鼻糞，故不識根性。今迦旃延子竝不識緣教，正是不識教。故文云：無以生滅行心說實相法。故不識教也。問：前目連亦說法，與今何異？前目連語意雙失，今旃延得佛語不得佛意，故異也。

佛告摩訶迦旃延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就文亦為二，今即第一命問疾。迦旃延即其姓，此云好眉。

迦旃延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，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，我即於後敷演其義，謂無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無我義、寂滅義。

時，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！迦旃延，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。迦旃延，諸法畢竟不生不滅，是無常義；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，是苦義；諸法究竟無所有，是空義；於我、無我而不二，

是無我義；法本不然，今則無滅，是寂滅義。說是法時，彼諸比丘心得解脫。
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迦旃延白佛下，第二、辭不堪，為三：標、釋、結。今即標不堪也。所以者何下，釋不堪，為二。今即第一、出被呵之由。所以被呵者，佛昔為諸比丘說法，其還覆佛語，故被呵也。問：其誦佛小乘語？為誦佛大乘語？解云：誦佛小乘語，不解佛意故失也。所以不解小乘意者，欲若聲聞人深。何者？明汝有得小乘，非但不解大意，亦不解小乘意。何以故？既不解小大，豈識大小？若是菩薩，識小大即識大小，菩薩則兩有，聲聞則二無也。又非但不得意亦不得語，不得語下云意豈得意，上之語若大若小、若意若語皆失。所以爾者，欲顯都無有二乘耳。故法華云：十方佛土中唯一佛乘也。問：聲聞有得心說無得法既被呵，佛無得心說有得法亦應被呵。解云：不例。彼有得心說無得法，無得法番成有得，是故被呵也。若佛無得心說有得法，意不在有得，說有得為成無得，是故不被呵也。言佛略說法要，我於後敷演其義者，佛昔略說二法：一、生死法；二、涅槃法。生死即有為無常法，涅槃無為常法。開此二法為三法，即三法印涅槃寂滅，即寂滅印生死有為法無常，即無常印一切法無我，無我印通生死涅槃也。復廣三法為五，生死有四：無常、苦、空等。涅槃寂滅，佛略說三，迦旃延廣說為。說廣為五二者，佛略說二，迦旃延廣說二，乃至佛略說五。其廣說五，如解一無常義、流動義、生滅義等，故云敷演其義也。

時維摩來下，第二、明能呵之旨。言無以生滅行心說實相法者，釋者不同，今直解實相即無所得實相之法，迦旃延有得生滅心說，故云無以生滅心說實相法也。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者，此句難解，且問若不生滅是無常義者，亦應生滅是常義及結(云云)。今明不生不滅是無常義者，只此無常即不生不滅義。何者？今言無常非謂有無常，乃是無有常故言於無常，此即破常故說無常，既無有常何處有無常？如是無常無無常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。此義難行，故廣須經論證成。關中肇師亦有此說，故彼云：言其非有者，明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，無亦爾。亦言其非常者，明其非是常非謂是非常也。大智論云：有二無常：一者、無方便；二者、有方便。無方便無常者，乃無有常猶有無常也。若有方便無常者，無常本治常，既無有於常即知無無常。兩句既淨，下去畢竟無遺故也。言經為證者，即此文是無常破於常，既無有於常，亦復無無常，故云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。問：佛何故不雙說無常無無常，但一無常耶？解云：說一無即是一切無，若

說一切無，即鈍根之人耳。若說一無了一切無，即利根人也。言一無即一切無者，既無常即知無無常，既無常無無常，即知無一切，故云一無即一切無也。而今迦旃延雖知無有常，猶見有無常，所以被呵。一句既然，餘句例爾。說是法時，諸比丘得解脫者，明諸比丘雖知無有常，猶言有無常，猶為無常見縛。今破無常脫常見，無無常脫無常見，無此二見名得解脫，不無事得解脫也。餘例爾(云云)。次一時追簡上不生不滅是無常義。若居士云：不生不滅是無常。佛何意云：諸行無常是生滅法。若爾，旃延得失，居士得意。居士解云：旃延得語。又得語經：生滅無生滅，生滅(云云)。

〇次第七命，阿那律所以呵者，前富樓那不識根性故被呵，次迦旃延不識教意被呵，今阿那律天眼神通故被呵，明聲聞神通非神通也。又前旃延說法，今阿那律神通。說法即智慧，神通即福德。說法非說法，智從何生？神通非神通，福德因何起？故有今呵也。

佛告阿那律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文為二：今第一如來命問疾阿那律，亦阿泥盧豆，亦名阿樓馱，亦名阿那律，異名耳。此番無貧，亦云如意，亦云善意剎利種，是佛從弟子。天眼，第一經中云半頭天眼。言半頭天眼者，有二釋：一者云略半甬頭見，若凡夫近珠子見，彼人半頭見也。二者頭一半能見，故云半頭見，佛即遍頭見也。其所得天眼者，其人五百世墮螺蜂中來，今生眼常睡。諸比丘譏可，其即以竹圈圈其眼，眼即盲。後修禪定，得色界四大怡身，故能見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觀宰中菓也。菴摩勒內外映徹而見。然大論云：極利根辟支作意見三千大千世界。問：天眼與完眼為竝用不？解云：若晝日即竝用，若夜唯天眼見也。問：天眼欲見，後時為轉不轉？解云：不轉作意即見。所以爾者，天眼皮完不能障故也。

阿那律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，與萬梵俱放淨光明，來詣我所稽首作禮，問我言：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？我即答言：仁者！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阿那律！天眼所見，為作相耶？無作相耶？假使作相，則與外道五通等；若無作相，即是無為，不應有見。世尊！我時默然。彼諸梵聞其言，得未曾有，即為作禮而問曰：世孰有真天眼者？維摩詰言：有佛世尊得真天眼，常在三昧，悉見諸佛國，不以二相。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

百梵天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禮維摩詰足已，忽然不現。
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阿那律白佛言下，第二、辭不堪，亦三：標、釋、結。今即標。

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，為二：第一、出被呵之由。何意被呵？由梵王問其眼、見其答，天眼因此而致呵也。

時維摩詰來下，第二、明能呵之旨，為二：初定兩閑，次結二難。今即雙定兩閑，為作相耶？為無作相耶？言為作相者，取方圓色為作相見，取青黃色為作相見，不取方圓青黃色為無作相見。二者、有眼為能見，色為所見，有能有所為作相；無眼能見，無色所見，無能無所為無作相見。是故今責為作相見、無作相見也。假使作相下，第二、雙結難。若作相，即與外道五通等。何者？外道亦作方圓青黃見能所見，汝今亦作方圓青黃能所見，同見青黃，同是外道。汝作青黃見既內，彼作青黃見亦內，等是內等作相，等內等外，第三到難可尋。若無作相，第二難。若無作相，不見青黃方圓，即無青黃方圓。若爾，即是無為，不應有見。亦具三難：汝青黃既見，空無青黃，空亦應見，同見同不見，第三到難。汝見空不見，亦應空見汝不見也。次更來難，汝若作相即同外道，若異外道無作無作相，無所見亦無眼，云何言天眼見耶？此之兩閑嘿然無對。故肇師云：失對當時，受屈二難也。又作相即有見，不作即無見，有無二見耳。亦得責梵王，梵王是佛弟子故也。諸王聞其言得未曾有即作禮者，諸梵既聞驚耳之說，故有未曾之歎。又此諸梵亦得天眼見千世界，聞居士此言歎未曾有，即問：世熟有真天眼者不？我與阿那律是偽時，世誰是真天眼耶？維摩言有者，上梵王問：有真天眼不？今答云：也。佛世尊得真天眼，上標有，今出有人也。常在三昧見諸佛土不以二相，次釋真天眼見諸佛國不以二相者，明見諸國土宛然而無所見，無所見而見宛然，見不礙無見，無見不礙見，不以二相，故不被呵。阿那律即不能如此見，即不能無見，無見不能為見，故被呵也。餘文句可尋也。

〇次第八，命優婆離。其人所以被呵者，為持律故被呵。明聲聞人智慧非智慧，神通非神通，持律非持律，懺悔非懺悔。何者？小乘中五徧七聚，五徧初徧不可懺，四徧可懺。七聚初聚不可懺，六聚可懺。初徧聚如斷多羅樹頭，如針鼻穴，畢竟死人不可復治。若大乘方等懺，悉皆除滅也。今除滅也。今優婆離作小乘懺，此比丘是大乘根性，應聞大乘懺。而優波離作小乘懺，故被呵也。

佛告優波離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就文亦為二：今初、命問疾也。優波離，此云上首王舍城賤人，今得羅漢，人無貴賤，道在即尊，故今命也。

優波離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，有二比丘犯律，行以為恥，不敢問佛，來問我言：唯，優波離！我等犯律，誠以為恥，不敢問佛，願解疑悔，得免斯咎。我即為其如法解說。

優波離白下，第二、辭不堪標、釋、結。今即標也。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為二。今即第一、出被呵之由。有二比丘犯律，行者問：此比丘犯何罪耶？文中不說輕重，從來云犯第二偏罪。何者？若是第一偏不可懺，今既求懺，故知第二偏僧殘，而復似破初偏，故比丘心疑，恐屬初偏，故問優波離也。不敢問佛，問波離者有四：一者、佛威德尊重，如龍如火，故不可輕輒問也；二者、從佛受得戒，今犯罪違本誓，親言能持，今既犯罪，故不敢問也；三者、佛精識罪相，恐即道是初偏，畢竟不可懺；四者、若往問佛，即大眾彰顯，今礼問波離，故云不敢問佛。來問優波離，優波離即依五偏七聚方法為其說，優波離未及發言，居士即來呵之也。問：波離解律，故為滅罪？不解為滅罪，即不可言波離不解律，其實解律也。問：若其解律，波離依律滅罪，若使如此呵，波離不能滅罪，即是呵律不能滅罪，即是呵佛不能罪也。解：此有二義：一者、明自有宜聞小乘滅罪，今此比丘是大乘根性，宜聞大乘法除滅，而波離為說小乘故被呵，何關世尊耶？二者、大之與小，如來方便，方便開大為小，波離既不識大，亦不識小，所以被呵。若是菩薩具足解大解小，小大竝是如來方便，開金竝是如來方便，竝大乘故有。所以經云：毗尼學者，即大乘學。若爾，即都無小乘，故波離說小乘法，故是波離之過，豈是如來之失？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優波離！無重增此二比丘罪，當直除滅，勿擾其心。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。如佛所說：心垢故，眾生垢；心淨故，眾生淨。心亦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。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，諸法亦然，不出於如如。優波離！以心相得解脫時，寧有垢不？我言：不也。維摩詰言：一切眾生心相無垢，亦復如是。唯，優波離！妄想是垢，無妄想是淨；顛倒是垢，無顛倒是淨；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淨。優波離！一切法生滅不住，如幻、如電；諸法不相待，乃至一念不住；諸法皆妄見，如夢、如燄、如水中月、如鏡中像，以妄想生。其知此者，是名奉律；其知此者，是名善解。於是二比丘言：上智哉！是優波離所不能及，持律之上而不能說。我答言：自捨如來，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

辯，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。時二比丘疑悔即除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願言：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。
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時維摩來下，第二、明能呵之旨。言無重增比丘罪者，波離重增此比丘罪，是故致呵。言重增罪者，第一、明其已顛倒心作罪，見有心能作罪所作竟，而波離復更為說於罪相，故云重增也。二者、其前作罪，見有罪生；今波離為滅罪，見有罪滅。前見生即有見，今見滅即無見，故重增也。當直除斷者，波離即回斷，淨名直斷；波離回斷即回見，淨名直斷即正觀。正觀者，即方等正觀懺，如大經并普賢觀經。故大經耆婆云：大王！若聞如來所說無作無受，王之重罪必當消滅。王言：作罪，為心作？為身作？為人作？為法作？若心作，何者是心？若身作，何者是身？人、法亦爾。王言：當受罪，令誰受罪？為心受？為身受？人、法受耶？若心受，若箇是心？若身受，若箇是身？人、法亦爾。如是無作無受，王罪即便清淨也。問：耆婆亦云無作無受，六師亦云無作無受，故文云：無黑業。無黑業報何異？解云：大異。何者？且引經答。故經云：空見之人即為非有，有見之人即為非無也。然此未足解難，今明利根者即便迴悟數節。何者？若定，有見之人不應見空；若定空，有見之人不應見有。若爾，故知不定有、不定無，非是有、非是無，畢竟清淨也。亦如普賢觀云：若欲懺悔者，端坐念實相。實相者，一切心行斷，無生亦無滅，寂滅如涅槃。豈同六師無之見耶？故云當直除斷也。所以者何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者，釋上無以重增其罪也。今明畢竟責罪不可得，何得重為說罪相耶？言不在內外中間者，六根為內、六塵為外、六識為中，六根中無罪故不在內，六塵中無罪故不在外，六識中無故不在中。尚無六根六塵，豈復在六識中耶？二者自為內、他為外，自他合為中。如一淨境生貪，為從內生、為從外生、為中間耶？若從內生，無境應生；若外生，無心應生。離內外即無中間，故無從也。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下，彼謂若無罪，那有心？心為本，本既有，寧無末？故今更破本如末，亦內外中間責也。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者，廣類諸法，如既無異，彼亦無別也。波離！以心相解脫時寧有垢不者，彼謂聖心可爾，凡夫豈當然耶？是故今及問波離：汝得羅漢第九解脫時頗有垢不？我言：不也。得第九解脫豈當有垢？即是借所信無喻所信有，令所信有同所信無，故一切眾生心相亦如是也。唯優波離！妄相是垢者，釋疑。疑云：若一切眾生無垢，今應不見，而今現見有垢，云何言無垢耶？亦不得以解脫為列。解云：妄想故垢，無妄想即

是淨也。此具三到：妄想即想到，是垢即心到，取我即見到也。次舉喻，所餘可尋，如文。

〇第九、命羅睺羅。羅睺羅是佛之子，持戒第一，何故復呵？解云：終是有所得顛倒，故被呵也。問：其為何事被呵？為出家故被呵？問：此呵為當羅睺羅出家？為不爾耶？解云：不呵羅睺羅，乃是呵其不識出家，故被呵。何者？欲苦聲聞之深也。明聲聞之人智慧、禪定、乞食、出家，皆非也。問：羅侯、羅孫，阿難是叔，何故不前命叔，次命其孫，而前命其孫耶？解云：離有叔、孫之異，而羅侯、羅若道若俗，皆大阿難。言俗是大者，阿難與羅侯同是得道夜生，而羅云大六年。何者？六年在腹故也。二者、羅云是君位，阿難是臣位。何者？羅云是佛之子，佛應得金輪王也。羅云即是金輪皇太子，嗣君之位，故大；阿難止是王，故小。為此故，前列羅云，次列阿難也。言道大者，羅云得上果，阿難在學地得初果。三者、羅云出家早，阿難出家晚，年二十五始出家。又義，羅云是本，出家持戒是本。為此故，前命羅云，次命阿難也。羅侯、羅云覆障。所以言覆障者，六年在胎中，為胎所覆，故云覆障。所以六年在胎者，從來言過去經塞鼠孔，故六年在胎。大論云：有仙人入王國，輒飲王水，取王楊枝，犯不與取，就王懺悔治罪。王見，即便入內，六日五欲自娛，忘外仙人。仙人云：只應以此治我。以六日在內，不出看仙人，故今生六年在胎也。問：悉達為與耶輸作世事故有羅云，不作世事故有羅云耶？有解云：不作世事，但悉達以指懸點腹，即有羅云。復有解云：佛四月八日夜出家，爾日相師語文王云：今夜當好備防，悉達太子今夜當出家去。若不出家，明日七寶金輪自然而至。父王於是更增妓樂採女，悉達太子欲心即動。淨居諸天見此事，恐苦海長淪，無人濟者，即下變諸採女，猶若死人，令太子生厭心。然後接菩薩，四天王捧馬足踰城而去。只因爾夕欲動耶輸，即懷羅云身也。又羅云亦云宮生。所以言宮生者，佛六年苦行，而耶輸有身。諸釋氏恐耶輸陀外情有身，後生果似悉達，故云宮生也。問：佛捨轉輪王位，捨金輪王位；羅云亦捨轉輪王位，捨何輪位？解云：佛不出家，得金輪王；羅云若不出家，得鐵輪王，王一天下。三藏部執論云：鐵輪王出世，有白蓋覆一天下，十由旬虛空地下神鬼屬也。故羅云應得鐵輪王，鐵輪亦轉，故云捨轉輪王也。捨如此富貴出家尚被呵，豈況即下凡夫耶？而今世人顛倒聰明兒，留紹繼家業，愚鈍者出家，有如此者，莫容之也。

佛告羅睺羅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文段如前。今初，命。

羅睺羅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，毗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問我言：唯！羅睺羅，汝佛之子，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，其出家者有何等利？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。
時，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！羅睺羅！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。所以者何？無利、無功德，是為出家。有為法者，可說有利、有功德。夫出家者，為無為法，無為法中，無利、無功德。羅睺羅！夫出家者，無彼、無此，亦無中間，離六十二見，處於涅槃，智者所受，聖所行處，降伏眾魔，度五道，淨五眼，得五力，立五根，不惱於彼，離眾雜惡，摧諸外道，超越假名，出淤泥，無繫著，無我所，無所受，無擾亂，內懷喜，護彼意，隨禪定，離眾過。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於是，維摩詰語諸長者子：汝等於正法中，宜共出家。所以者何？佛世難值。諸長者子言：居士！我聞佛言：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。維摩詰言：然！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
爾時，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次、辭不堪。辭不堪為三，今即標所以者何。釋不堪為二：一、被呵由，如前文。時維摩來下，第二、明能呵之旨也。前責羅云：汝言出家，若箇是出家，誰出家耶？如大品舍利弗問彌勒：隨意迴向。彌勒答云：汝令我答無，我何誰答無？人令答誰？今亦爾。若箇是家、若箇是人，為言出家耶？若言有家，為心是家？為身是家？人是家？法是家？若心是家、若箇是心？若身為家、若箇是身？人、法亦爾。責出亦爾。汝為令心出家，無心何所出？為令身出，無身何所出？人、法亦爾。如是責出家不可得。又本自不入，今何所出？無出出入，如中論不來不去也。問：若無出無入，應無出家。解云：若如此而了不出不入，即有出家也。然復有兩種出家：一者、出形家；二者、出心家。形家者，即田宅妻子為形家。今能割愛辭親、被緇入道，為出形家。而今世雖云出形家，非謂出家。何者？雖捨妻子眷屬，復為弟子深房已，復為此等縛，何謂出家？乃是移家耳。二者、出心家。愛見諸煩惱為心家，若能斷諸見愛，即出心家。雖復出此二家，復有礙、無礙。無礙者，即是出家人已勉父母之礙，即是出於形家，應修出心家。何者？出形家為出心家前方便耳。出心家為本，今既得出形家，應為出心家也。言有礙者，即是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，應須為說出心家也。而羅云今被呵：此諸長者不得形出家，應為說出心家，不應為說出形家。而羅云不應為說出形家而為說，應為說出心家而不說，是故被呵也。所餘文句可尋。於

是維摩詰：長者子，汝等於正法中，宜共出家。問：維摩知其不得出形家，云何勸出形家耶？解云：維摩知其不得出形家，今勸其出家，為出心家前方便。既勸其出形家，知其應答不得出家，因爾即為說出心家之法，故前勸也。我聞佛言：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者，此出訕訕中，有人就諸比丘乞出家，諸比丘即為剃頭波家。父母眷屬即來呵，諸比丘便啟淨飯王。王云：悉達多偷出家去，使我煩惱。今去欲出家者，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。佛言：如父王勅。故云佛言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也。又律毗婆沙云：佛初成道還，羅云覓佛，就佛覓法。佛即將還寺：我有菩提，汝用不？彼云：用。佛即度出家，父王即立制不聽也。

○第十、次命阿難問疾。其人所以被呵者，無由於佛。何者？由佛疾故，命阿難乞乳。若使如此，佛命阿難乞乳。既呵阿難，即是呵佛。何意爾耶？解云：佛所以現疾者，凡為二事：一者、為顯如來法身。二者、為破慳貪梵志。為顯法身者，有二種迷到之人：一者、即凡夫之徒，取耳目言：佛與吾無異。何者？我有疾、病、利、衰。佛亦有八種罪報：頭痛、金、鏘、馬、麥等。我有食即憙，無食即愁。佛亦爾，乞得即飽，不得便飢。與我何異？但智慧身色有勝耳。此即凡夫人謂如此。二者、即小乘羅漢人謂：如來亦與吾無異。佛有生、住、滅，我亦有生、住、滅。我須衣食，佛亦爾。我斷三界煩惱盡，佛亦爾。所以有異者，唯長斷習氣身，智慧為勝，同為三相所遷。三者、為末世四時、五時求如來生劣想，謂是無常教。此即信五時教，毀居士也。為有此二迷，是故如來現疾，使阿難乞乳，令維摩呵，廣如來法身。故云：阿難示失，彰眾人過。居士高呵，開法身之唱。寄迹乞乳，息波慳貪。假屈阿難，鄙聲聞之劣。為眾人有，迷阿難。同眾人迷，呵阿難。即呵此迷，故廣開如來法身功德。二者復欲化彼慳貪梵志，是故乞乳。阿難受屈，即自鄙聲聞、高楊菩薩也。言化彼慳貪者，毗耶國有梵志名梵摩耶利，有五百弟子，大富大慳，作大網覆一宅，全飛鳥常侵家中穀米。如來欲化彼故，命阿難就彼乞乳。凡有七聖：一者如來現疾，二者阿難乞乳，三者居士呵，四者空中聲告，五牛母說偈，六牛子說偈，七化人來為搆乳。阿難來彼乞乳，正值其與五百弟子出，欲覓國王。阿難既捉鉢來，其即問：來何所索？阿難云：世尊身小有疾，須小乳。梵志嘿然思惟：我若與即失乳，若不與恐諸弟子笑我堅。即便指示弊惡之牛，令阿難自搆。然指其惡牛者，欲令牛觸歟，阿難恥辱世尊也。二者此牛弊惡，阿難必不能得。汝自不能得，我無慳過，故指也。阿難安徐至牛所，牛母即便說偈，託慳貪過，歎佛功德。牛子亦爾。阿難既出家人，無客自搆，即有化人來為阿難

搆乳。梵志見歎未曾有，即便信敬，無量人發心。此廣出乳光經，此經有數紙也。

佛告阿難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阿難，此云歡喜。支道林云：博父又云無熱，何者無也？文段如前。今即命問疾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，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。我即持鉢，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！阿難！何為晨朝持鉢住此？我言：居士！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，故來至此。維摩詰言：止！止！阿難！莫作是語。如來身者，金剛之體，諸惡已斷，眾善普會，當有何疾？當有何惱？默往！阿難！勿謗如來，莫使異人聞此麤言，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。阿難！轉輪聖王以少福故，尚得無病，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！行矣！阿難！勿使我等受斯恥也。外道梵志若聞此語，當作是念：何名為師，自疾不能救，而能救諸疾人？可密速去，勿使人聞。當知，阿難！諸如來身即是法身，非思欲身。佛為世尊，過於三界；佛身無漏，諸漏已盡；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如此之身，當有何疾？時我，世尊！實懷慚愧，得無近佛而謬聽耶？即聞空中聲曰：阿難！如居士言，但為佛出五濁惡世，現行斯法，度脫眾生。行矣！阿難！取乳勿慚。世尊！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。

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

次辭不堪為三，今即標。所以者何？釋不堪為二，今即第一、被呵之由。如前所述問佛在何處疾，佛爾時音樂樹下去婆羅門家極近也。時維摩下，第二、能呵之旨。阿難晨朝持鉢詣婆羅門下，淨名問阿難：何故此答云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我來乞乳？居士即呵：止止，莫作此語。若使智人聞之知汝不達，愚人聞之謂如來實病，故云止止也。一經本云嘿往，一云嘿住，皆有其義也。轉輪聖王以少福尚無病者，舉劣況勝。阿難轉輪王下凡尚無病，豈況如來極聖而有病？如來身即法身者，此句由來人義壞。招提云此經第二時教，開善云第三時教，雖第三第二不同，同明佛身無常。今云即法身非思欲，非有漏是無為，無為即常身也。若言此中云無為是有為者，亦應此中云無漏即是有漏，及結此中云無漏定是無漏，亦應此中云無為定是無為。又難此中云如來非思欲，如來定非思欲，此中云無為定是無為，由來同阿難之失也。得無近佛而謬聽耶？阿難聞此言迴皇無中，衛命於彼被呵於此，彼此網然進退遺各，將非如來無於此言我謬領邪？即聞空中

聲雙解二人，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化彼慳貪，現行斯事非謬領也。此即二人竝得，居士得常方便，阿難得無常方便，故二人得二人俱失，如來非常非無常，故具四句也。餘如文。

如是五百大弟子，各各向佛說其本緣，稱述維摩詰所言，皆曰：不任詣彼問疾。

如是五百下，大段第二、總義。五百，聲聞也。

維摩經疏第二

維摩經疏第三

胡　吉藏　撰

菩薩品第四

菩薩品第四。
所以有此品來者，命問疾。凡命兩眾：第一、命聲聞已竟，今即第二、命菩薩眾也。所以前命聲聞、今命菩薩者，可有數義：一者、欲顯淨名、文殊二人之德。若止命聲聞不堪，未足為奇之人，法不及菩薩。是故聲聞不堪，未足顯二人之德。今次命菩薩亦不堪，始顯二人之德也。問：何故顯淨名德耶？解云：欲令人伏其化道，故顯其德。然此二人，竝絕聲聞、菩薩。此之二聞答，竝是不思議。文殊不思議之問，淨名不思議之答；文殊不思議之賓，淨名不思議之主。此問答，賓主皆不思議也。然復有四句：一者、無得問，有得答；二者、有得問，無得答；三者、有得問，有得答；四者、無得問，無得答。廣作(云云)。此之四句，三句不成問答，唯無得問、無得答成問答。如中論？五陰品云：依空問答成問答。又大經云：無所得者有四無礙，有所得者無四無礙。故無得成問答也。又所以前命聲聞、今命菩薩者，欲顯釋迦一化方便至論道門，未曾三一、未曾大小。故初成道，常樂嘿然，不樂說法。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，故未曾大小為緣。故無名相中，假名相說大、說小，緣聞大小，成有得大、有得小。是故淨名破此大小，雖復破大小，不失大小方便。大小無大小無大小，而大小舉佛影譬(云云)。又若但命聲聞不命菩薩，即不窮淨名權智之方便。居士現疾意，為是故今命菩薩。問：聲聞中定有大弟子數，菩薩亦有定數不？解云：聲聞有定數，菩薩無定數。責：何意耶？解云：聲聞菩薩因緣數無數因緣也。難：若數無數因緣，即應有弟子不弟子因緣。解云：我就弟子中判大小數無數因緣也。難：若使此中命問疾有數無數者，如前列眾中亦應有數無數因緣。解云：前列眾不定數，今十大弟子是定數，故不例。責：何意菩薩無定數？解云：聲聞有限、菩薩無限，故聲聞有定數、菩薩無定數。難：若爾，聲聞有位、菩薩無位？解云：例菩薩無量數、菩薩無量位。難：菩薩無量位說有十地，菩薩無量應有十數，未解(云云)。今從所遣菩薩為名，故云菩薩品。就此中為二：第一別遣四菩薩，第二總遣八千，如前命弟子也。今別遣四人者，略攝盡。何以故？此中有道有俗、在家出家、深行淺行攝盡也。此中遣四人即為四。今第一命彌勒者，彌

勒是補處菩薩中極，前身子聲聞中最，故前命身子。今彌勒是菩薩中極，故前命彌勒也。

於是佛告彌勒菩薩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就此文為二：第一、命；第二、辭。今即命也。彌勒是南天竺婆羅門種。彌勒，此云慈氏，字阿逸多。阿逸多，此云無勝，亦云莫勝，位行莫過之者，故云莫勝也。

彌勒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彌勒白佛下，第二、辭不堪，為三：標、釋、結。今即標也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彌勒世尊授仁者記，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為用何生得受記乎？過去耶？未來耶？現在耶？

若過去生，過去生已滅；若未來生，未來生未至；若現在生，現在生無住。如佛所說：比丘！汝今即時亦生、亦老、亦滅。

若以無生得受記者，無生即是正位，於正位中亦無受記，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？為從如生得受記耶？為從如滅得受記耶？若以如生得受記者，如無有生；若以如滅得受記者，如無有滅。一切眾生皆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，眾聖賢亦如也，至於彌勒亦如也。

若彌勒得受記者，一切眾生亦應受記。所以者何？夫如者，不二不異。

若，彌勒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一切眾生皆亦應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眾生即菩提相。

若彌勒得滅度者，一切眾生亦當滅度。所以者何？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，即涅槃相不復更滅。

是故，彌勒！無以此法誘諸天子，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亦無退者。

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，為二：第一、出被呵之由；第二、明能呵之旨。今即第一、出被呵之由。所以被呵者，彌勒為兜率天王說不退轉地之行故被呵者，諸天已著欲，彌勒復為說不退之法，明我已得受記當得菩提，見有能得之人所得之法，此即重增諸天子之倒。其本著五欲即是愛到，今復為其說有能得人所得法，復增其見具足愛見，是故被呵也。兜率天王，餘處云那，兜率天王那即其性也。不退轉地行者，即三不退，故云不退也。

時維摩詰來下，第二、明能呵之旨。為二：第一、破得受記；第二、破得菩提。彌勒謂始得無生之記，終即成無上道，是故居士呵此二條也。又前破得記即破因，欲破菩提即破果，因果一雙。又前破得記即破人，次破得菩提即破法，謂有能得記之人，菩提

所得之法也。就初得記中有三門責：第一、就生門責；第二、就無生門責；第三、就如門責。

今即第一、就生門責，為二：第一、前定三開；第二、結三難。

今即定三開，前牒，次定。授仁者記，一生得菩提，即牒也。言生者，即是三生，雖三生，只是一生。言三生者，閻浮提是一生，兜率天二生，後生人間作佛即三生，除今閻浮提生。何者？此生已過故不取，上生天亦不取，但取下生人間即作佛，取此一生，故云一生也。為用何生得受記過去耶下，第二、定開，此如中論。中論用三時責有得稟教之人，今居士用三世責有得彌勒也。若過去生，過去生已滅下，第二、結三難。若過去，過去已滅，即無記；若未來，未來未有，亦無記。現在不住，故無得記也。如佛所說者，釋現在住。所以不釋過、未二世者，明過、未二世麤顯，故不須釋。現在細蜜，謂言有住，是故偏釋無有住時。纔言彌勒，彌勒已滅，誰受記者，佛亦爾，纔授即滅，誰授？以無住故，無受無授也。

若以無生得記者下，第二、就無生門責。彼謂生是有為，三世中求不得，今無生中應得記，所以更就無生中責也。明向求三世若得可有無生，既無其三世生，何處有無生耶？又案文破，明無生即正位，正位中無人無法、無記不記，豈有得記？又案語破，既云無生即無得無記，故云無生即正位，正位無受記等也。

為從如生下，第三、就如門責，為二：第一、難；第二、竝。今即難也。問：如無有生、如無有滅，今云何難云為從如生得受記耶？解云：彼謂體如故法忍生、體如故煩惱滅，法忍煩惱皆不離如，法忍若生即是如生、煩惱滅即如滅，是故今難明如無生滅，如無生故法忍不生、如無有滅故煩惱不滅也。一切眾生皆如也下，第二、設竝，前定、次竝。今即定有四句也。若彌勒得受記者下，第二、正設三竝：第一、就得記竝；次、就智竝；第三、就斷竝。前一就因竝、後二就果竝，即因果智斷兩雙也。今即就得記竝，明彌勒亦如彌勒得記、一切眾生得記、一切眾生亦如眾生得記，及結諸難(云云)。若彌勒得阿耨下，第二、就果竝也。若彌勒滅度下，第二、就斷竝，例前可尋。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者，此即結呵彌勒，明菩提之道無得無失無進，汝云何為說不退之行？即不可以不退誘諸天子也。若見退不退，即分別見也。

彌勒！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。所以者何？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得、不可以心得。寂滅是菩提，滅諸相故；不觀是菩提，離諸緣故；不行是菩提，無憶念故；斷是菩提，捨諸見故；離是菩提，離諸妄想故；障是菩提，障諸願故；不入是菩

提，無貪著故；順是菩提，順於如故；住是菩提，住法性故；至是菩提，至實際故；不二是菩提，離意法故；等是菩提，等虛空故；無為是菩提，無生住滅故；知是菩提，了眾生心行故；不會是菩提，諸入不會故；不合是菩提，離煩惱習故；無處是菩提，無形色故；假名是菩提，名字空故；如化是菩提，無取捨故；無亂是菩提，常自靜故；善寂是菩提，性清淨故；無取是菩提，離攀緣故；無異是菩提，諸法等故；無比是菩提，無可喻故；微妙是菩提，諸法難知故。世尊！維摩詰說是法時，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。
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彌勒當令諸天捨下，第二、破得菩提之見，即呵果見也。此中讚菩提即是破菩提見。然破有二種：一者、迴破；二者、申破。言迴破者，經有一豪有所得之法迴而破之；申破者，申無所得之法斷常病破。經論具此二意，論中多迴破、經中多申破。何者？論為鈍根故迴破，不得為立，立即不洗；經中為利根故，申因緣法斷常自壞也。今此中明正法菩提，即是破有所得菩提也。言當令捨分別菩提見者，明菩提之道無得無失畢竟清淨，而彌勒分別有能得人所得法等，故今勸捨也。所以者何下，釋勸捨分別，故云不可身心得也。寂滅是菩提者，寂滅一切見，故云寂滅是菩提也。鄣是菩提鄣一切願故者，明此菩提能遮一切煩惱有所得之見，遮一切求願取著之心畢竟不得起故。一家讀法華唯有一門而復狹小，明一豪不得入，故云狹小也。所餘諸句可尋。次二百天子得無生，如文也(云云)。

○次第二、命光嚴童子。問：前聲聞眾中，第一命身子，次命目連，奉左右面弟子，禪定、智慧次第如前。今命菩薩，前彌勒，今命光嚴，有何次第耶？解云：有次第，無次第，何得一向責其次第？有次第者，如前身子、目連；無次第者，如今彌勒次光嚴也。無次第而論次第者，前命彌勒即是命出家菩薩，今命光嚴即命在家。今欲以此四菩薩攝一切菩薩，不出出家之與在家。命彌勒不堪，即一切出家墮彌勒不堪中；今命光嚴不堪，即一切在家墮光嚴不堪中。前命彌勒即是出家，今命光嚴即是在家，道俗次第也。又前命彌勒即是補處窮深菩薩，今命光嚴即是初行極淺菩薩。前彌勒不堪一切深行，墮彌勒不堪中；今命光嚴不堪一切淺行，墮光嚴中。括前該後，即是淺深次第。又前彌勒欲顯破有所得受記，今命光嚴欲顯破有所得座道場，何故前呵受記，今呵道場耶？解云：要得前記，後座道場。又是因緣，前呵受記，今破道場也。就道場中，凡破二種道場之見：一者、謂東天竺國摩伽堺元吉樹下，如來起道之處，謂為道場。何但釋迦如此，一切諸

佛竝然。故法華云：大通智勝佛，十劫座道場。耳目之徒莫不言此為道場也。二者、如即世凡夫，誰能至摩伽陀國元吉樹下之道？謂寺舍殿堂中縣繒燈明香華供養之處，即為道場。是故淨名寄光嚴破此二見。何者是道場耶？道場者，成起於道名為場。元吉樹下若為成起於道耶？上有樹、下有地若為成起於道？即又縣繒番蓋復若為成起於道？如此等皆非道場。今云道場者，直以無得萬行為道場，以此無得萬行能成起於道，故名道場也。又只此心即是道場，行住座臥常與道場俱，眾生不知而欲遠求於道場，是故被呵也。

佛告光嚴童子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文段為論如前，命如文。

光嚴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白佛言下。辭不堪標。釋、結，如文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出毗耶離大城，時維摩詰方入城，我即為作禮而問言：居士從何所來？答我言：吾從道場來。我問：道場者何所是？

答曰：直心是道場，無虛假故；發行是道場，能辦事故；深心是道場，增益功德故；菩提心是道場，無錯謬故；布施是道場，不望報故；持戒是道場，得願具故；忍辱是道場，於諸眾生心無礙故；精進是道場，不懈怠故；禪定是道場，心調柔故；智慧是道場，現見諸法故；慈是道場，等眾生故；悲是道場，忍疲苦故；喜是道場，悅樂法故；捨是道場，憎愛斷故；神通是道場，成就六通故；解脫是道場，能背捨故；方便是道場，教化眾生故；四攝是道場，攝眾生故；多聞是道場，如聞行故；伏心是道場，正觀諸法故；三十七品是道場，捨有為法故；四諦是道場，不誑世間故；緣起是道場，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；諸煩惱是道場，知如實故；眾生是道場，知無我故；一切法是道場，知諸法空故；降魔是道場，不傾動故；三界是道場，無所趣故；師子吼是道場，無所畏故；力、無畏、不共法是道場，無諸過故；三明是道場，無餘礙故；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，成就一切智故。如是，善男子！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，諸有所作舉足下足，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。說是法時，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。今即出被呵之由，明光嚴止出城，維摩詰正入城，兩人相遇，光嚴即作禮，問：居士從何處來？所以作禮者，光嚴童子年少，故為作禮也。其問：何所來？淨名答：我從道場來也。光嚴即問：何者是道場？維摩答曰：直心是

也。問：為諂佞之者為曲心，朴素質直為直心，為不爾耶？解云：亦不取此為直心。又問：為取十惡為回心，十善為直心，不爾耶？解云：亦非。此乃凡中自論曲直，於聖道竝回，此乃回中回直、惡中善惡，故亦非直心也。又問：為毗曇見四諦理，成論會一滅諦，明三無學人同會滅諦、同得無生，以為直心，為不爾？解云：此亦非。此乃是二乘生滅心，故大經云：聲聞、辟支佛耶？回見何故不得菩提？即回見寧得菩提？又有大乘亦名回見，故云有所得者名無明，二十五有故是回見。今言直心者，以無得無依正直之觀名直心，離一切有所得見名曰直心，此之直心即成佛之由、起道之本，故云直心是道場也。無虛假故者，無一切有所得虛妄斷常，故云無虛假也。發行是道場，能辨事故者，無所得正觀所起之行，乃得成行，如般若中所明。以般若心行於萬行，乃成於行，以行成故，能辨無上之果，故云發行是道場，辨事故也。深心是道場者，上明直心。直心有二種：一者、淺直心；二者、深直心。是故明是深也。菩提心是道場者，上雖明直深心，此心此心未必大，是故次明大心即菩提心也。次舉六度萬行等為道場，可尋。言忍辱是道場，心無礙故者，明心無瞋。若有礙，即有瞋；若有瞋，即破一切事。故菩薩戒中，瞋為重罪也。善男子，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，舉足下足皆從道場者，明菩薩以般若心舉足下故，舉足下足皆是般若。故大品云：不見產業之事非般若。是故菩薩般若心作一切事故，一切皆般若也。若顛倒心作一切事故，一切事皆顛倒。何者？見身心能作一切事為所作，見有去來等是一切故，皆是顛倒。若以正觀見者，去來等故，皆是般若，皆是道場也。次時眾悟道，如文。

○第三、命持世菩薩見出家菩薩。前第一彌勒是出家菩薩，後善德是在家菩薩。所以爾者，前彌勒出家，光嚴在家，雖復攝盡，然攝大略，是故舉出家兩人、在家兩人。絓出家菩薩，隨彌勒、持世攝；絓在家菩薩，隨光嚴、善德中攝。前隻攝，今即雙攝。此之四人，道俗相簡，即其次也。又前呵彌勒，顯有所得受記、非受記；次呵光嚴，顯有得道場、非道場；今呵持世，顯有所得降魔、非降魔。此之三條，菩薩極行。是故淨名破此三種，明有所得記、非記，道場、非道場，降魔、非降魔。何者？識魔可降魔。既不識魔，翻為魔所降。以降本降魔同菩薩，今菩薩番同魔。何以故？持世畏魔故，所以魔得持世便。故經云：譬人畏時，非人得其便。故持世被魔降。若無所得，菩薩即能降魔。何以故？以識魔故。大品云：菩薩見四魔，來著實際中。只體魔即實際，所以仁王云：煩惱即菩提也。又有所得不能降魔者，只有

所得是魔，何能降魔？未見魔能降魔。故有所得不能降魔，無得乃能降伏耳。

佛告持世菩薩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今即第一命持世也。

持世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住於靜室，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，狀如帝釋，鼓樂絃歌來詣我所，與其眷屬稽首我足，合掌恭敬於一面立。我意謂是帝釋，而語之言：善來，憍尸迦！雖福應有不當自恣，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，於身命財而修堅法。即語我言：正士！受是萬二千天女，可備掃灑。我言：憍尸迦！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，此非我宜。

持世白佛下，辭不堪，即標不堪也。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。今第一、被呵之由。持世爾時靜室默然，或觀無常、或思禪定，魔即及身為帝釋惱亂。持世所以變身為帝釋者，帝釋是佛天上檀越得初果人，必無惱亂佛法之事，故變為帝釋。持世謂是帝釋，語云善來為其說法。言雖福有不當自恣者，明汝過去修福，今得五欲果報，此果報會當破壞、會應無常，不應五欲自恣也。於身命財而修堅法者，堅即是三堅，明世間身死晚命無常財五家，若忘身修行棄捨財寶，後身命財堅而不壞，故云三堅法也。即語我言受萬二千天女者，明持世墮於魔胃 。何者？汝親勸我令修三堅法捨於財物，我今奉命而捨，若不受即違言失，若受即便破戒。今既勸其捨而不受，即違言失也。問：持世是何位人不識？魔解云：是完身菩薩未得五通故不識，設得五通不入定亦不識也。持世所以不受者，不能受而無染，不能如悉達之受，故不受也。

所言未訖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非帝釋也，是為魔來嬈固汝耳。即語魔言：是諸女等可以與我，如我應受。魔即驚懼，念：維摩詰將無惱我？欲隱形去而不能隱，盡其神力亦不得去。即聞空中聲曰：波旬！以女與之，乃可得去。魔以畏故，俛仰而與。爾時，維摩詰語諸女言：魔以汝等與我，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即隨所應而為說法，令發道意。復言：汝等已發道意，有法樂可以自娛，不應復樂五欲樂也。天女即問：何謂法樂？答言：樂常信佛，樂欲聽法，樂供養眾，樂離五欲，樂觀五陰如怨賊，樂觀四大如毒蛇，樂觀內入如空聚，樂隨護道意，樂饒益眾生，樂敬養師，樂廣行施，樂堅持戒，樂忍辱柔和，樂勤集善根，樂禪定不亂，樂離垢明慧，樂廣菩提心，樂降伏眾魔，樂斷諸煩惱，樂淨佛國土，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，樂莊嚴道場，樂聞深法不畏，樂三脫門，不樂

非時，樂近同學，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，樂將護惡知識，樂親近善知識，樂心喜清淨，樂修無量道品之法，是為菩薩法樂。於是，波旬告諸女言：我欲與汝俱還天宮。諸女言：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，我等甚樂，不復樂五欲樂也。魔言：居士！可捨此女，一切所有施於彼者，是為菩薩。維摩詰言：我已捨矣，汝便將去，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。於是，諸女問維摩詰：我等云何止於魔宮？維摩詰言：諸姊！有法門名無盡燈，汝等當學。無盡燈者，譬如一燈然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終不盡。如是，諸姊！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於其道意亦不滅盡，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，是名無盡燈也。汝等雖住魔宮，以是無盡燈，令無數天子、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為報佛恩，亦大饒益一切眾生。爾時，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，隨魔還宮，忽然不現。世尊！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、智慧、辯才。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所言未訖下，第二、維摩呵責持世不受之言未訖，淨名即來呵持世有二失：一、則不識真偽邪正；二、勸捨而不能受。故失也。即語魔下，前呵持世，今伏波旬。語魔言：汝可與我，我宜應受。持世是出家不得受，我在家人應得受。魔進退亦二失：若與即失女，若不與則違前捨言，所以怖懼欲隱形去，盡其神力不能得去。前則言伏今則威伏，前則口伏今則意伏，前口屈今意伏意屈。何者？神力欲去，淨名神力制不能得去，即意伏也。空中聲曰：動捨女乃得去。魔既神力不及，故捨女也。魔所以畏者，非但失女，復恐被五係縛之畏也。次、維摩受女，令其發心為其說法也。有法樂者，女人之情多存於樂，雖發道意恐猶樂五欲樂，故法樂代之也。天女問：何謂法樂？請問法樂之相。答曰：樂常信佛者，明三寶眾善之基，是故前說，所餘如文。言樂三脫門不樂非時者，三脫即空、無相、願，不樂非時者，明二乘非是得果時，故不樂也。於是波旬語諸女言：前既威力不能得去，今更誘諸女欲還天宮。次、諸女不肯去者，一、則已屬他不得去；二、則樂法不肯去也。魔言：居士！可捨此女者，前來至此二過欲去，今第二求首居士令捨女。求首者，請也。汝既是菩薩，應捨此女。菩薩之體尚不能惜自妻子，豈悋佗女？故云應捨於彼者為菩薩也。維摩言：我已捨矣。維摩捨女。問：菩薩既取，今何故捨？若捨，前不應取。解云：有數意：一者欲明菩薩之道威恩竝行，前即威取、今即恩捨，明菩薩不可思議自在之力，欲取即取、欲捨即捨，隨意無礙，欲令一切有得菩薩及以聲聞學此不思議自在之道。二者所以前取今捨者，前明菩薩堪為福田，今明能

為施主。上明一切有得及以二乘竝非福田，一豪不得受，唯無得菩薩是福田堪受也。今亦爾，有得二乘不能為施主，唯菩薩為施主也。又前居士威取者，不如世人威通取為五欲樂，今菩薩取不為五欲樂。菩薩所以取者，為化彼天女令得法樂之益，故取化意所以捨也。問：取天女，天女得益，魔大苦惱，何得取耶？解云：正欲降魔令伏菩薩之道，魔常不伏菩薩，今則伏於菩薩之道即益也。汎解魔為何業所成。餘處出云：昔日經作一無遮會，故得自在天宮果報，所以菩薩座道場時魔戲。今魔觀過去，因汝過去止一無遮施，菩薩無量劫施，故非類也。又前取女今捨女者，取即然燈，捨即傳燈，令其傳化故捨。若不捨，唯此女得益，不能得廣化一切男女，今欲廣化於天宮，是捨也。問：何故不玄化而取化耶？解云：女有三從之義，若不取屬己，即化道不便，以屬己故，即從維摩化也。又前取今以捨者，明菩薩行願具足，故取女即是菩薩行，當捨時即發願，即菩薩願。何者？魔既失女願女，今居士捨，還即願滿。今菩薩因發願，願一切眾生得法願滿足，有此等利益，故菩薩取而今捨。此之取捨，皆為利緣開道，故前歎云：其見聞者無不蒙益，諸有所作亦不唐捐也。於是諸女問居士：云何止魔宮？天女本樂五欲，今聞法樂，今還魔宮，以何為業？故問也。然此天女不復尊敬於魔，而反咲魔。魔者，外道云華箭，佛法云殺人慧命，故云殺者也。今亦名極惡，而不復敬彼，是故云惡也。次居士為說還宮之法，即無盡之法，亦傳化之意，顯此如文可尋也。

〇次第四命善德菩薩者，第一彌勒是出家，次光嚴是在家，第三持世是出家，今第四善德是在家。一切菩薩不可具舉，列此四人略攝一切菩薩。若出家菩薩隨彌勒持世攝，若在家菩薩隨光嚴善德中攝也。問：何故不兩出家相逐、兩在家相逐，命彌勒即命持世，命光嚴即命善德，而簡出者耶？解云：前命出家不堪，恐在家應堪。次即命命復不堪，恐出家堪即命之，故簡出也。又所以有此文來者，前第一呵彌勒，明有得受記非受記。次明命光嚴，明有所得道場非道場。次第三持世，明有得不識魔不能降魔。今第四命善德，有所得布施不成布施。此之四條是菩薩要行，是故淨名呵此四條顯無所得也。又前極深今窮淺，始終深淺攝盡也。

佛告長者子善德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就文為二：今第一，命善德問疾也。

善德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

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自於父舍設大施會，供養一切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外道、貧窮、下賤、孤獨、乞人，期滿七日。

善德白佛言下，第二、辭不堪，標、釋、結。今標不堪也。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不堪，為二：今第一、被呵之由。所以被呵者，於父舍施會，是故被呵也。言自於父舍施會者，有二義：一者、欲簡淨財，自有非法財施。今善德父舍施其財，此是淨施，故云自於父舍施也。二者、父祖相承作於長會，故云自於父舍也。此會三年聚財、七日布施，竪幢玄番，四方三田皆集，悉平等施之。言三田者：一、悲田；二、敬田；三、亦敬亦悲田。悲田者，一切貧病眾生也。敬田者，即羅漢父母三寶。亦悲亦敬者，病羅漢僧、老病父母也。外國施有二種：一者、依四違陀，謂歌儛施、祠祀施等；二者、直示行施。今之善得非外道法施，直示而施也。又國所以作此施者，欲求梵天福、自在天福，如前明魔作一無遮施，得自在天果與菩薩敵也。

時維摩詰來入會中，謂我言：長者子！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，當為法施之會，何用是財施會為？我言：居士！何謂法施之會？法施會者，無前無後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，是名法施之會。曰：何謂也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，以救眾生起大悲心，以持正法起於喜心，以攝智慧行於捨心，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，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蜜，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，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，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，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，教化眾生而起於空，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，示現受生而起無作，護持正法起方便力，以度眾生起四攝法，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，於身、命、財起三堅法，於六念中起思念法，於六和敬起質直心，正行善法起於淨命，心淨歡喜起近賢聖，不憎惡人起調伏心，以出家法起於深心，以如說行起於多聞，以無諍法起空閑處，趣向佛慧起於宴坐，解眾生縛起修行地，以具相好及淨佛土，起福德業；知一切眾生心念，如應說法，起於智業；知一切法不取不捨，入一相門，起於慧業；斷一切煩惱、一切障礙、一切不善法，起一切善業；以得一切智慧、一切善法，起於一切助佛道法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是為法施之會。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，為大施主，亦為一切世間福田。世尊！維摩詰說是法時，婆羅門眾中二百人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我時心得清淨，歎未曾有，稽首禮維摩詰足，即解瓔珞，價直百千以上之，不肯取。我言：居士！願必納受，隨意所與。維摩詰乃受瓔珞，分作二分，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，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。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，又見珠瓔在彼佛上，變成四柱寶臺，四面嚴飾，不相障蔽。時維摩詰現神變已，又作是言：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，猶如如來福田之相，無所分別，等於大悲，不求果報，是則名曰具

足法施。城中一最下乞人，見是神力，聞其所說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時維摩來入會中，即第二明能呵。問：維摩是何時來？答：七日滿來也。問：維摩知其施非，何意第一日不即破，七日方來破耶？解云：此終為相成耳。相成有二義：一者善得七日財施，財施得滿，財施既滿欲行法施，將欲行於法施，前呵財施為法施之由，為是義故七日竟方來呵也。二者其既三年聚財，七日行施福得員滿，恐著於此福成有所得，若有所得福非是福。何者？有所得福非常住之福，但只得人天果報，會當磨滅。是故今淨名將無所得法塗善得之福，令成無所得福，不可破壞。故大論仙人藏藥在石室中，以金剛塗不可破，無得善亦爾。亦如丈夫食少金剛終日不消，亦如金剛般若中明東方可思量不？不也。世尊！無住相布施等十方空也。此中正以無得法施呵有得財施，故云不當如汝所設，當為法施會也。然此中可有四句不可定執：自有財法竝無得竝不呵，自有財法竝被呵，自有呵財不呵法，自有呵法不呵財。財法竝被呵者，有所得六度皆呵不能動出，無所得六度能動能出不被呵，能動即柔順、出即無生也。財呵法不呵如此文，法呵財不呵即五莖華施，此五華勝無量有所得法施也。今此中正斥有所得財、讚無所得法，欲開無所得法故，前呵有所得財也。次善得問法施，次淨名答。答云：法施無前後一切供養，明財法二施差別，凡有十種不同，已如金剛般若中明也。何謂也？以菩提起於慈心，前明四等何意行施？為有大慈悲大憙捨故行施，今既明施，所以四等為道也。此中慈非凡夫二乘之慈，雖復有慈不能遍度一切，遍與大樂與人天樂，小乘非謂大慈，設有其心而無其事，又非有所得慈，今慈者無緣大慈，故云以菩提起慈心。菩提者道也，正道大慈也。以攝智慧起行捨心者，明苦受後多生瞋、樂受多生貪、捨後多生癡，是故明捨心攝智慧也。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者，若言身心精進非精進，若能離身心精進乃為精進也。於六和敬起質直心，言六和敬者，同利同見同戒，身慈口慈意慈即三失，為六種和同，於眾生無有耶回，故云於六和敬起質直心也。一切智起般若，應薩婆若心起般若，如大品所明。世尊維摩說法二百人得道者，上明財施益，今明法施益，為此兩益故得失交牙也。善德既聞未曾之法，即脫珠瓔，淨名便受分二分，一尊一卑等于大悲，如如來相福田無別也。是即名曰具足法施者，上開財法二施異，呵財歎法明有得財非法，今合財法不異，無得之財財即是法，故云即名具足法。又取珠瓔奉者，前示法施，今示財施即法也。

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，稱述維摩詰所言，皆曰：不任詣彼問疾。

如是諸菩薩下，第二大段、不堪也。

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

文殊問疾品第五。

從來云前四品序說竟，今是第二正說。今明不然，禪已如上，此下即是廣嚴城內方丈室中第二重會也。所以次弟子菩薩品後有今集者，明前之二品是問疾前方便，今六品是正問疾。又前命覓問疾之人，今六品得問疾人。正往問疾人意者，命問疾人令諸弟子菩薩歎淨名昔日教，今此六品歎淨名今日教門；歎昔日教說種種法門，歎今日教說一法門；昔屈五百聲聞、伏八千菩薩即八千法門，今日但現一疾法門，故云昔歎種種法門，今歎一法門也。又意者，要須前之二品彈破有得大小，乃得弁不思議之法，乃入不思議之室。何者？此室是無漏業所起，若不破有得之心即不能入，亦不堪聞不思議之行。為是故，次前兩品有今文來也。問：何故前菩薩等不堪，今文殊堪耶？解云：得無得異，有得有礙、無得無礙，故前不堪，文殊堪也。又前不堪者，淨名、文殊竝已成佛，彌勒等是菩薩當成佛，故今堪也。又前不堪者，眾生正囑在文殊，故前陳不堪，唯文殊堪。又令生希有之心，起難遭之想，尊人敬法，為是故前不堪，今文殊堪也。就此文中有六品，開為二：第一、此品略明二智；第二、有五品廣弁二智。以不思議之法不可頓明，是故前略弁；略弁既竟，故第二、廣明也。今第一、言文殊品者，從能問疾之人為名，故云文殊問疾品。然文殊遊方菩薩不可思議，華嚴？善財中明此人是善知識本始，自文殊至於彌勒，見三千大千微塵數善知識，文殊是本。何但如之？文殊是十方諸佛之母，十方諸佛皆從文殊而生，故不思議也。又鴦掘摩羅經云：文殊是歡喜藏摩尼寶積佛，鴦掘摩羅是一切眾生樂見精進佛，一切眾生聞此二佛者，滅四重罪也。又華嚴云：文殊師利是五十三佛中第七佛，名如前，今在北方常憙世界。又法華云：是釋迦第九祖師。又首楞嚴云：是龍種上佛。又華嚴？光明覺品云：文殊是東方無動智佛，金色世界補處菩薩，次補此佛處。以此而論，文殊未曾佛、未曾菩薩，能佛、能菩薩也。今言文殊師利者，或云滿如師利，或云文殊力利，此云敬首，或云儒首，或云玅德，從此為名，故云文殊品也。

爾時，佛告文殊師利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就此品為二：第一、命問疾；二、文殊應命。今即如來命問疾也。

〇文殊白佛下，第二、應命。就此為三：第一、問疾前事，第二、正問疾，第三、問疾後事。亦前問疾緣起，第二、正問疾，第三、問疾後益。就問疾前事中為二：第一、文殊來，第二、文殊至。之二章各有四句。前四者：第一、歎淨名德，第二、受命，第三、欲去，第四、正去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世尊！彼上人者難為詶對。
深達實相，善說法要。
辯才無滯，智慧無礙。
一切菩薩法式悉知，諸佛祕藏無不得入。
降伏眾魔，遊戲神通。
其慧方便，皆已得度。

今即第一歎。所以歎者，欲生物敬心起難逢之意，故歎淨名德也。歎中有三：總歎、別結歎。今總歎亦標歎深達實相，第二別歎亦釋歎。上直云難詶對未知，若為難詶是故今釋。就中有四雙歎：第一內外一雙即，即內悟實相、外足辯才也。辯才無滯下，第二內照無礙、外說無滯。上雖云內達法相或有可礙，故今明無礙無滯也。一切菩薩法或悉知，第三雙識因知果。菩薩法或悉知即知因，諸佛祕藏得入即識果也。降伏眾魔下，第四得離一雙。降伏眾魔即離遊戲神通，即得其慧方便。皆已得度下，歎中第三結歎。結歸二慧，上雖多歎不同只是二智，二智了達究無遺，故云皆已得度也。

雖然，當承佛聖旨，詣彼問疾。
於是，眾中諸菩薩、大弟子、釋、梵、四天王，咸作是念：今二大士，文殊師利、維摩詰共談，必說玅法。即時，八千菩薩、五百聲聞、百千天人，皆欲隨從。
於是文殊師利，與諸菩薩大弟子眾，及諸天人恭敬圍繞，入毗耶離大城。

雖然下，第三、受命。淨名雖德行難對，今當承佛力詣彼問疾也。文殊是往古佛，尚稱不堪當承佛力，故知淨名不思議，為眾生故爾耳。是時眾中，第三、文殊受命欲去。文殊問疾正為眾生，眾生去故菩薩欲去也。文殊與諸菩薩下，第四、正去，如文。

爾時，長者維摩詰心念：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。即以神力，空其室內，除去所有及諸侍者，唯置一牀，以疾而臥。

爾時長者下，第二、文殊至然此。不來而來、不動而動、動無所動，如此而來從道場來，如此而至至於法界。至中亦有四句：第

一、明空室。然此及於世情，世人賓來即敷牀設席，今維摩悉降一無所有，有何意耶？解云：其意無量：一者、室無侍者即方便實，維一牀而臥即實方便，故上歎云其慧方便皆已得度。今明此二，以空室即一切空故是實，未曾疾不疾而現疾臥牀即方便慧，此不如從來所見二慧，空是實、有是方便，今指實為方便、指方便為實，實方便因緣也。何故空室？欲示空義，明室既空我病亦空，文殊來亦空，問答皆空，以問答空，問答顯本也。又空室欲以此室等十方佛剎，此室既空十方佛土皆空。又空室者，明十方世界天魔皆吾侍者，若不空即不問、不問即無，此答空室為顯此意也。又空室為生後諸品，無座故得借座燈王，無飯故得請飯香積也。又無眷屬故有普現，色身問眷屬、淨名答眷屬等，以如此義故所以空室也。唯置一牀者，前空權、今有權，前空即有空、今有即空有，此空有不相礙。何者？空舍中有牀、牀在空舍中，空舍中有牀、空不礙有，牀在空舍中、有不礙空，此即權中復起權、巧中復安巧。言權中復起權者，明維摩未曾身不身、未曾舍不舍，而今有身有舍已是權，而復權身現疾、權舍空舍，故是權中復起權也。雖復有身有舍，菩薩未曾身舍非身非舍，顯本也。

文殊師利既入其舍，見其室空，無諸所有，獨寢一牀。

文殊師利既入其舍，第二、文殊嘿領。前維摩嘿現，今文殊嘿領，兩神相鑒，此即默問默答。何者？前居士空室即空權，心疾而臥即有權，上雙現，今雙領，見其室空即領其空權，獨寢一牀即領其有權。所以爾者，二人相鑒，目擊道存也。

時維摩詰言：善來，文殊師利！不來相而來，不見相而見。

時維摩詰言：善來下，第三、居士言問。前居士嘿現，文殊嘿領；今居士言問，文殊言答。若語若默，皆為開道利緣也。言不來相而來者，若古經云：不來相而來序來，不見相而見得相。今是什師所番，文巧義畢，不來相而來，不見相而見也。此即世界悉檀，賓主更相勞問，故是世界悉檀，因世界顯第一義也。然解此不同，有云：法身不來，應身有來。又解云：真諦不來，世諦有來。又云：實智不來，權智有來。又彭城講此經第一，梁初莊嚴講此經著名，晚彭城講此經亦第一。彼解云：假名道來，實法不來。故論文云：燒欄去來，假名故有，實法即無。師宗是小乘羅漢，何得解大乘？無得甚深玅義者，即羅漢何如身子、目蓮？即此等尚被破，何得以呵棃義以解此經？故不可也。次有地論師云：法界體無來去，法界用來去。又有中假師，中非去非來，假而去而來；體非去非來，用而去而來也。問：地解如此，今復若為耶？大師云：今時若更有解，乃是足載客耳，豈更有別解？今直讀經上來諸釋，竝破句讀經，分文解義，其罪不輕。今明只不

來相而來，無所來來，無所來而來，何意作此語？正破時眾之見。時眾見文殊從菴園而來，來至方丈，與居士相見，是故發初打破此見，明來無所來，不來而來，非是不來故不來，亦非來故來，只來無來，無來來。見亦爾，不來來，正觀來；不動動，正觀動。何者？正觀來動故，來動皆正觀。若以顛倒心，來動皆顛倒，是前云舉足下足皆從道場來，住於佛法矣，故來動皆正觀。見亦爾，如文。

文殊師利言：如是，居士！若來已更不來，若去已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來者無所從來，去者無所至，所可見者更不可見。

文殊如是下，第四、文殊語答。如是實如所言，誠如高旨。言來已更不來者，三、時問，略就已門明無來。所以就已門明無來者，時眾見文殊已至方丈，是故今破已來更不來、去已更不去也。文殊與淨名相成，淨名云不來而來，今文殊言來不來也。所以者何？來者無所從來，釋來已不來，明非是不來故不來，只來無所來故。肇師云：觀方知彼去，去者不至方。又物不遷論云：日月歷天而不周，江河競注而不流。即其事也。見亦爾也。

○且置是事下，第一、明問疾前事竟。今即第二、正問疾，為二：第一、論淨名疾；第二、論餘人疾。論淨名疾即論菩薩疾，論餘人疾即論眾生疾。淨名疾疾為眾生故疾，眾生疾故疾破此疾，同菩薩不疾疾也。就初為三：第一、問疾體；第二、問空室；第三、問疾相。此三段只有二：一者、論疾；二者、論空。論此二還論前二事，上二事生論端也。

且置是事。

今第一論淨名疾為二：第一請置傍論，第二正論淨名疾。今第一請停傍論不來來等，乃是方等深意、佛法大宗，但聖旨未宣置停傍論，故云且置是事。

居士！是疾寧可忍不？
療治有損，不至增乎？
世尊殷勤致問無量：

居士是疾寧可忍不下，第二、正問疾，為二：第一、宣聖旨；第二、文殊正問疾。就此兩各三句。今初，言居士是疾可忍不者，問病之重輕也。療治有損下，第二句、問疾之增損，亦是問疾之對治也。世尊慇懃致問，第三、正宣聖旨。言慇懃者，命五百聲聞、八十菩薩，命一切大小乘問疾，故是慇懃。又前問今復問，故是慇懃也。

居士！是疾何所因起？
其生久如。
當云何滅？

居士是疾何所因起下，第二、文殊正問。然此雖是文殊自問，還是如來問，如大品如來命善吉說，還是如來說，今亦爾命文殊問，文殊問還是如來問也。此中亦三句，是疾何所因起，即問疾之因起，世人得病各有因起，故今問居士何所因起也。其生久如第二句，問疾之久近，得此病為當幾時？為昨日得？為先有此病？故問云其生久如也。當云何滅第三句，問疾何當差，亦是問對治此疾何治之而差，故云當云何滅也。

○維摩言從癡有愛下，第二、淨名答。有人云：六問中但答後三問。所以爾者，南澗云：後三是文殊問，故答前三是佛問，至佛所方答。今問往佛所，何處答此問耶？又往佛所手擊世界而去，何答問病耶？又言前三問是佛問者，佛前命文殊，何處有此三問耶？直命其問，事事委其問，其問即是佛問，今答即是答佛，云何言見佛方答？故不可也。今明正答後三問，兼答前三問。何者？前三問上云是疾寧可忍不？療治有損不至增乎？後答從癡有愛即我病生，正答後久近問，兼答療治有損不至增乎？問：何者？明眾生病既癡有愛，菩薩為眾生故病，若眾生病有增損時，菩薩病亦增損等，故答久近，則兼答此前問也。故後云眾生瘉菩薩亦瘉也。從大悲起，則正答後問中病起，原兼答前寧可忍不？問：何者？既從大悲而起，此則可忍，若不可忍不名大悲，此意可尋耳(云云)。

維摩詰言：從癡有愛，則我病生。

就正答後三問，復不次第亦答第二久近問，第二答第三當云何滅問，第三答第一何所因起問。今第一答第二久近問，此文少隱。前問云：此病其生久如？今答云：從癡有愛，即我病生。作若為答？即有人解云：從癡有愛故，有我人病生。今明不然，此答極巧。何者？明眾生無始有癡愛病，故是我病。我病由眾生病，眾生有心病，故有我身病。眾生久矣，我病久矣也。問：眾生癡愛病，前際無始，後際無終，菩薩病亦爾不？解云：有數意：一者寧知無始無有淨名，故前後亦可等也。二者後際即等，前際即未必等。言後際等者，眾生癡愛不盡，菩薩病亦不盡，橫豎皆爾。橫即六道，豎窮後際也。前際未必等者，眾生無始有癡愛，未必無始有淨名。何者？淨名有初發心，此即有初，眾生即無始也。若爾，眾生無始，眾生病久矣。淨名有始，病即近矣。云何前言久耶？解云：若通就諸菩薩為論，即等無始有眾生，無始有諸菩薩，無有無菩薩時，此即等。就淨名亦有等義，淨名悲無始，無始即有悲。此言亦等菩薩，至壞如此，豈不發心？故下文云除彼不肖人，癡冥無智者也。問：眾生癡愛故病，即過去無明故起愛，有愛故有生死。所以經云：生死本際凡有二種：一者無明，

二者有愛。眾生既由癡愛受身，菩薩由大悲受身。眾生癡愛受身，眾生有身病；菩薩大悲受身，菩薩有身病。眾生身病是四大病，菩薩身病亦四大病。亦應眾生心病是癡愛病，菩薩心病亦是癡愛病。解云：若眾生身身故，身為身病；眾生癡愛故，癡愛為心病。菩薩無身，身為身病；菩薩無癡愛，癡愛為心病。即例例而不例、同而不同，同眾生身病、不同眾生心病。同身病即同眾生，不同眾生心病即化眾生。以同身病故，無無量人來問病；不同心病故，為人說法也。又問：何不同其心、同其心、同其身耶？解云：同人者之五情，異人之神明。同人者五情故，同其身病；異人者神明故，不同其心病。以是義故，為眾生心病，所以菩薩身病也。

以一切眾生病，是故我病；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，則我病滅。所以者何？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則有病；若眾生得離病者，則菩薩無復病。

譬如長者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；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

菩薩如是，於諸眾生愛之若子，眾生病則菩薩病，眾生病愈菩薩亦愈。

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下，第二、答第三、當云何滅問，兼答前療治有捐等問也。前問病生之久近，答云：眾生既無始，菩薩病亦無始，無始眾生無始，有癡愛已來便有病，故我病亦無始也。今答當云何滅問，明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，我病乃滅，眾生既不盡，我病亦不滅也。問：眾生癡愛故受身，菩薩大悲故受身，眾生癡愛為病本，菩薩以大悲為病本，若使如此，云何眾生病耶？解云：何用有大悲為？眾生故有大悲，眾生即大悲本，大悲為未，就未中復開本未，故大悲為本，病為未。然作此讀經未足可異他，他可不言有眾生可悲、有菩薩能悲、有眾生癡愛病、有菩薩大悲病。即今所明者，眾生是空眾生，[序-予+疑]愛是空癡愛，菩薩空菩薩，大悲空大悲，大悲空眾生，從空癡愛有空眾生。故經云：無明體性本自不有，無所有故，假名無明。無明既空，眾生亦空。又大品云：眾生若有一豪所有，菩薩悲之，不染不甚。只為無一豪所有空，自輪轉三有，往還五道，故菩薩悲之甚深，於畢竟空中而起大悲。雖起大悲，不礙畢竟空。若大悲礙畢竟空，即常見；畢竟空礙大悲，即斷見。此即為佗之所悲，何能悲佗？今明無緣大悲，悲空眾生，雖悲而空，雖空而悲也。就此文為三：第一、法說；次、譬；後、合。今即法說有二：第一、標；第二、釋。今標正答當云何滅，如文。所以者何下，第

二、釋，可尋。譬如長者下，第二、譬說。菩薩如是於諸眾生下，第三、合譬也。

又言：是疾何所因起？菩薩疾者以大悲起。

又言：是病何所因起下，第三、答第一是疾何所因起。問：前問云：是云疾何所因起？今答云：以大悲故起。眾生病從癡愛起，菩薩病因大悲起，此無緣大悲也。問：若今云病從大悲起者，前何意從癡愛有病耶？解云：由癡愛故有眾生病，有眾生病故有大悲也。

〇文殊師利下，第二、論空室。前論有，今辨空，即二慧也。問：上雙現有空，前空而後有，今雙論何故前有而後空？解云：前空，次現有，此依淨名本意而現。淨名欲正明空，空為有本，實為權本，淨名作現，文殊依淨名而領。今前問有，次論空者，依如來聖旨，如來前命聲聞、菩薩問疾，故前問有，然後論空，亦是示有為空本，權為實本。若只得空為有本，不得有為空本，即便有礙。為是故，今交終明之，辨空有無礙也。今第二、論空者，欲泯上上云從癡有愛，即我病生，乃至菩薩病，以大悲起，是故今泯，明此空室即一切皆空，我病亦空，眾生亦空。為是故，第二、論空也。

文殊師利言：居士！此室何以空無侍者？

就此文為二：第一、文殊問；第二、居士答。就問中有二：第一、論空室；第二、論侍者空。所以明此二者，有數義：一者、就世界悉檀為論，世聞病人有二資生：有藥食、有看病侍疾人。問室空、問無療疾食藥等，問無侍者、問無侍疾人，是故問此二也。二者、問此二者，即是問於人法。問室空即問法，無侍即問人也。三者、欲開後二法門有空，空有法門。由空室故，得明十方佛土空；由無侍故，明一切皆吾侍也。四者、問室空，欲上有所齊；問無侍，欲下有所攝。上所齊，以此室等十方佛剎；下有所攝、無侍，一切皆吾侍也。五者、問室空，即問依果，佛土是依果故；問無侍，即問正果，侍者即正果故。從來唯得空室，無藥食、無侍、無看病人，唯得二意，今明如上也。

維摩詰言：諸佛國土亦復皆空。又問：以何為空？答曰：以空空。又問：空何用空？答曰：以無分別空故空。又問：空可分別耶？答曰：分別亦空。又問：空當於何求？答曰：當於六十二見中求。又問：六十二見當於何求？答曰：當於諸佛解脫中求。又問：諸佛解脫當於何求？答曰：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。

維摩言諸佛國土下，第二、居士答。答上二問即為二：第一、答空室問；第二、答無侍問。今即第一、答空室問，凡有數翻問

答。今即第一、所以空室者，欲有所表明。此室等十方佛土，十方佛土即空，我室而當不空。此室即十方佛土空，十方佛土空不異此室空。此意復有所以者何？此室空即十方佛土空，明我身即十方佛身，此病即十方佛病，此悲即十方佛悲，故云諸佛土皆空也。又問：以何為空者，明十方佛土何意空？即汝室無物故空，十方佛土居然是有，那忽空？何者？我今現見十方佛土不空，有能化所化，何得言空耶？又且汝室虛妄可空，十方佛土無漏業感得，何得言空耶？三者、汝無神力持此室故空，十方諸佛有神力持，何得亦空？為是故問云以何為空也。答曰：以空空者，明眾生無正觀空慧，故言十方佛土是有。菩薩以無依無得正觀，觀十方佛土皆空，故云以空空。前空即觀空，後即土空，故云空空也。又問：空何用空者，明佛土本性自空，何用空即？若本性不空，途自觀之，終不能令空；若本性自空，何用空為？開兩開責之，上空則土空，下空是能空之觀，令空也。答曰：以無分別空故空者，兩開中，一開明佛土本性自空，但眾生無無分別空觀，故不知空，要得無分別空觀，然後知空，故云以無分別空故空也。又問：空可分別耶者，明汝以無分別空觀觀佛土空者，未知此空觀可分別不耶？觀觀土空，未知觀亦空不？作如此問也。答曰：分別亦空者，前明所觀之土空，今明能觀空觀亦空。上所觀土空，即無數於外；今能觀亦空，即無心於內。於外無數，於內無心，彼已寂滅，浩然大均，亦是緣盡於觀，觀盡於緣。緣盡於觀即無緣，觀盡於緣即無觀，無緣無觀，無數無心，可謂內外竝空，緣觀雙寂也。又問：空當於何求，上一周問答竟，今更轉問也。有此文來者，上明土空觀空，境知皆空，或者便謂若境智二，內外二，非正悟；今內外不二，境智皆空，即是正悟。此之正悟，當於何求？謂正異耶？故作此問也。今答當於六十二見中求，明空不異有，有即是空；耶不異正，正即是耶。迷正故耶，體耶即正，耶正不二，故云當於六十二見中求也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者，上來泯耶正竟，今次泯縛解不二。何者？或者謂若有正有邪，耶正異故繫縛。今了耶即正，了正即耶，耶正不二為解脫。是故今更泯六十二見之縛，則諸佛解脫，諸佛解脫即六十二見之縛。了耶即正，亦了縛即脫，縛脫畢竟不二，故當於諸佛解脫中求也。又意前云空六十二見中求正即耶，今六十二見佛解脫中求耶即正也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者，次泯凡聖見。前明見耶異正名縛，了耶即正，不二名解脫。還作縛解異見，見解異縛，見縛異解，即名凡夫。若能了縛，即解脫不二，即名諸佛。是故今更泯只凡即聖，聖不異凡，所以文云當生心行中求也。今聖法不異凡人也。

又仁所問：何無侍者？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。所以者何？眾魔者樂生死，菩薩於生死而不捨；外道者樂諸見，菩薩於諸見而不動。

又仁所問何無待者下，第二、答無待問。前文殊有空兩問答空室竟，故今答無侍問。去前問遠，故更搆起。汝前問何無侍者，今答云十方羣生皆吾侍也。又前現空有二：一者、現空明空權竟，今即第二、現空明有權也。問：空室得辨空權，今無侍，何竟不辨空耶？解云：前明空義已足，始即明境智及邪正佛眾生空，此義已足，不復須辨。空權已顯，有巧未彰，正為是因緣，所以今明有權也。問：十方羣生皆吾侍者，何故獨舉天魔、外道？解云：略舉此二，攝於一切。何者？天魔即攝天，外道即攝人，人天勝者既為其侍，所餘四趣何足及言？又且此二人難伏，難伏尚為侍，豈況易者當非侍耶？又天魔樂生死，即攝愛眾生；外道樂諸見，即攝見眾生。以愛見攝一切，盡為此故，略舉此二人，故云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。問：前空室，今空侍，空室既等十方佛土皆空，亦應空侍類十方侍皆空也。解云：得上空室空十方佛土，今空侍十方侍亦空；上明土空依果空，今侍空即正果空；亦上明土空即法空，今明侍空即人空也；上明室無侍十方皆吾侍，亦得上明室無物十方皆吾物。如燈王之座、香積之飯，應念所須而至也。以此言故云得也。然得又有未得義，上即空為空用，今即空為有用，應有四句。今此中略明一句，空為空用，空為為有，此中諸佛菩薩隨意自在無礙之用，故前歎云：已於諸法得自在，是故稽首此法王，達諸相法無罣礙，稽首如空無所依也。就此文中為二：第一、標十方天魔外道皆吾侍也。所以天魔外道為侍者，世間侍病雖復無量，不出令病差體康。今菩薩亦爾，由天魔外道故，菩薩煩惱盡長法身，煩惱盡即病差，長法身即體康，為是故天魔等為侍也。眾魔樂生死歎敬生死，菩薩既在生死歎敬生死，即歎敬菩薩，故眾魔是菩薩侍。若菩薩生死外，即不得歎敬菩薩，以菩薩在生死歎敬生死，即歎敬菩薩也。外道樂諸見者，外道既歎樂諸見，菩薩處諸見而正觀，正觀而處諸見，菩薩處諸見，外道歎敬諸見，即敬歎菩薩也。菩薩何意處諸見？只為有諸見故有正觀，若無諸見即無菩薩正觀，亦猶□弊有六度等也。又且菩薩處諸見者，不為同諸見，令諸見同菩薩，故菩薩處諸見也。

文殊師利言：居士！所疾為何等相？

維摩詰言：我病無形不可見。

又問：此病身合耶？心合耶？

答曰：非身合，身相離故；亦非心合，心如幻故。

文殊師利言下，第三、重論疾相。然好體前問疾竟，即應問疾相，何故中央論空室無侍耶？解云：論空室無侍是問疾。何者？疾病應有藥食及以侍養，是故問云：何故無於藥食及以侍養之人耶？即是問疾方法也。為是故，前第一問疾體，次問空室無侍，今第三問疾之相。就此為二：初、明病果；第二、論病因。今則初論病相，即是病果故也。明世人疾病並有相皂，或身、或熱、或寒、或風、或氣。居士！今之所患為同世人？為不同耶？是故今問云：為何等相也。維摩言：我病無形者，第二、淨名答。前問云：所疾為何等相？今答云：我病無形。病宛然無形，無形而病，此即異凡殊聖。無形即異凡，而病即殊聖。聖人無餘，無形不能有病，凡夫有病不能無形。凡聖不出二條，有病即有形，無形即無病。今有病即異二乘，無形即異凡夫也。雖異凡夫而復同凡夫病，同凡夫病而復異此，即異而同，同而異，同異不異，異同不同，不同不異，能同能異也。問：此中同眾生病與前同眾生病何異耶？解云：異前就身心論同異，今單就身論同異。前身心同異，同人者之五情，眾生病，菩薩病；異人者之神明，不同眾生癡愛。今單就身明同異，有病故同，無形為異，故云我病無形也。又問：此病身合耶？心合耶者，的問於病。然世人若無形即無病，有病有形，而淨名答云有病無形。若使如此，應是病細身□細，病與身合，故病無形。二者若不如此，應與心合，心無形故，病亦無形。所以問心合耶？身合耶也？答曰：非身合，身相離故者，淨名答明，都不如汝所問。汝言與身合，無有身與何物合？汝言與心合，無有心復與何物合？故文云：身相離即無身，心如幻故即無心。既無身心，故無有合也。

又問：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，於此四大，何大之病？
答曰：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，水火風大亦復如是。而眾生病從四大起，以其有病是故我病。

又問地大下，明上來論病果，今次論病因，亦上論病末，今論病本，是故次今文來也。所以然者，欲破眾生病，令畢竟無遺，是故二人論於此病。文殊騰病，淨名即打破，文殊同迷請問，淨名就悟為答，只破眾生此之身心，令捨顛倒身得法身為捨，癡愛心得玅慧為心，此故所以一人騰來一人破也。就此為二：第一、文殊正問病因，明眾生之病從四太起，菩薩之病何太病耶？此問也。答曰此病非地下，淨名答雙非二見也。問：何不例前身合耶？無身論何物合？今問四太起，答無四太起，答無四大，何所起病例耶？今轉開雙彈即離，明非四大亦不離四大，若即四大有病者，四各處應有颮颮之風、湯湯之水，應有病而各無病，和合四大亦無病者，上各處既無病，今合那應有？何者？各沙無油，

合沙亦無油。病亦爾，合既無病，離云何有？若離四大有病，出四大外應有病，而大外不病，故離亦無病。雙破即離無病也。上明不與身心合，無身心故無病，今明無病故無四大。前無因故無果，今明無果故無因。斯即無因無果、無病無身，畢竟清淨。離如是無所有，於眾生故有。既於眾生有，菩薩無客捨置眾生。眾生既有病，是故菩薩病。故文云：而眾生病從四大起，以其有病是故我病。亦是釋疑。若使云病畢竟無，居士何意須枕在牀諸人參耶？解云：眾生病故我病，我未曾病不病為眾生病，亦未曾參不參為眾生故參也。此之一經極為精要，所以開中諸師歎美此經。叡師云：吾之啟悟始於此經。又肇師歎遇此經頂戴受持，歎曰：吾知所歸矣(云云)。

○爾時，文殊問維摩菩薩：云何慰喻下，就此品中大開為二：第一、序問疾前事；第二、正明問疾。就問疾中更開為二：第一、明淨名疾已竟；此下第二、論餘人疾。上第一、論淨名疾，亦得云論菩薩疾；今論餘人，亦得論云眾生疾。所以論此二者，明疾之法門不出此二，是二人共論此二疾也。問：今論眾生，論何眾生耶？解云：通論六道，別即正論始心菩薩之疾也。就此文為二：第一、論慰喻；第二、明調伏。所以明此二者，莫問道俗，皆有此身心兩患。既有此患，應須前慰問曉喻其心。既曉喻其心竟，次須令其論伏顛倒之心，進修於行也。亦得慰問約能化，調伏就所化。眾生既病，菩薩故須慰問有愛之人，自須調伏其心也。好體應慰問在文殊，調伏在居士。何者？淨名既現疾，如來遣文殊慰問，故慰問應在文殊，調伏在居士。而今不爾，慰問亦是居士，調伏亦是居士，此之二種並是淨名。何者？明淨名當今法主，故為眾生須慰問，為眾生須調伏，慰問、調伏普屬淨名也。

爾時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？

維摩詰言：說身無常，不說厭離於身；說身有苦，不說樂於涅槃；說身無我，而說教導眾生；說身空寂，不說畢竟寂滅；說悔先罪，而不說入於過去；以己之疾，愍於彼疾；當識宿世無數劫苦，當念饒益一切眾生；憶所修福，念於淨命，勿生憂惱，常起精進；當作醫王，療治眾病。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，令其歡喜。

就初為二：前問，次答。今即第一問也。然有三人有疾，說三種慰問：一者具縛凡夫貪生畏死得疾時，為此人慰問者，即云勤念三寶宜彌用心，此病當差勿生愛惱也。二者二乘人得病時，為須慰問云：我從來云此身無常應須厭離，今果如此，應須勤作觀行厭離此身，速求涅槃之樂。三者即發菩提心人得為須慰問，即須

及上二人如文。所明三種人，今但菩薩慰問，故文殊云菩薩云何慰問有疾菩薩也。維摩言說身無常，正為說慰問也。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者，則雙非凡聖，明凡夫貪身不說無常，二乘說無常而不貪身。今菩薩及此二人，說身無常故異凡，不厭離身故殊聖。何者？今正以此身行般若觀，何得捨棄？雖知無常而修正觀，故不捨也。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者，明二乘無我無我所，即不能化導眾生，是故今明身雖無我而故導眾生也。然此四非常法通大小乘，小乘四非常者，無常不能不厭離身。菩薩不爾，雖知身無常，而不厭離於身，餘亦爾，故異二乘也。說悔先罪者，明有人得病時，慰喻云：汝今生來不作罪，無有疾因，應不得此疾，而今得此疾，必是過去世來，應須懺悔。故云說悔先罪也。不入過去者，應須識此性畢竟無所有，不可得言罪定在過去。若定在過去，與數論有得者，更有何別？他明罪從未來來現在，現在入過去，過去定在作罪，未悔在過去，今悔即滅，此逐是生滅有無等見。今明罪本不生，今何所滅？罪本不有，今何論無？故大經云：空見不有，有見不空。此即是正觀喻也。既知罪本不生，今不滅，只汝亦本不生，今不滅，既無滅，何所懼耶？故言說悔先罪，不入過去也。有時解云：說悔先罪者，明今之感疾，必由先所作罪來，故經云：殺生因緣得二種果報：一、短命；二者、多病。感疾由有罪，既有罪，故為懺悔，如此經文及普賢等也。不入過去者，向有罪，今悔即謝入過去，如數入斷，或義斷得繩，煩惱謝過去。今不爾，雖悔罪，罪不入過去。所以爾者，前悔即明罪不生，今不過去明罪不滅，即不生不滅觀。以己之疾愍於彼疾者，明汝須念三途八難眾生如此苦劇，汝身暫病尚苦，奈化他長淪地獄畜生等苦耶？又且汝是菩薩觀行人尚不能忍，況不得觀行人能忍此苦耶？故云以己之疾愍於彼疾也。當識宿世者，明汝無數劫來貪此身已有此苦，非只今身始有此苦也。當念饒益眾生者，明汝應念言：我若脫此疾有勢力時，當度一切眾生身苦，修於正觀救一切眾生心苦也。憶所修福者，明外國一生作功德即記之，臨死時人為讀之云：汝在世有如此福，當生好處莫生怖也。念於淨命者，世間多恐殺生祀神乞命，故今勸當念淨命，念勿得殺戮，殺生求生去遠也。起進者，然病人多生懈[怡-台+怠]，故今觀應起精進也。當作醫王者，上來明於病中修行，此即明於病中發願，願作醫王治眾生身心兩病也。菩薩應如是下，結慰問也。

○文殊師利言有疾菩薩云何調伏下，第二、論調伏。前慰問就外，今調伏約內。既有巧慰問於身，故內有善調伏於心也。就此為三：第一、明自行化他調伏；第二、明自行化他調伏有得有

失；第三、歷法明自行化他調伏。就初為三：第一、明自行調伏即方便實慧；第二、明化他調伏即實方便慧；第三、雙明自行化佗調伏。今即第一、明自行調伏，復更為三：第一、調伏我見即眾生空；第二、調伏諸見即法空；第三、調伏空見明空亦空。所以有此三種者，眾生心終莫出此三，是故今調之令伏。何者？眾生見有我故調令我息，見有法故調令法伏，此之二種並調眾生。見有人見有法故，調人見明人見息，調法見明法見息。若使如此無人無法，即便是空，作於空解，是故調之。若復見有空，即便是空見，所以第三明空病亦空。問：為將空空此空，故空病亦空，為不爾耶？解云：不爾。若將空空此空，空病不息。今以前後破之，明空是有空。前若有有，今可有空；本既不有，今何所空？斯即無空無有，畢竟清淨，即是般若，即是正觀，即是佛性也。問：有不有，無不無，不有不無，名為中道。還復著中道，若為治？解云：佛在世，人根性利，有見不有，即知空不空，有不有。有無若無，中道亦淨。故華嚴云：一切有無法，了達非有無，不著不二法，以無一二故。又文云：遠離二邊，不著中道。中論云：有無既已無，中當云何有？故有無若淨，中道即捨。

文殊師利言：居士！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？

維摩詰言：有疾菩薩應作是念：今我此病，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，無有實法，誰受病者？所以者何？四大合故，假名為身；四大無主，身亦無我。又此病起，皆由著我，是故於我不應生著。既知病本，即除我想及眾生想，當起法想。應作是念：但以眾法合成此身，起唯法起，滅唯法滅。又此法者，各不相知，起時不言我起，滅時不言我滅。

三章之中，今即第一調我見，令我見伏。問：此中作若為調耶？解云：此中正調眾生心。誰能調眾生心病？唯有諸佛菩薩能調眾生心病。故佛與耆婆分治，耆婆調身，如來調心。又經唯有諸佛菩薩能調眾生心病，降佛菩薩外，餘無能調。二乘之人自調自度耶？回之見被他調，何能調他？唯佛菩薩能調也。賢愚經云：調象譬調順竟，王乘入山，象見野雀，象即便奔走，倒王於地。王便瞋調象師欲殺。淨居天縣，令憶象師心。師即啟王臣：唯能調象身，不能調象心。王云：誰能調眾生心？臣答：唯佛能調眾生心故。故知唯佛菩薩能調眾生心也。就此章前問，如文。維摩言：菩薩應作是念下，淨名答言：此病從前世妄想煩惱無有實法者，汝今得病，皆由過去妄想煩惱有也。因既妄想無所有，果亦虛妄無所有；本皈虛妄無所有，末亦虛妄無所有。本末因果皆無所有，誰病誰苦？誰怖誰憂？故言無有實法，誰受病者也。所以者何？四大合故，假名為身者，上就隔世調，今就同世調。只即

世四大求我不可得，誰受病耶？若言有我自五大，而無有五大，唯有四大故，四大無主，四大無主故，身無我也。又此病皆由著我者，釋病之所以，釋破之所以。言釋病所以者，汝何以病？只由我故病也。釋破所以者，今何意破我？只為汝著故，所以破我也。既知病本，即除我想，當起法想者，此中借法以破我，若不前起法，無由息我，為息我故，前起法想，我想若淨，法想亦除也。何者？法師云：如人養怨，兩人望自身皆怨，兩人復自有怨，若殺一怨，息養一怨，令殺彼怨，殺彼怨若竟，須復除此怨。我之與法爾，欲息我怨，且養法怨，令法怨殺我怨，殺我怨意，即除法怨。又外國騎師子譬亦爾，騎師子度虎狼，虎狼既度，即捨師子。我之與法亦爾，息我故起法，我息即捨法也。如成論無十六我，世諦中實有界入等法，數人云：實無有我，但有陰界等法，如瓶中無水，不無有瓶，陰中無人，不無有陰也。今借法破我，故云除我想，起法想也。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者，明唯四大等合成此身，起唯四大起，滅唯四大滅，無有我起我滅也。又各不相知者，地大起不喚水大起，水大起不喚地大起，故云各不相知也。

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，當作是念：此法想者亦是顛倒，顛倒者即是大患，我應離之。云何為離？離我、我所。云何離我、我所？謂離二法。云何離二法？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。云何平等？謂我等、涅槃等。所以者何？我及涅槃此二皆空。以何為空？但以名字故空。如此二法無決定性。

時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下，第二、調法見令法見伏。借法息我、我息法即淨，顯在於此故有我有我見，今有法即法見，我見既顛倒、法見亦顛倒，同顛倒故皆須離，既離我即離我所也。此不同成論以實過假、以空過實，假實二空俱是解，今明平等皆須離也。云何離我我所？謂二法不念內外者，自身為內、佗為外，六情為內、六塵為外，故云不念內外也。行於平等。又問：平等謂我等、涅槃等者，人是極下之人、涅槃最上之法，制令平等高下不二，何故制令平等？為不等故制令等也。然制此二即制一切，極下舉人即兼法，窮上舉法即兼人，故制此二故一切皆等也。所以者何？釋平等何章，平等明我及涅槃皆空，是故皆等也。

得是平等，無有餘病，唯有空病，空病亦空。

無有餘病，唯有空病，空病亦空下，第三、調空見，令空見息。上明無人、無法、無我、無涅槃，一切平等，彼便作平等解、作空解，是故更洗，明空亦空也。故論云：若有不空法，應當有空法，不空既已無，空當云何有？又云：大聖說空法，為息諸見

故，若復著於空，諸佛所不化。為息諸見故說空法，諸見既息竟，空法即淨，何得更著空法？今此亦爾，有病既空，空病更空也。

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，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。

是有疾菩薩應以無受下，第二、明化佗調伏。前自行調伏有三，謂眾生空、法空、空病亦空。今明化佗調伏亦有三章：第一、無受而為眾生受身；第二、為眾生受苦；第三、為化導眾生。此之三章亦是次第。何者？菩薩未曾受，為眾生故受身。為眾生受身何所為？為眾生有菩薩同眾生苦，同眾生苦不容默然而住，同其苦者為欲化導令其離苦也。三章之中今即第一無受而受諸受者，何故常爾？有此即一切不受，不受我、不受法，不受有、不受無，一切無所受，恐作無受解墮二乘地。經中何意云墮二乘地耶？墮無受空見名二乘地，為是義故今明無受而受雙彈二見，無受即彈凡夫而受彈二乘，凡夫受於受、二乘受無受。今菩薩雙淨不受受、不受無受，如大品不行亦不受、不受亦不受，是名菩薩無受三昧，不與二乘共也。問：菩薩無受受，凡夫亦得無受受不？解：亦得菩薩無受而受，凡夫亦無受而受。何者？故經云眾生與菩薩畢竟無所有，而眾生多顛倒，如是無所有於眾生，如是有本同於眾生，成不眾生即不受，故菩薩不受受。菩薩不受受，欲化眾生受故受，令同菩薩無受受，故云以無所受而諸受也。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者，明未具佛法終不滅受自取於證，二乘之人不為眾生自滅捨受取證涅槃。今菩薩當以二慧化眾生令佛法，若未具佛法不滅受而取證也。

設身有苦，念惡趣眾生，起大悲心：我既調伏，亦當調伏一切眾生，但除其病而不除法。

設身有苦，念惡趣眾生者，第二、同眾生苦。眾生受身有苦，菩薩亦受身有；菩薩有身有苦，常念眾生有身有苦。菩薩有苦既用空調伏眾生，有苦亦應用三空調伏眾生。所以爾者，此中正為始行菩薩作此法門。汝既用上三空自調伏，亦應以三空調伏眾生，故云既自調，亦當調伏眾生也。但除其病，而不除法者，此從上三空自調生。何者？上破我見、破法見、破空見，或者便謂有三法之可除，是故今明除妄見，實無三法之可除。未曾眾生、不眾生病，見眾生破病眾生，實無眾生可除。法及空亦爾，故但除其病，而無三法可除，故云不除其法。舉喻如空華，眼病見空華，但除其眼，實無華可除。百論亦外人云：是破自破。明若本自空，即不應破。論云：舉喻答，如人見陽炎，謂言是水，智者告之實非水。此即但破想，謂無水可破。攝大乘論云：鹿渴。鹿渴

故，見陽炎，謂言是水，而走赴之，實無水可得。令此中亦爾，但破其見病，實無法可除。

為斷病本而教導之。

何謂病本？謂有攀緣。從有攀緣，則為病本。何所攀緣？謂之三界。

云何斷攀緣？以無所得，若無所得則無攀緣。何謂無所得？謂離二見。何謂二見？謂內見、外見，是無所得。文殊師利！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。

為斷病本而坂導之下，第三、明菩薩同病而坂導之。同其受苦不可嘿住應須坂化，今離病本，病本若淨即無病果也。就此為二：前標病本、坂導二章門，如文。何謂病本謂有攀緣下，第二、釋二章門，即為二。今前擇病本章門謂有攀緣者，攀緣只是有所得，攀人攀法、攀有攀無、攀凡攀聖，有一豪心念即是攀緣，故經云：動即魔網，不動即法印。生心動念即攀緣，有攀緣故有病，故攀緣為病本也。何所攀緣謂之三？[由/介]者有攀緣故，所以輪迴三界不能出離，在火宅中[雖-虫+(人/丬)]遭大苦不以為患，如此等竝由有所攀緣故，不能勉脫二十五有生老病死，是故經云：有所得者名曰無明、二十五有，無所得者名曰智慧、名大涅槃，有所得者無明為目，得生二十五有果。故云攀緣謂之三界也。云何斷攀緣下，第二、釋教導章門。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？以無所得斷攀緣，當知有所得即攀緣有所得，攀緣不能離三界故受身，受身故有苦，以無所得斷攀緣故無三界因，無因無果，故云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也。何謂無所得？謂二見者，明見內見外、見有見無即是有所得，若能不見內不見外、不見有不見無，了此二見即無所得即是般若，非離此二見外別有無所得正觀。今明只了此二見即實相正觀，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也。何謂二見？謂內見外見者，心為內身為外，自身為內佗身為外，眾生數為內非眾生[敲-高+安]為外，若能打破此內外二見，即無所得即斷攀緣，故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也。

為斷老病死苦，是菩薩菩提；若不如是，己所修治為無慧利。譬如勝怨乃可為勇，如是兼除老病死者，菩薩之謂也。

為斷老病死苦，是菩薩菩提下，第三、雙就自行化佗明調伏。前自行中亦三，次就化佗中亦三。今雙就自行化佗亦為三：第一、法說；第二、譬說；第三、合譬。今即第一法說。言為斷老病死，是菩薩菩提者，明自斷心煩惱、身老死，復能斷佗心煩惱、身老死。以能自斷、斷佗，故名菩薩菩提也。問：二乘亦能斷老病死，亦名菩提？解云：二乘唯能自斷，不能斷佗，故非菩提。菩薩自斷、斷佗，故名菩提也。問：菩薩只應斷三毒等煩惱，云

何言斷老病死苦耶？解云：此因中說果，明因無故，即果無也。又老病死即是三毒。何者？貪欲老、瞋恚病、愚癡死，故斷三毒，即斷老病死也。若不如是，己所修福為無慧利者，不能自斷為無利，不能斷佗為無慧。能自斷即有利，能斷佗即有慧，故云不如是，己所修福為無慧利也。譬如勝怨，乃可為勇下，第二、譬說。言勝怨乃可勇者，明能除自佗兩怨，乃可為勇。如即世人能破怨敵乃勁勇，菩薩亦爾，打破自一切煩惱，復能破佗，故名勁勇。故大品譬如勇夫，狀將老弱，越諸嶮難也。如是兼除老病死者，菩薩之謂下，第三、合譬。自除老病死，復能除佗，故云兼除也。

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：如我此病非真非有，眾生病亦非真非有。

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下，調伏章中大段第二、明自行化佗得失。上唯明自行化佗，而自行化佗復有得有失，明有方便為得，無方便為失。為此著故，次第二、明自行化佗得失，亦是簡前自行化佗義也。就此亦為三：第一、明自行得失；第二、明化佗得失；第三、雙明自行化佗得失，亦是成前三。何者？第一、明自行得失，成前第一自行；第二、化佗得失，成前第二化；第三、成前第三也。今即第一、明自行唯得無失，第二、佗及第三竝有得失。今第一、自行應是得失，但略明得不明失者，斯乃相兼故耳。菩薩應念：我病非真非有，眾生病亦非真非有。此中正教始行菩薩作於此觀：汝既知汝病非真非有，亦應知眾生病非真非有也。問：非真與非有何異？解云：有異，有不異。不異者，只此病非真實有也。言異者，非真非實有，非有非假有，知此病非實有，亦非假有。若言病非實有，是假有者，還是繫縛。何者？同是有，同是病，是故今明此病非實有，亦非假有也。問：菩薩病非實非假，眾生病亦非實非假，眾生與菩薩更何異？解云：菩薩與眾生畢竟復更有何異？故一家有同源義，佛與眾生同共一源義也。同源出何處？關中云：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此中亦是菩薩與眾生同非真非有也。

作是觀時，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，即應捨離。

所以者何？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。愛見悲者，則於生死有疲厭心。若能離此無有疲厭，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。所生無縛，能為眾生說法解縛。如佛所說：若自有縛能解彼縛，無有是處；若自無縛能解彼縛，斯有是處。是故菩薩不應起縛。何謂縛？何謂解？貪著禪味是菩薩縛，以方便生是菩薩解。

作是觀時下，第二、明化佗有得失。就此文為二：第一、雙標得失；次第二、釋得失。今即第一、明失。菩薩作是觀時，於眾生起愛見大悲，是即為失也。問：前云菩薩知自病非真非有，知眾生病亦非真非有，了此二皆畢竟空無所有，今何故起愛見大悲耶？解云：此義縛已。何者？明菩薩自知眾生及菩薩皆非真非有，而於眾生成真有。作於此解，即是菩薩愛見大悲。何者？自謂言了眾生及自無所有，而謂眾生不能知無所有，謂有菩薩能了眾生，不能了眾生所度。菩薩能度，見眾生見大悲、愛眾生大悲，此即愛見二種，故云愛見大悲名之為失也。即應捨離，此即是得。若作上來所見即是失，若離此解是即為得，故云即應捨離也。所以者何下，第二、釋得失。就此明得失，次舉縛解來釋。今前釋失，若見有菩薩為能度、眾生為所度，即為愛見大悲。若有一愛見大悲，即於生死有疲厭，如大品中所明有所得。菩薩生死長、眾生多，何時可度？即便退菩薩行。亦如身子，菩薩行人就乞眼，即便與眼。婆羅門得眼，蹋破身子，即退還二乘。斯等竝有眾生，見有生死，即於生死有畏厭心。故云愛見悲者，即於生死有疲厭心也。若能離此，無有疲厭，弁得也。不見菩薩為能度眾生，為所度，度眾生猶如度虛空。故夢誓品云：菩薩立誓，度眾生如虛空。眾生性如虛空性，虛空若不可盡，菩薩度眾生亦不能盡。雖度眾生如度虛空，無所度而度。亦如金剛波若，遍度一切而無所度。故云若能離此，無有疲厭，在於六道，不為愛見縛，而能解縛也。次引佛言勸捨失，如文。何謂縛？何謂解？次釋縛解。貪著禪味，是菩薩縛。此非是二乘禪味為縛，正是菩薩為禪所縛。何者？見靜散二棄，捨散取靜。靜本既散，既無散，即應捨靜。而今捨散著靜，即為靜所縛。故貪著禪味，即菩薩縛也。以方便生，即釋解。方便生者，本以靜息散，散息靜疲。不著靜，不著散，即解也。

○又無方便慧縛下得失章中有三，兩章已章，今即第三、雙明自行化佗得失。就此復為二：第一、通就二慧明得失；第二、別就二慧明得失。通就二慧明得失為三：第一、雙標得失二章；第二、雙釋得失；第三、結勸。今即第一、雙標二慧得失。然二慧名字不同：一、方便智；二、實智。此竝出仁王經，故彼經云：方便智功德，實智功德。又論番般若有二種：一、般若道；二、方便道。大品云：道慧、道種慧、一切智、一切種智。如此等竝一類語也。今此中直云方便慧，即是二慧之名。如肇師云：統萬行以權智為主，權即權智，智即實智。此中亦爾，方便即方便慧，慧即實慧。然肇師何故作此語？彼云：既注此經，見此經文巧略，故有斯意也。問：此中約何法為判二慧耶？解云：此中正

照有化佗為方便，觀空自行為實慧也。然什師解云：照空不著空，觀有不著有，名方便慧；直照空，名實慧。問：什師此解出何處？解云：出大品？不證品。菩薩學空不證，如有翼鳥及善射，譬鳥飛空不住空。善射亦爾，後箭射前箭，前箭不得墮；方便慧射實慧，實慧不墮二乘地也。彼師標此意，釋佗即難：汝若觀空不著，照有無礙為方便時，亦應直照有為實慧；而今直照空為實，亦應直照有為方便。汝既觀有不著為方便，亦應觀空不證為實慧。解云：何必盡例判二慧多種？而今什師所解，雖言有難，而意大好；若直以空、有判二慧，雖無難，而意不好。今且依什師所明，觀空不著，照有無礙為方便，直觀空為實也。

又無方便慧縛，有方便慧解；無慧方便縛，有慧方便解。

今即第一標章門，有四句為兩對：初明實慧得失，次明方便慧得失。今即第一明實慧得失，無方便慧縛即實慧失，明實慧無方便慧故實慧即縛。何者？此空是有空，既無有資此空，此空不成空，故云無方便慧縛也。有方便慧解者，即明實慧得，此實有方便故實慧為得，既有有資空空即成空，是故有方便慧解也。方便慧得失及此可知也。

何謂無方便慧縛？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、成就眾生，於空、無相、無作法中而自調伏，是名無方便慧縛。

何謂有方便慧解？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、成就眾生，於空、無相、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，是名有方便慧解。

何謂無方便慧縛下，第二、雙釋二慧得失。為二：第一、釋實慧得失；第二、釋方便慧得失。前釋實慧得失約深行，次釋方便得失約淺行，二皆通。實既約深，方便亦得約深；方便既約淺，實慧亦應約淺。而今實慧約深、方便就淺者，互其文耳。兩章中各有得失，雖應兩段合為兩章，兩章為論，今即第一、明實慧得失，前明實慧失也。問云：菩薩淨佛國土成就眾生，於空無相而自調伏，云何為失耶？解云：只此是失。何者？此菩薩巧於空無礙、拙於有不動，此菩薩觀空不著空故空不礙，而出空修行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即不能無礙，見有土可嚴、見有人之可度成有所得，是故為失也。問：此是何位人？解云：關中相承，此是六地已下初心已上人耳。入空不著礙、出空不能無所礙，故為失也。何謂有方便慧解者，第二、釋實慧得。此菩薩於空無礙、於有不動，畢竟空不礙有、有不礙畢竟空，雖嚴土無土可嚴、雖度眾生無眾生可度，是故得此，即七地菩薩。大品云：等定慧地能空有竝觀，觀空不礙有、觀有不礙空，故有方便慧解也。

何謂無慧方便縛？謂菩薩住貪欲、瞋恚、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，是名無慧方便縛。

何謂有慧方便解？謂離諸貪欲、瞋恚、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名有慧方便解。

何謂無慧方便縛下，第二、明方便慧得失。亦二，今即第一、明方便慧失。此是淺行之人不能觀空住諸煩惱而修諸行，是故為失也。問：上實慧失巧於空無礙、拙於有不動，今方便慧失亦應巧於有無礙、拙於空不動。解云：不得巧於空無礙、拙於有不動，不得巧於有無礙、拙於空不動。何者？空易、有難，乍得解易、不解難，番不解易故也。又上不能嚴土、不能成就眾生，今忽云殖眾德本者，明淨土度眾生此是深行，今淺行之人作諸行功德尚不成，況修於深行？為此故直云植諸德本也。何謂有慧方便解者，第二、釋方便慧得。雖觀諸法畢竟空而不礙修諸萬行，故為得也。問：實慧失、方便失，兩失何異？實慧得、方便得，兩得何異？解云：兩失異。何者？實慧失即深、方便失即淺，若兩慧得即齊。何者？同得二慧故也。

文殊師利！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。

文殊師利！應如是觀，即第三結觀也。

又復觀身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是名為慧；雖身有疾，常在生死，饒益一切而不厭倦，是名方便。又復觀身，身不離病，病不離身，是病是身，非新非故，是名為慧；設身有疾而不永滅，是名方便。

又復觀身無常下，第二、別明二慧得失。此中明二慧異前，此用觀身無常等為實慧，現身有疾為方便，如文。又復觀身，身不離病，復是一種判二慧，以觀身不離病、病不離身為實慧，不滅身為方便慧。言身不離離、病不離身者，明有身即病，即病即有身，是病是身，病身故身不離病，身病故病不離身也。是病是身非新非故者，謂身為故，病為新。今明身畢竟不可得故非故，病畢竟不可得故非新，非新故無病，非故故無身，故云是病是身非新非故也。設身有病而不永滅者，二乘之人患身即滅身，今菩薩不爾，眾生未具佛法，菩薩終不永滅也。

文殊師利！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，不住其中，亦復不住不調伏心。所以者何？若住不調伏心，是愚人法；若住調伏心，是聲聞法。是故，菩薩不當住於調伏、不調伏心。離此二法，是菩薩行；在於生死不為汙行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，是菩薩行；非凡夫行、非賢聖行，是菩薩行；非垢行、非淨行，是菩薩行；雖過魔行而現降伏眾魔，是菩薩行；求一切智無非時求，是菩薩行；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，是菩薩行；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，是菩薩行；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，是菩薩行；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，是菩薩行；雖行三界而不壞法

性，是菩薩行；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，是菩薩行；雖行無相而度眾生，是菩薩行；雖行無作而現受身，是菩薩行；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六波羅蜜而徧知眾生心、心數法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六通而不盡漏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四無量心，而不貪著生於梵世，是菩薩行；雖行禪定、解脫、三昧，而不隨禪生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四念處，不畢竟永離身、受、心、法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四正勤，而不捨身心精進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四如意足，而得自在神通，是菩薩行；雖行五根，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，是菩薩行；雖行五力，而樂求佛十力，是菩薩行；雖行七覺分，而分別佛之智慧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八正道，而樂行無量佛道，是菩薩行；雖行止觀助道之法，而不畢竟墮於寂滅，是菩薩行；雖行諸法不生不滅，而以相好莊嚴其身，是菩薩行；雖現聲聞、辟支佛威儀，而不捨佛法，是菩薩行；雖隨諸法究竟淨相，而隨所應為現其身，是菩薩行；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，而現種種清淨佛土，是菩薩行；雖得佛道、轉於法輪、入於涅槃，而不捨於菩薩之道，是菩薩行。

文殊師利！有病菩薩應如是調伏下，大段第二、歷法明調伏。然從調伏章生至此，凡有三節語：第一、用三空自調伏：一者、調我，今我見息；二者、調伏法，令法見息；第三、調伏空，令空見息。既用此三法自調伏，亦以三法調伏而生。既自悟此三法，還令眾生同我所悟，此有異二乘。何者？二乘之人唯能自調，不能調佗。何故？二乘之人、被調之人何能調佗？菩薩不爾，能自調，復能令佗調也。次第二節，菩薩能自調，復能佗調義。若為若菩薩能自調，有眾生可調，有菩薩能度眾生所度不？是故更簡明有菩薩自調，有眾生所調，有菩薩能度眾生所度。若便如菩薩，即成有所得，愛見大悲翻被佗調，何能調佗？若能無所得，無菩薩能自調，無眾生之可調。雖自調，無自之可調；雖調佗，無佗之可調。畢竟無所有，無所得，乃名為調也。次第三、明若使如此，有菩薩能調眾生所調，成有所得，非是調伏。若能無眾生所調，無菩薩能調，能所不二，乃是調伏。為此故，今更卷亦非有所得非調，亦非無所得能調，未曾調不調，非調非不調，是故文言不住調伏心，亦不住不調伏心也。然有此三節調者，只為眾生有此三種，故有此三調。譬如調馬須[糸*量]須絆，馬須[糸*量]須絆，馬若調竟，不須[糸*量]絆。今亦爾也。所以者何？釋若住不調伏即愚人，若住調伏即聲聞法。今菩薩非此二，非凡夫故不住非調伏，非聲聞故不住調伏，離此二法是菩薩法也。在於生死不為汙行者，前即雙捨，今即雙用，二乘之人斯即偏證，不住不調伏即住調伏，不住生死而住涅槃。今菩薩不爾，捨即雙

捨，用即雙用，既住涅槃亦不捨生死，雖住生死而不汙行，雖處涅槃而不永滅，雖處生死實無生死可處，雖住涅槃實無涅槃可住，故云在生死不為汙行，住涅槃不永滅也。非凡夫行非賢聖行者，明上雙離已竟，今何故有此文來？解云：上雙捨三法，今雙捨人法，人法為異，故有今文也。雖過魔行者，然此中四句：一者雙捨雙用，二者雙捨單用，三者單捨雙用，四者單捨單用。上不住調伏不住不調伏即雙捨，在生死住涅槃即雙用也，今此下即單捨單用也。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耶見者，問：觀十二緣是正觀，云何言入耶？解云：了悟正不礙耶？耶不礙正？既是無礙人，即有無礙法也。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，明菩薩雖悲眾生身出於血，而實無所悲，故言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也。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者，明遠離有二種：一小遠離，二者大遠離。俗人隱亦有二，謂小隱隱山林，大隱隱朝市。佛法亦二隱，山林為小隱，患此身心喧動滅此身心為大隱。菩薩雙非此二，雖樂遠離非是小隱，不依身心盡非是隱也。雖行三界不壞法性者，明雖處三界而不動也。餘文可尋。

說是語時，文殊師利所將大眾，其中八千天子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說是語下，第三門、疾後利益，即後方便也。

(卷三終)

維摩經疏第四(原本此卷唯卷尾有疏題，發首無題，直安品。自今例上，故安題。)

胡　吉藏　撰

不思議品第六

不思議品第六。
方丈再會，大開二章：第一、略明二智已竟。今即第二、廣明二智，凡有五品。今即第一、不思議品。且問：此經名不思議經，何故偏以此品標不思議品耶？答：唯此品名不思議品，餘不名不思議品者，亦應唯此品是不思議經，餘非不思議經。又難：不思議是法，維摩是人，如此已不？解云：如此難。若不思是法，法通一經，而有不思議品；維摩是人，人通一經，亦應有維摩詰品。維摩是人，無別維摩品；不思議是法，無別不思議品。次到難：維摩是人，唯通而無別品者，亦應不思議是法，唯別應無通。法有別，不可無通；人有通，不可無別。是義云何？然解前難：此品名不思議，餘品不名不思議品；亦此品是不思議經，餘品非不思議經者。解云：例而不例者，維摩人義顯，不思議法不顯。何者？經名不思議，即通；此品名不思議者，明不思議別事。言此經通名不思議者，經題云：一名不思議解脫。又肇師云：始於佛土，終至法養，其文雖殊，不思議一。故是通也。今此品明不思議別者，方丈之室色三萬二千師子之座，即不思議事也。難：此經通名一不思議經，何不通名一不思議品？解云：有通、別。通名不思議經，通名不思品，即無十四品。今欲開十四品品別為義，故此品偏名不思議品也。人唯一通，無兩別，故不例(云云)。又難：此經名不思議經，有不思議品者，涅槃經名涅槃，應有涅槃品。解云：互例而不例者，涅槃般若明義已顯，故不須立涅槃時。若品此經名不思議，未顯故須立不思議品也。次一意，所以此經通名不思議經，別有不思議品者，欲以別貫通，用事顯理，亦用迹顯本。言以別灌通者，此品明大能入小，小能容大，此是菩薩不思議別事。此一事既不思議，經一切事皆不思議。何者？此品大小相容，絕凡夫二乘有所得，及以淺行境界。所餘一切事，舉足動步，皆絕凡夫二乘有所得，及以淺行境界，皆不思議也。言用事顯理者，只此大小相容，即是不思議之事。事既絕二乘有所得，淺行理亦絕此等境界。事既不思議，理亦不思議。迹既不思議，本亦不思議。為是義故，所以此品名不思議品也。又品辨不思議名，故下文云：菩薩有解脫，名不思議。辨

體辨名明用事，故名不思議品也。問：若使此品通貫一經，名不思議者，何不正說之初，即明不思議，至此方明不思議耶？解云：欲通灌前後，故處中明之也。且此之一經，起於現病。由現病故，有此一經。為此故，前現病。現病故，文殊問。故病人顯不思議等事，故問疾後明不思議也。

問：若此經起現病，何不名現病經耶？解云：不得名現病經。現病語別，不思議語通。何者？健病一切皆不思議，現病是不思議中一事，故不得名現病經也。所以接問病品者，明問病品辨無量一義，此下明一無量義。上無量一者，但一病方便。下明一無量者，現眾生數等身，說眾生數等教故也。又意：前問疾品明菩薩赴緣之本意，今明菩薩本意。赴緣前本意者，有二種：眾生本、菩薩本、眾生癡愛本。菩薩以大悲為本，由大悲故有菩薩身心也。今為赴緣者，既大悲用，此大悲何為？大悲為眾生現一切方便事，為眾生故說教，令眾生體悟如菩薩，為是故有此品來也。

爾時，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，作是念：斯諸菩薩大弟子眾，當於何坐？長者維摩詰知其意，語舍利弗言：云何，仁者！為法來耶？求牀座耶？

就此品中大開為二：第一、明方便實慧；第二、明實方便慧。又方便實即迹本，實方便即本迹。又開云：第一、呵求坐；第二、給坐。今即第一有數番問答不開，今即身子嘿念牀坐。問：眾中有菩薩、有聲聞，何故聲聞念座、菩薩不念座耶？解云：此有所以菩薩不念座者，有二義：一者、菩薩以法身為身，身無疲[病-丙+卷]，故不念座。又且菩薩聞於勝法，怡神悅意，不念於疲[病-丙+卷]。何以知然？世間人聞音樂等尚復忘疲，豈況菩薩聞斯勝法而當有疲[病-丙+卷]？故不念座。二乘反此。何者？聲聞心雖無漏，身猶結業，有結業故身有待，所以念座。二者、設使未得法身菩薩結業身者，此菩薩聞法入心，不覺有[病-丙+卷]，故不念座。聲聞雖聞勝法，法不入心，如法華中聲聞自序云：我聞如來說成就眾生、淨佛國土，都不喜樂，但念空、無相、願。故知不入心。既不入心，故身有倦，有倦故念牀也。又欲貶挫聲聞、不斥菩薩，由其念坐故，所以得貶斥聲聞，故其嘿念也。

問：何故不彰言而嘿念耶？解云：此乃坐更相影發，兩聖神交，居士神力空室，身子嘿念，故不彰言也。二者就事為論，聲聞[券-刀+((巨-匚)@一)]，故不彰言。何者？菩薩法身為身，無諸患累，聲聞身有患累，[券-刀+((巨-匚)@一)]彰言不見牀，故嘿念坐也。又身子所以念座者，竝是方便，為開道門，身子為道方便，居士為俗方便，居士空室方便，身子念牀方便，居士知身子應念，故空室，身子知居士借座，故身子念牀也。問：二人皆方

便，何故令聲聞念，不令菩薩念耶？解云：令聲聞念，長得一種。何者？長得呵聲聞，若令菩薩念，即為取座，不得呵。今念得呵聲聞，令聲聞高楊菩薩，然後為取座也。今即身子念，身子是眾人之長，體疲身倦，以已察人，故云諸菩薩大弟子，當於何坐也。長者知其意，即責汝為法來，牀座來，作兩關問也。

舍利弗言：我為法來，非為牀座。維摩詰言：唯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不貪軀命，何況牀座？夫求法者，非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之求，非有界、入之求，非有欲、色、無色之求。唯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眾求。夫求法者，無見苦求，無斷集求，無造盡證、修道之求。所以者何？法無戲論，若言我當見苦、斷集、證滅、修道，是則戲論，非求法也。唯，舍利弗！法名寂滅，若行生滅，是求生滅，非求法也；法名無染，若染於法，乃至涅槃，是則染著，非求法也；法無行處，若行於法，是則行處，非求法也；法無取捨，若取捨法，是則取捨，非求法也；法無處所，若著處所，是則著處，非求法也；法名無相，若隨相識，是則求相，非求法也；法不可住，若住於法，是則住法，非求法也；法不可見、聞、覺、知，若行見、聞、覺、知，是則見、聞、覺、知，非求法也；法名無為，若行有為，是求有為，非求法也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若求法者，於一切法應無所求。說是語時，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

舍利弗答：為法來，明菴園精舍非無牀座。今所以來者，為法故來，此言自死。何者？且竝。汝若求法不求座，即應念法不念坐；既念坐不念法，即應求座不求法也。又依文難：汝為求法來，此言復死。何者？若有法可求，即非求法。度即節破也。夫求法者下，前身子有二：一者云不求座，已如前竝；二者為求法故來。是故今更破其求法。言夫求法者非五陰等求者，明五陰畢竟不可得故，不應五陰求；界入不可得故，不應界入等求也。非有欲色下，前橫洗六道，今竪窮三界也。舍利弗！夫求法不著佛求者，上明世間六道非求法，今明出世三寶亦非求法。求三寶畢竟不可得，云何著佛等求？所餘文可尋。造音摻。說是語時五百人得法眼淨者，此中呵身子諸天得道，呵聲聞化菩薩，通二意也。又作此呵即是無得寶相，若有所得求即有所依，即心眼不淨；若無所得即是悟，心眼即淨，故云得法眼淨。此云法眼淨者，小乘亦法眼，大乘亦法眼。小乘法眼即初果，見四諦法名法眼；大乘法眼即初地，得真無生法，故云法眼淨。今此中大乘法眼，肇師作此釋也。問：此中法眼與五眼中法眼何異？解云：異。此中云法眼只是慧眼，見四諦法慧眼開名慧眼。而今言法眼

者，見四諦法故云法眼。若五眼中法眼二乘所無，唯在菩薩明知三乘根性而為說法，故云法眼也。

爾時，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，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，成就師子之座？

爾時，長者維摩詰問：仁者！下品開兩章：第一、明方便實慧竟；今第二、明實方便慧。問：何故明此二慧耶？解云：經文如此，今依經而明。又問：經何故明二慧？解云：此經以二慧為宗，前一品略明二智，今下去廣明二智。為此故，前章明實慧，此章明方便慧也。問：何故前明實慧，後明方便慧；不前明方便，後明實慧耶？解云：此無所在。既前明實慧，亦得前明方便慧；而今前明實慧，後明方便慧者，隨緣故爾。前身子念座求法，是故前破其念座求法之心，明畢竟無所求，即實慧也；今明如此小室容此大座，即擁慧也。又前明實慧，今明擁慧者，今明如此大座及以小室，竝是十方諸佛無依無偏淨業所感；今將明無依無礙之用，故前破其有依礙之心。若破有得有礙，即得無依無礙之法。為是義故，前破有得有礙之心畢竟淨，今方得明無依無礙之法也。今即第一居士問文殊：何處有好上妙第一之座？吾為汝取之。問：主人設容座，即應為設座，云何問容何處有好高座，吾為取之耶？解云：所以爾者，欲顯淨名不可思議神力，令文殊選取之，應言即取也。又所以問文殊者，復有二義：一者、若不問文殊，居士自設如此大座者，恐是居士化作，非是實來；二者、恐是一室一國之最上，非是十方國土之第一。為是義故，所以問文殊：仁者遊於十方，何處有第一之座？應言為取也。文殊遊十方，菩薩悉遊十方一切佛土，如華嚴中云一切處文殊故，文殊遍遊十方，是故問之。又問者，非是淨名不曾遊十方，文殊遊十方，故問文殊。今問者，欲令文殊自選取，故問也。問：實若為勝化耶？解云：實難化易，如幻化師從牛口入、牛尾出，此事為易。又二乘亦能化，不能實用，是故問覓不化作也。

文殊師利言：居士！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，有世界名須彌相，其佛號須彌燈王，今現在。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，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，嚴飾第一。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，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，高廣嚴淨，來入維摩詰室。諸菩薩、大弟子、釋、梵、四天王等，昔所未見。其室廣博，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，無所妨礙。於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，亦不迫迮，悉見如故。

文殊答：居士應言而取。如文。淨名入定，彼佛即遣座者，淨名不取而至，彼亦不動而到，正意(云云)。其室廣博悉苞客者，次簡此勾。如芥納須彌，須彌入芥；芥納須彌，須彌不小，芥子不

大；蹙山令小，開芥令大。若爾，即非不思議。只芥納須彌，須彌不小，芥子不大，亦應小室容大座，大座不狹，室亦不廣，此是例義。而今文云：室苞大座。室既廣博者，芥納須彌，芥應開大。叡師解云：自內觀即廣，自外觀即如，故在室內觀即廣博，出外觀只是八尺之室，內廣不礙外狹，外狹不礙內廣，只此復是不思議也。法師更一意成叡師此說，明客座故廣，室相如故不開也。

爾時，維摩詰語文殊師利：就師子座，與諸菩薩上人俱坐，當自立身如彼座像。其得神通菩薩，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，坐師子座；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，皆不能昇。爾時，維摩詰語舍利弗：就師子座。舍利弗言：居士！此座高廣，吾不能昇。維摩詰言：唯，舍利弗！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，乃可得坐。於是，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，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，便得坐師子座。

新發意菩薩及身子等皆不能昇。身子答云：吾不能昇，何吾之有？吾只是我之異名，我自在義，既不自在，何得稱吾耶？又問：身子羅漢之人，入神通時能變身滿三千世界，云何不能昇此座耶？有人解云：維摩神力制不能昇，如前菩薩品明魔不能去者，居士神力制魔不得去。今亦爾，身子實能昇，居士制不能昇。今明不然，明此等高座竝諸佛無漏淨業所起，身子等結業之身故不能昇，為燈王如來作禮，佛借神力乃可得昇也。

舍利弗言：居士！未曾有也。如是小室，乃容受此高廣之座，於毗耶離城無所妨礙。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，及四天下諸天、龍王、鬼神宮殿，亦不迫迮。維摩詰言：唯，舍利弗！諸佛、菩薩有解脫，名不可思議。若菩薩住是解脫者，以須彌之高廣，內芥子中，無所增減，須彌山王本相如故；而四天王、忉利諸天，不覺不知已之所入，唯應度者，乃見須彌入芥子中，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。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嬈魚、鼈、[元/?]鼉水性之屬，而彼大海本性如故；諸龍、鬼神、阿脩羅等，不覺不知己之所入，於此眾生亦無所嬈。又，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斷取三千大千世界，如陶家輪，著右掌中，擲過恒沙世界之外，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住；又復還置本處，都不使人有往來想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。又，舍利弗！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菩薩即演七日以為一劫，令彼眾生謂之一劫；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，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，令彼眾生謂之七日。又，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，集在一國示於眾生。又，菩薩以一切佛土眾生，置之右掌飛到十方，徧示一切而不動本處。

又，舍利弗！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，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。又，十方國土所有日、月、星宿，於一毛孔普使見之。又，舍利弗！十方世界所有諸風，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，外諸樹木亦不摧折。又，十方世界劫盡燒時，以一切火內於腹中，火事如故而不為害。又，於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恒河沙無數世界，如持鍼鋒舉一棗葉而無所嬈。又，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能以神通現作佛身，或現辟支佛身、或現聲聞身、或現帝釋身、或現梵王身、或現世主身、或現轉輪聖王身。又，十方世界所有眾聲，上、中、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，演出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之音，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，皆於其中普令得聞。舍利弗！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，若廣說者窮劫不盡。

又問：如此大小相容，唯應度者乃能見之。今身子等既見不思議，應解不思議。解云：身子等不解。何以知不解？故下文迦葉謂身子云：於盲者前現眾色像，聲聞之人聞不思議。不解不知亦爾也。即難：既不解，應不見。答：見何必解事？如世間人作一物極精妙，眾人皆見而不解也。問：解有何失？解云：聲聞若解，即具三慧，與菩薩無異也。又舍利弗！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菩薩即演七日以為一劫者，復是一種不思議。且問：與大座入少室何異？上明須彌入芥，須彌如故；芥客須彌，芥亦如故。今演七日為一劫，七日如故；促一劫為七日，一劫如故。此義是[亠/(刀*丫*(留-刀-田))/日]也。難：若不異者，今演七日為一劫，七日即長；促一劫為七日，一劫即[打-丁+豆]。亦應芥納須彌，芥子應開；須彌入芬，須彌應小。既不蹙須彌開芬子，亦應不延七日促一劫。解云：此文言延七日為一劫者，乃延說之演。演說七日為一劫，何時延牽七日令長言演耶？過不識字訓，斯意僻也。又解云：此明延促與上相容義異。上明大小相容不思議，今明延促不思議；上明不改不思議，今明改不思議。上明改不思議者，小能容大，大能入小，而大小宛然，故不思議；今明改不思議者，餘人不能改七日為一劫，改一劫為七日，菩薩能改不改者，改故不思議。示菩薩擁道非一，故有此二文不同。上明相容大小如故，今亦七日為一劫，一劫為七日，長[打-丁+豆]如故。今既延[打-丁+豆]為長，促長為[打-丁+豆]，上亦開小為大，蹙大令小，欲示菩薩擁非一，故有斯二也。問：此之延促自在之智，五智中為是若箇智耶？五智者：一、泥洹智，二、法住智，三、無諍智，四、邊際智，五、願智。此是五智中邊際智、邊際知，能延促自在也。問：此是菩薩權變自在，大小相容，今時若為能得解脫耶？解云：且舉一喻。如一小鏡，尚寫百丈大

山，鏡容大山而不大，大山入鏡，大山如故。菩薩體諸法如夢、如幻、如鏡中像，故能如此也。次明延促長短者，如人眠夢，夢經百年，百年之夢只是一覺之眠。百年之夢，一覺之眠不長；一覺之眠，百年之夢不[打-丁+豆]也。他云：夢顛倒虛妄，何得為喻？解云：夢中夢歷歷，覺中覺分明。夢既虛妄，覺亦顛倒。是故菩薩體諸法如夢、如幻，故能如此也。次文明作無量事，現無量身，辨不思議事。問：魔亦能化作佛身、聲聞身及一切物，今菩薩亦能如此，復何足為奇耶？解云：菩薩能圓現，彼不能圓現。言菩薩能圓現者，現一切身故。華嚴云：現眾生數等身，說眾生數等教。彼不能如此，故菩薩不可思議也。舍利弗！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者，明不思議事不可具說，今略說之也。問：略說盡不盡？解云：略盡一者，略而不盡。今盡而言略盡者，明不思議事不出形之與聲。既明形聲，即攝一切，故云略盡也。

是時，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歎未曾有，謂舍利弗：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，非彼所見；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不能解了為若此也。智者聞是，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？我等何為永絕其根，於此大乘已如敗種？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皆應號泣，聲震三千大千世界；一切菩薩應大欣慶，頂受此法。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，一切魔眾無如之何。大迦葉說此語時，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時大迦葉聞說未曾有，次舉譬，即證前明聲聞見而不解也。然可有四句：一者見聞而解即菩薩，二者見聞不解即聲聞，三者不見不聞而今聞即世人，復有不見不聞不解即底下之人也。言未曾有者有二：一前見未曾，二聞未曾也。

爾時，維摩詰語大迦葉：仁者！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以方便力故，教化眾生，現作魔王。又，迦葉！十方無量菩薩，或有人從乞手、足、耳、鼻、頭、目、髓、腦、血、肉、皮、骨、聚落、城邑、妻子、奴婢、象、馬、車乘、金、銀、瑠璃、硨磲、碼磁、珊瑚、琥珀、真珠、珂貝、衣服、飲食，如此乞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以方便力而往試之，令其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，故行逼迫，示諸眾生如是難事；凡夫下劣，無有力勢，不能如是逼迫菩薩。譬如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，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。

爾時維摩詰，大迦葉，仁者十方作魔王者，明迦葉見一不見一，唯知菩薩住不思議解脫，魔無如之何，不知只魔是住不可思議解脫也。又上明順不思議順法門，今明逆不思議逆法門；上明善法

門，今明惡法門。上明順不思議有二：一形，二聲，形聲攝盡。今明逆不思議亦有二：一天，二人。天攝一切天，人攝一切人，人天攝一切盡，魔即天，乞人即人也。然乞人非是世間容容人，乃是住不思議菩薩能作如此化耳。此就何物乞？解云：此就垂度檀河人，檀河垂滿，人乞強就其乞，外即國城妻子，內即四支百體，其若施即度檀河，檀河即滿，故乞人是不思議人，令行者行滿也。次與龍象蹴蹋，非驢所堪，是不思議菩薩所能乞，非淺行所能乞也。有時云：凡魔如驢，不思議菩薩魔如龍象，乃是不思議菩薩能了，非凡魔所能也。此言龍象者，只是一象耳，如好馬名龍馬，好象龍象也。

觀眾生品第七

觀眾生品第七。

所以有此品來者，有三意：一者、遠；二者、處中；三者、近。言遠生者，此經是菩薩經，明菩薩行。菩薩行者，發心誓度一切眾生，先人後己。故大經云：自未得度先度他，是故敬禮初發心。既發心欲度一切眾生，應須識眾生相。若不識眾生相，即不能度眾生。為是今明觀眾生，令菩薩識眾生相。雖度眾生，實無眾生可度。故金剛般若云：滅度一切眾生，實無眾生可度。此言通貫一切，故言遠生。言中者，從問疾品生。彼文云：從癡有愛，即我病生。以眾生病，是故我病。眾生病滅，我病乃滅。前後際悲皆等。若爾，菩薩大悲由眾生故有。故大論云：般若是佛母，誰是般若母？解云：大悲為般若母。誰為大悲母？眾生為大悲母。眾生從癡故愛，愛故受生，受生故病。以眾生病故，菩薩有大悲病。以大悲故，說般若。是故眾生為大悲本，大悲為般若本。根本起自眾生，是故今須觀眾生在本。若正，即一切正。從菩薩正觀所觀為名，故云觀眾生品也。言近生者，即是不思議品生。不思議即是二知，二知即是能觀，眾生即是所觀。又上不思議解脫即是緣教，眾生即是教緣。上雖明能觀緣教，竟未明所觀教緣。若但明教不明緣，即不具足。為是故，上明教，今辨緣也。問：今觀眾生者，眾生為是有故觀？為是無故觀耶？然此義眾家釋不同。薩婆多等云：實無眾生，但有陰、入、界等法。眾生但有假名，此名二世無，唯現在和合故有名耳。今明若實無眾生即菩薩，菩薩本發心度眾生，既無眾生可度，何有菩薩？又且若無眾生即是無見，若實有法即是有見，具足有無、斷常二見，云何名為菩薩？故般若云：斷一切諸見，名為菩薩。今既不離諸見，云何名菩薩？菩薩者，即是體道之人。古經詺菩薩為道士，

體道之士故名道士。既體道，即應離一切見也。第二、犢子道人云：眾生是有，眾生不可無。何者？彼云：四大和合有眼法生，五陰和合有人法生。以是義故，故知實有人法。彼明假人不不可言真，故非無為、非三世、非有為，在第五藏中。今明此亦非菩薩。何者？既云度一切眾生，實無眾生得度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眾生見、壽者等見，即非菩薩。非但非菩薩，亦非二乘，乃是具縛凡夫。何者？我見是眾生之本，故大品云：身見攝六十二見。故是具足凡夫也。次呵梨云：亦有亦無，世諦故有，真諦故無。大論及成實論并馬鳴傳皆作此說，明五陰為人，輪軸為車，世諦故有，第一義諦故無。若爾，斯義應好。然攢求之者，竝崇此句，以為栖神之宅，詫心之處。今明還是亦有亦無二見。何者？汝世諦有可無不？真諦無可有不？世諦不可無，真諦不可有。若爾，世諦定有，真諦定無，故是有無二見，非是菩薩也。今觀眾生悉離如此之法，如文如幻。師見幻，幻有非有，幻有非無四句，內外皆洗。只此一句，洗一切病。故師云：只假有一句，破一切病也。問云：觀眾生如第五大，此即是無，云何彈他耶？解云：今明觀眾生如第五大，何得同他？若觀第五大，如第五可薩衛。今觀眾生如第五大，只眾生菀然而無所有，故云觀眾生如第五大。所以大品云：菩薩度眾生如虛空也。問：可無實眾生，應有假幻眾生。解云：為實故幻，無實何有幻？四句皆淨，只此是實相。故大品云：眾生即實際。建立眾生於實際，即建立實際於實際也。實相既無所有，眾生亦無所有。故論云：諸法實相者，心行言語斷，無生亦無滅，寂滅如涅槃。又責：若爾，經中何意或說有人，或說無人耶？解云：諸佛或說我，或說於無我，諸法實相中，無我無非我。為是故，眾生即實相也。

〇就文為二：第一文殊淨名觀眾生，第二身子天女觀眾生。此之四人，觀即一切，人觀即觀一切。何者？文殊與淨名即道俗二人，天女與身子即人天二人、男女二人、大小二人、幽顯二人，故此四人觀攝一切盡也。就文殊與維摩觀眾生中為二：第一明化他，第二明自行。就初為二：第一論所觀眾生，第二論能觀四等。所以前論觀眾生後論四等者，如前釋，以眾生是四等本，故前論觀眾生後論四等。觀眾生既正，次令眾生離苦故有大悲，次與大樂故有大慈，離苦得樂故有大憙，知苦樂不二得空平等故有大捨，為是故觀眾生後論四等也。

爾時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菩薩云何觀於眾生？維摩詰言：譬如幻師見所幻人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。如智者見水中月，如鏡中見其面像，如熱時燄，如呼聲響，如空中雲，如水聚沫，如水上泡，如芭蕉堅，如電久住，如第五大，如第六陰，如第

七情，如十三入，如十九界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。如無色界色，如焦穀芽，如須陀洹身見，如阿那含入胎，如阿羅漢三毒，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，如佛煩惱習，如盲者見色，如入滅盡定出入息，如空中鳥跡，如石女兒，如化人煩惱，如夢所見已寤，如滅度者受身，如無煙之火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。

今即第一。前文殊問：菩薩云何觀眾生？維摩言：如幻師者，淨名答：明菩薩了悟眾生無所有，故借十喻以明之。大品餘處大乘，皆借十喻以曉也。言如幻者，此句有盡。言盡者，眾生謂眾生是實，信幻是虛。今菩薩還借其所信之虛，喻其所信之實，同其信之虛。既知實不實，即知虛不虛，此即盡也。不盡者，或情便謂：若使如此，乃無有實眾生，應有虛眾生。此於迷者不盡，復須洗之。本借虛為破實，既無有實，何處復有虛？借假破實，既捨實，即應捨虛，何領實無更著虛？如肇師云：無常為破常，非是有無常。今亦爾，將虛為破實，非是有於虛。破實破故，明虛實無，虛即無。此兩句既無，四句內外皆淨也。問：若無實無虛，乃至非虛非實，一切皆無，應無眾生。解云：不如此。今明無所有者，明眾生相無所有。眾生相宛然而無所有，舉譬如幻，語咲菀然而無所有。故肇師不真空論云：幻化人非無幻化人，幻化人非真人也。彼人體諸法如此，所以什師歎云：秦人解空第一僧，肇其人也。如智者見水中月，此明智人見月菀然而無所有，不取；愚者不如彌猴捉水中月，沒水而□。鏡像亦爾，取智人見鏡像宛然，了知無所有，不取；愚人不如鷄見鏡像，即與之鬪，鷄為之碎爪，虎為之折牙，不取。此為喻，但取智者為喻也。如熱時炎，此亦得類前智者見鏡像實無所有，亦智者見熱炎實無所有也，亦得異上上智見面知無所有。今或者謂熱炎為水，實無水，故有異也。次如第五大乃至十九界等者，已如前釋。今更明有二意：一者、因緣人；二者、破實人。明因緣人如幻有，無所有而有；二者、破實我。為破實我之病，明眾生如十三入、十九界畢竟無所有也。菩薩觀眾生為若此，即體也。問：眾生如十三入、十九界等畢竟無所有，菩薩觀誰耶？眾生既如十三入、十九界，菩薩亦如十三入、十九界，眾生無所有，菩薩亦無所有，誰能觀耶？解云：已如前明，只眾生相如此，菩薩觀眾生宛然無所有。又眾生知所有，亦不須菩薩度，只為眾生於無所有中，於眾生成有為，是故菩薩觀眾生無所有，令眾生同悟無所有也。

文殊師利言：若菩薩作是觀者，云何行慈？維摩詰言：菩薩作是觀已，自念：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。是即真實慈也。行寂滅慈，無所生故；行不熱慈，無煩惱故；行等之慈，等三世故；行無諍慈，無所起故；行不二慈，內外不合故；行不壞慈，畢

竟盡故；行堅固慈，心無毀故；行清淨慈，諸法性淨故；行無邊慈，如虛空故；行阿羅漢慈，破結賊故；行菩薩慈，安眾生故；行如來慈，得如相故；行佛之慈，覺眾生故；行自然慈，無因得故；行菩提慈，等一味故；行無等慈，斷諸愛故；行大悲慈，導以大乘故；行無厭慈，觀空無我故；行法施慈，無遺惜故；行持戒慈，化毀禁故；行忍辱慈，護彼我故；行精進慈，荷負眾生故；行禪定慈，不受味故；行智慧慈，無不知時故；行方便慈，一切示現故；行無隱慈，直心清淨故；行深心慈，無雜行故；行無誑慈，不虛假故；行安樂慈，令得佛樂故。菩薩之慈，為若此也。文殊師利又問：何謂為悲？答曰：菩薩所作功德，皆與一切眾生共之。何謂為喜？答曰：有所饒益，歡喜無悔。何謂為捨？答曰：所作福祐，無所悕望。

文殊師利！菩薩應作是觀者，云何行慈下，第二、論能觀四等。前文殊問接前觀眾生，菩薩既觀眾生，云何行慈也？維摩言：作是觀，自念為眾生說此法，即真實慈。然此中問易答難。所以爾者，問即狹狢，答即顯道，故問易答難也。前問云：既無眾生，菩薩云何行慈？今即如此說，即真實慈者，明菩薩作此觀，即是中道正觀。今眾生悟此正觀，得於法身之樂，即真實之慈。若凡夫、二乘只是斷常觀，得生死果，非真實慈。何者？凡夫見有即常見，二乘見無即斷見，既是斷常煩惱見，即得生死果。令菩薩雙離此二觀，眾生無所有即離常見，無所有而觀眾生即離斷見，離斷常即中道正觀，令眾生悟此中道，得於法身，故是真實之慈也。又說此法真實慈悲之說，故云即真實慈也。然作此釋猶未可解。何者？既無眾生即應無說，云何言說如此即真實慈耶？解云：眾生若知無所有畢竟無，菩薩亦無所說。故大品云：眾生若知畢竟空，菩薩即無功夫。只為眾生無所有於眾生有，眾生既無所有而有，菩薩無所說而說，無所說而說說無所有，令眾生無所有有，悟有無所有故，說此無所有法即真實慈也。寂滅慈者，即寂滅諸見即寂滅慈也。阿羅漢者，問：二乘慈、橫門慈、非好慈，今云何言行阿羅漢慈耶？解云：此借阿羅漢以目此慈耳。阿羅漢名[煞-(烈-列)]結賊，明此慈能破結賊也。行菩薩慈亦爾，竝是借喻耳。所餘三等如文。

文殊師利又問：生死有畏，菩薩當何所依？維摩詰言：菩薩於生死畏中，當依如來功德之力。文殊師利又問：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，當於何住？答曰：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，當住度脫一切眾生。又問：欲度眾生，當何所除？答曰：欲度眾生，除其煩惱。又問：欲除煩惱，當何所行？答曰：當行正念。又問：云何行於正念？答曰：當行不生不滅。又問：何法不生？

何法不滅？答曰：不善不生，善法不滅。又問：善、不善孰為本？答曰：身為本。又問：身孰為本？答曰：欲貪為本。又問：欲貪孰為本？答曰：虛妄分別為本。又問：虛妄分別孰為本？答曰：顛倒想為本。又問：顛倒想孰為本？答曰：無住為本。又問：無住孰為本？答曰：無住則無本。文殊師利！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。

文殊問：生死畏，菩薩當何所依者，初、文殊與居士觀眾生為二：第一、明化他竟；今第二、自行。此文更為二：初、文殊問；次、淨名答。今第一、文殊問。然此問正為始行菩薩故，作此問也。問：何故卓爾有此文來，明生死有畏，菩薩當何所依耶？解云：有此文來者，具有通、別二意。言通意者，此中正明始行菩薩發菩提心。既發菩提心，即有異二乘心。二乘心自調、自度，棄生死、入涅槃。今既是菩薩發菩提心，應在生死濟度一切眾生。既在生死，生死甚可怖畏。今是始行菩薩，未勉怖畏，畏於生死。既畏生死，菩薩當何所依？故作此問也。別意者，從前四等文生，菩薩既有大悲，即應在生死拔眾生苦。生死既可畏，菩薩當何所依？勉怖畏故，問云：生死有畏，菩薩當何所依也。維摩詰言：菩薩於生死畏中，當依如來功德者，上文殊問云：生死有畏，當何所依？今答云：當依如來功德。明上有所憑，故下無所畏。然依如來功德，即是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遍治一切。何者？有別治、通治。別治者，如貪欲多，教不淨；瞋恚多，教慈悲；愚癡多，教因緣；覺觀多，教數息；著我多，教界方便。此即別也。通治者，眾生等有此病，應教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通治一切，故令依如來功德也。又如大品中，明菩薩九相觀時，菩薩身毛皆豎，生於畏心，令作於六念。今亦爾也。文殊又問：菩薩依如來功德，當於何住者，明菩薩在生死怖畏，依佛功德何所作耶？淨名答云：菩薩依如來功德，欲度脫一切眾生也。又上依如來功德，即上所依；今明度眾生，即下有所濟；亦上有所弘，今下有所化。又此亦是釋上依如來功德得無所畏。何者？以大來脫小，明菩薩運心欲遍度一切眾生。此心既大，豈當復有於小畏者耶？二者、度一切眾生，即有慈心。若有慈心，即無所畏，亦無有人能惱菩薩者。故世云：人無害獸之，獸無害人之意也。三者、念佛功德，此是勝法。既樂勝法，即忘畏事，故不畏也。又問：欲度眾生，當何所除者，明菩薩度眾生何所除。答云：所以度眾生者，欲除眾生煩惱故也。又問：何故除煩惱？答云：當行正念。既除煩惱，即行於正觀，由觀故能除煩惱也。又問：云何正念？答：得行不生不滅。此言不生不滅，非是八不中不生不滅。此言不生不滅者，明惡法不生，善法不滅，故云不生

不滅也。又問：善、不善，熟為本？答曰：身為本者，明身能起善、起不善，故云身為本。問：身熟為本？答：欲貪為本者，明由欲貪故有。欲貪即是愛，由愛故有身。所以大經云：生死本際有二種：一、無明，二、有愛。愛故受身，所以欲貪為身本也。又問：欲貪熟為本？答：虛妄分別為本者，明為欲貪本也。又問：虛妄分別熟為本？答曰：顛想為本。何故分別於色？只為有顛倒之想，故虛妄分別，所以顛倒想為分別本也。又問：顛倒想熟為本？答曰：無住為本。此言難解，開中有二釋：第一解言無住為本者，明顛倒妄想無有一念住時，若得一念住即為正法，只為不得一念住故為耶倒。舉喻如水波動，波若靜即水平影正，以波動不得靜，水不平即影不正。今顛倒亦爾，不得一念住，故云無住為妄想顛倒本也。二者言無住為本者，明顛倒畢竟無所有，畢竟無所有於眾生成，有無所有於眾生有，故云無住為顛倒想本也。問：無住熟為本，此復難解。若言無本，便墮無因自然等義，與外道及由來更有何殊？且略類兩家：一外道責十一根誰為本？若五大為本，乃至責冥初熟為本？答：冥初無本。答：責內學成論五住地義，見一處住地誰為本？答：欲愛為本。責欲愛熟為本？答：色愛為本。即責色愛熟為本？答：有愛。次責有愛？答：無明為本。次責無明熟為本？答：無明無本。今亦爾，從初責善不善，最後責無住無本，何異耶？今且依兩釋與由來人異：一者明成論即有五地義，僧佉法即有二十五諦義，今菩薩未曾有此義，但顛倒謂情有此等法，今菩薩却責彼不可得，故云無住無本也。有時舉喻夢得錢飲酒，飲酒而相打，相打即許官，問云：何意相打？因飲酒何得酒？錢酤酒那得錢？即不知。今亦爾，責顛倒不得，故言無本。此是破義，非是立義也。二者明未曾有因、未曾無因，因與無因竝顛倒，謂謂有因責因，故云無住無本，故與他異也。

○時維摩詰室有天女者，第二章，身子與天女論眾生。所以有此女者，終是諸佛菩薩更相影嚮，堪開道利。緣前維摩作男方便，今天女作女方便。故肇師云：原夫能天能人者，豈天人之所能果？以非天非人，故能天能人耳。今亦爾，能男能女者，非男女之所能果，非男非女能男女耳。問：今天女、身子論眾生，與前文殊居士何異？解云：通即不異。何者？通令識眾生之實，凡夫不能知眾生之實。此二章通令識眾生之實，故不異也。別即有異。何者？前文殊與淨名論眾生即通，今天女與身子論即別。言上論通者，直論眾生如幻、如炎、如十三入等眾生，語通一切，故上論通。今論別者，今直男女，論男男不可得，論女女不可得，論女女不可得，所以為別也。然此二人論攝一切人盡。何

者？已如前明。男女攝盡，人天攝盡，道俗攝盡，故此二人攝盡也。二人攝既盡，二人論即一切人論，此二人論不可得，即一切不可得也。問：今論眾生，何故論男女耶？解云：由男女故，有一切眾生。何者？男見男、女見女、女見男、男見女、女愛女、男愛男、男愛女、女愛男。由男女故，起愛見；有愛見故，有集諦；有集諦故，即有苦諦；有苦集，即輪轉生死也。問：經云：生死本際凡有二種，謂無明與愛。今云何言見愛為本耶？解云：只見是無明，無明故起見。所以成論云：是癡增上，名之為見。為是故，今論男女，論男不可得即無男，論女不可得即無女，無男無女即無愛見，無愛見即無眾生，故此二人論於男女也。

時，維摩詰室有一天女，見諸天人，聞所說法，便現其身。

就此文有七番，且開為三：第一論義之由；第二正論義；第三佛迹。今即第一有天女者，什師云：是維摩八不思議宅神至人空同無像竝現十方，未曾有宅不宅隨俗故宅，未曾有神不神隨俗故有，神隨俗宅宅異凡夫宅，八不思議宅隨俗神，神異凡夫神、法身菩薩神，故云室有天女也。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身者，有二意：一者上開道；二者下斥聲聞。上開道即供養菩薩之與正法，斥聲聞即與身子論也。言見大人聞說法者，見文殊等諸菩薩來聞上所說不思議之法，故言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也。便現其身者，天本隱今即顯。天女何意？隱者居士空室，既空物亦空神，今室有物神即現，前隱成空權巧，今現成有方便。又若隱若顯若現若藏，皆為物開道皆是方便，前藏方便今現方便，故云現其身也。

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，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，至大弟子便著不墮，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。

即以天華散者，第二、正論義。就此為三：初、本身論；二、轉身論；三、復身論。今初，言以天華散者，欲以華為論，故天女散華。又散華者，欲示供養，復欲挫諸小道，故散華也。言以華為論者，菩薩或依果論、或正果論，華即依果、身即正果，正果中或本身論、或轉身論、或復身論，三業皆為。所以爾者，菩薩無依無礙種種為，或世界、或光明、或香華、或國土，如信相菩薩疑佛八十室忽然廣博、土穢而忽淨，即答[打-丁+豆]壽之疑。何者？室狹而不狹，即知壽[打-丁+豆]而不[打-丁+豆]。光明論議，即如大經十九卷大眾中忽有光明，非青見青、非黃見黃等，即是釋德王之難也。香味論，即如此經下文香積品也。今此中即散華論，只散一華即雙難大小，散菩薩、難菩薩、散大弟子、難聲聞、散菩薩，皆墮落者，此是菩薩無礙問答。散華即無依之問，菩薩能去華，菩薩無依之答，此無礙之問問無礙之答，無礙之答答無礙之問，問答皆無礙，故華不著身也至大弟子，即無礙

之問著而不墮，即有礙之答無礙之問，有礙之答答不成答，故云華不去也。一切弟子神力去華，不能令去者，此即意業通。前天手散華身業問，今大弟子神力去不去，即意業通不通也。所以去不去者，此是無礙之華，故有礙之心去之不去。無礙華、無礙心，華即不著有礙心，故華即便著有礙心。非但無礙著有礙，亦著無礙心；非但無礙不著有礙，亦不著心。有礙、無礙、有礙皆著，無礙皆不著也。

爾時天問舍利弗：何故去華？答曰：此華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天曰：勿謂此華為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是華無所分別，仁者自生分別想耳。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，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。觀諸菩薩華不著者，已斷一切分別想故。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，如是弟子畏生死故，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。已離畏者，一切五欲無能為也。結習未盡華著身耳，結習盡者華不著也。

爾時天問：何故去華？即口論義，身子聲聞中第一，是故問身子何故去華也。身子答：此華不如法，故去之也。言不如法者，華本俗人所[托-七+巫]，非[戒-廾+((巨-匚)/八)]律之法，非沙門之法，故云不如法。又言不如法者，不如華法，華法去之即去，今去不去，此非華法，故云不如法也。天曰：勿謂此華不如法，身子謂華不如法。天女今答：勿謂華不如法，乃是舍利弗不如法。何者？華無心言如法不如法，仁者謂如法不如法，故如法不如法在身子也。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不如法者，第二節，明若分別如法不如法皆不如法，若不分別如法不如法皆如法。舍利弗！分別如法不如法不如法皆在舍利弗菩薩，不分別如法不如法如法皆菩薩也。譬如人畏，不舉譬曉，華著不著，前譬後合，今即譬言人畏。時非人得便者，什師云：外國有羅剎變為馬，有人騎之，羅剎及頭語云：馬好不？此人即拔刀云：刀好不？此人若畏羅剎，即得其便，以不畏故，羅剎無如之何也。如是弟子畏生死故下，第二、合譬，有二：前明聲聞畏生死故華著身，菩薩不畏生死故不著也；次云聲聞結習未盡故華著身，菩薩結習盡故華不著身也。然此語難解，大論云：若菩薩斷習，得佛時更斷何物？然大論有兩說：一、小乘人說菩薩未斷一豪煩惱，大乘說菩薩得無生斷煩惱習盡。論有雙彈此二解，今當如實說，明菩薩斷煩惱盡未斷習。若使如此，今云何言菩薩斷習耶？什師有二解：一云聲聞、菩薩皆有習，但聲聞有習即起，菩薩有習習不起，以起故言有，不起故言無，心起不起故言有不有，非是斷不斷故言有不有也。說解云：聲聞有三界習，菩薩無三界內習，有念佛功

德習。大論言有習者，有念佛功德習，此言無習，無三界習，故經論各有其意，無相違也。

舍利弗言：天止此室，其已久如？答曰：我止此室，如耆年解脫。舍利弗言：止此久耶？天曰：耆年解脫亦何如久？舍利弗默然不答。

舍利弗言：天止此室，其已久如。有此文來者，可有二意：一者歎故問，何者上天女神力屈身子，神力言辨，屈身子言辨，此即內有無依之慧，外有無礙之辨，必久殖三多，處室應久，是故問云：止此室久如。如即正問止久近也。二者驚怪故問，何者天女有如此神力辨才，內有無依之慧，外有無礙之辨，不應復受女人之身，為此義故，所以問云：止此室其已久如也。答曰：我止此室，如耆年解脫者，上身子作久近問，今天女破久近故，今答云：我止此室，如汝所證無為解脫。諮身子為耆年，六十為耆年，身子爾時亦老也。外書云：六十耆指使。不復自役云耆年也。解脫者，然解脫有二種：一有為，二無為。有為解脫者，五分法身解脫，故數偈云：前及一切法，是皆五陰攝。前即是色陰，餘四法身即行陰，五陰皆是有為，故五分法身解脫皆為也。無為者，數滅涅槃即無為解脫，今此問是無為解脫也。舍利弗言：止此久耶者，上天女云：我止此室，如汝所證無為。舍利弗言：若爾，天止此室久矣。何以故？無始已來，本有此無為解脫。故肇師云：超群有以幽深，量大虛以永久。隨之弗得其縱，迎之罔眺其首。故知解脫來久。解脫既久，天止此室亦久。故云止此久耶也。天曰：耆年解脫亦如久者，即責解脫久近。明數滅無為解脫，即無生無滅，無始無終，無久無近。云何無為解脫久耶？若有久近，即來去生滅而不爾。所以今責解脫亦何如久也。舍利弗嘿然不答者，有二意：一者進退不答。若答言無久近，乃順解脫，即違言失。若言有久近，不違前言，即傷解脫。言違前言者，前天女云：如耆年解脫，身子領云止此久耶，明解脫是久。今若言無久近，即違言。若言有久近，即永解脫。所以嘿然，不知所云也。二者身子既利根，聞此一責，玄悟解脫無久近，無不久近，是故嘿然也。然嘿有三品：下、中、上。下嘿，即是凡夫不知法相，故嘿然。中嘿者，即是身子知道無言，恐言傷道，故嘿然。上嘿然者，即是淨名知道無言，言不乖道，故嘿。今身子知解脫出無言說，恐言說傷解脫，故嘿然也。

天曰：如何耆舊大智而默？答曰：解脫者無所言說，故吾於是不知所云。天曰：言說文字皆解脫相。所以者何？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，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。是故，舍利弗！無離文字說解脫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是解脫相。

天曰：如何耆舊大智而嘿？前來責語非語，明聲聞不能聖說法，今即責嘿非嘿，明聲聞不能聖嘿然。上生不得，今死不得，若生若死，若語若嘿，皆悉不成，是故今責何故大智而嘿也。答曰：解脫無所言說者，身子順解脫而答，明解脫無有言說，是故嘿然也。天曰：言說文字皆解脫相者，明身子見一不見二，只知解脫無言說，不知言說即解脫，故言解脫出言說之水。如犢子之我，由來真諦地論梨耶出四句外，身子亦爾，唯知解脫絕四句，不知四句即解脫，故云文字皆解脫相也。所以者何，釋文字即解脫，如文。所以者何，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者，重釋明一切皆解脫相。既云一切法皆解脫相，文字一法豈非解脫耶？二者只一切法是解脫，解脫是一切法也。

舍利弗言：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？天曰：佛為增上慢人，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。若無增上慢者，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。

舍利弗言：不復以離三毒為解脫乎？舍利弗及難天女：若使一切法即解脫者，三毒亦是一切法，三毒亦是解脫，佛說離三毒為解脫。若爾，應離文字諸法為解脫，故作此問也。天曰：佛為增上慢人說離三毒為解脫耳。然身子至此凡四節屈：第一、華屈；第二、語屈；第三、嘿屈。語嘿即立屈，今此即引佛語屈，若語、若嘿、若引，皆悉不成也。言此是引佛語者，身子云：佛說離三毒為解脫，汝云何言一切諸法皆解脫耶？故今天答：佛為增上慢人說離三毒為解脫耳。何者？增上慢人未斷謂斷，未得謂得，未斷煩惱謂得解脫，佛為此人說斷煩惱盡乃得解脫。若為深行大士說三毒即解脫，故無行云：婬欲即是道，恚癡亦復然，如是三法中，無量諸佛道。如來所說各有其意，云何作定解耶？故云佛為增上慢人離三毒為解脫耳。若無增上慢，三毒即解脫也。

舍利弗言：善哉，善哉！天女！汝何所得？以何為證？辯乃如是。天曰：我無得無證故辨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得有證者，則於佛法為增上慢。

舍利弗言：善哉善哉者，身子自知下劣高讓菩薩，是故稱歎踰楊善哉善哉也。身子問：汝何得何證，辯乃如是？身子既屈天女之辯，故今問辯也。曰：我無得無證，辨乃如是。彈其稱歎，明聲聞語嘿非語嘿，自謙稱歎非稱歎。聲聞都無一切法，何但聲聞無一切法，亦都無有聲聞。故法華云：十方佛土無有二乘也。問：何者為得？何者為證？解云：得有為為得，證無為為證；亦得道諦為得，證滅諦為證。聲聞有得有證即有所得，有所得即外有所依、內即有礙；菩薩無得無證即無所得，無所得故外無所依、內無礙。故大經云：有所得者無四無礙，無所得者有四無礙。故今

答云：無得無證，辨乃如是也。然言無得無證，非是無得，故無得無證。今明乃得無所得、證無所證，故云無得無證。諸法無得無證而言有得有證，即增上慢人也。

舍利弗問天：汝於三乘為何志求？天曰：以聲聞法化眾生故，我為聲聞；以因緣法化眾生故，我為辟支佛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，我為大乘。

舍利弗問天女：於三乘為何志求者，上天女言：我無得無證，故辯如是。身子！今更重問：汝於三乘為何志求？佛法不出三乘，故作問也。天曰：聲聞法化，下天女答，明我懷抱非三非一、非大非小，不應問大小三一也。

舍利弗！如人入瞻蔔林，唯齅瞻蔔，不齅餘香。如是，若入此室，但聞佛功德之香，不樂聞聲聞、辟支佛功德香也。舍利弗！其有釋、梵、四天王、諸天、龍、鬼、神等入此室者，聞斯上人講說正法，皆樂佛功德之香，發心而出。舍利弗！吾止此室十有二年，初不聞說聲聞、辟支佛法，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。

舍利弗！如人入瞻蔔林，唯嗅瞻蔔者，上明無三無一，無大無小，便作無解，是故今明雖無大無小，而無失大小，故云入瞻蔔林，唯嗅瞻蔔也。合譬，如文。舍利弗！吾止此室十有二年者，上彈其久近，明無久近，便謂無久近，是故今明雖無久近，不失久近，所以今云吾止此室十有二年也。何故的言十二年？解云：十二年是一紀之數，如肇師云：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。然在門什公實不得十二年，而云十二年，亦存其一紀數耳。莊子？外篇：老子問孔丘云：吾聞子北方之賢者，亦得道乎？答：未得也。又問：惡乎求之？彼答曰：吾求之陰陽，十有二年而未得也。

舍利弗！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。何等為八？此室常以金色光照，晝夜無異，不以日月所照為明，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。此室入者，不為諸垢之所惱也，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。此室常有釋、梵、四天王、他方菩薩來會不絕，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。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，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。

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，絃出無量法化之聲，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。此室有四大藏，眾寶積滿，周窮濟乏，求得無盡，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。

此室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、阿閦佛、寶德、寶燄、寶月、寶嚴、難勝、師子響、一切利成，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，是上人念時，即皆為來廣說諸佛祕要法藏，說已還去，是為七未曾有

難得之法。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、諸佛淨土皆於中現，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。舍利弗！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。誰有見斯不思議事，而復樂於聲聞法乎？

舍利弗！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者，此明淨名依果。正果即以無生玅慧，依果即以無漏淨業所起。此中八未曾有，束為四雙相對，今即第一。此室常以金色光明，不俟日月火珠燈明。二者不為諸垢所惱，此即內外一雙，外有光明，內無煩惱也。此室常有釋梵四天他方菩薩，此明勝緣。此室常說六波羅蜜，此明玅教，即緣教一雙。此室常作第一之樂，出無量法化，此明法無盡。此室有四大藏，此明財無盡，即財法無盡一雙。此室釋迦等佛，此明正果。此室一切諸天嚴飭，此明依果依正一雙。所以此室一切諸天宮殿，諸佛淨土於中現者，什師云：方寸金剛能見數里金剛，有漏顛倒業所起尚爾，豈況菩薩無漏淨業而不能耶？誰有見斯而復樂聲聞者，明二乘乞食尚不得，豈當不樂此耶？

舍利弗言：汝何以不轉女身？天曰：我從十二年來，求女人相了不可得，當何所轉？譬如幻師化作幻女，若有人問：何以不轉女身？是人為正問不？舍利弗言：不也。幻無定相，當何所轉？天曰：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無有定相，云何乃問不轉女身？

舍利弗言：汝何以不轉女身？第三、復身論義。第一、本身論義竟。今即第二、轉身論義者。女身論義為三：第一、女本身論義；第二、轉身論義。轉身論者，轉身而論，故云轉身而論。二者、轉身即是論義，云轉身而論義也。前身子問所以問者，身子語亦不得，嘿亦不得，故前云如何耆舊大智而嘿，既不得嘿，所以發言問何以不轉女身也。二者、所以問何以不轉女身者，驚恠故問何者有無礙之辨，即有無礙之身，有礙之身即有礙辨，好體應爾。而今女是有礙身，有無礙辨，何者？夫男女穢質，即是有礙身，而就穢中復有礙無礙，男即無礙，女即有礙，故女有三監五礙，今天女是女身，即有礙身，為是故，所以問云何以不轉女身也。天曰：我從十二年來，求女相了不可得，前身子問何不轉女身，今天女答曰求女相了不可得，竟何轉耶？然身子兩節迷，一謂有女復令女轉身，今天女破其根本，求女尚不可得，何所轉也？言十二年求女相不得者，可有二義：一者、就淨名室為論。天女既在淨名室十有二年，淨名如行而說，天女如說而行。淨名如行說，說無男女；天女如說而行，行無男女。為此故，所以云十二年求女相不可得也。二者、一日求女相不可得，乃至十日、十二年求女不可得，乃是畢竟不可得。故大品云：諸佛恒沙壽求眾生相不可得。為此義故，故云十二年求女相不可得也。譬如幻

師化作下，次舉譬曉，如文。所以舉喻者，一、即明女身如幻女；二者、釋疑。疑云：今現女身，云何言無為？是故今舉幻喻亦見幻女，了幻女應有。幻女既不有，故女身亦不有也。次問身子：幻師作幻女而問何不轉，是正問不？身子答不也者，明身子作此問，是耶問故聲聞，是耶問答是耶答菩薩問，問答皆正也。言幻無定相當何轉者，身子度節悟幻尚無女，竟何所轉？如大品常啼問：法尚水，從何海來？去至何所？常啼迴悟尚無水，云何言其來去？今亦爾，幻尚無女相，云何轉女耶？天曰：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者，欲廣類萬法，明非但女身如此，諸法亦然也。

即時天女以神通力，變舍利弗令如天女。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：何以不轉女身？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：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。天曰：舍利弗！若能轉此女身，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。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，一切女人亦復如是，雖現女身而非女也。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。

即時天女以神力變舍利弗身者，成無礙辨故轉。既有無礙之辨，故有無礙之身也。二者、成幻化之言。上雖有幻化之言，未有幻化之事。搆之虛言，未若驗之以實。為此故，明非但幻化之言，亦有幻化之事。明男女不定男女，菩薩不定菩薩，聲聞不定聲聞。為是此故，轉女身也。又所以轉身者，欲生種種論。前本身論，今轉身論。故轉女為身子，變身子為女。以變女為男，女不定女，女身如幻；轉男為女，男不定男，男身如幻。男女既然，萬法亦爾。為是故，轉女身為身子，而問何不轉女也。身子以天女像答：不知何轉而變為女？此非是非女為女，實無女可轉。故云不知何轉也。什師直云：就理而答，竟無女身，何所言轉？故云不知何轉也。天曰：舍利弗！若能轉此女身，一切女人亦當能轉者，明身子形雖是女，實非女，一切女亦爾。形雖是女，實無有女，既不能轉；舍利弗！形雖是女，實無有女，亦不能轉。舍利弗！女形無女而能轉者，一切女形無女亦應能轉。故云若能轉此女身，即一切女亦能轉也。是故佛說一切法非男非女者，良由大聖有於斯教，我稟此教而悟我如是也。

即時天女還攝神力，舍利弗身還復如故。天問舍利弗：女身色相今何所在？舍利弗言：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。天曰：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無在無不在。夫無在無不在者，佛所說也。

即時天女還攝神力。身子復如故下，第三、復身論義。復身子身，問：女身何所在也？身子答：女身無在無不在者，好體唯一無一有，應云女身無在，云何雙無耶？解云：此有二意：一者、身子領悟竪入。何者？明本有女在故有不在，既無女在云何不在？故無在無不在，乃至四句皆淨畢竟清徹也。二者、明了無女

論何物在，今亦爾，了無女論何物在不在也。天曰：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者，明非但女身無在無不在，一切法亦復如是，向女今男、向女不在、今女亦不在，向凡今聖、向凡不在、今凡不在，故萬法亦如是。然此中唯彈兩句者，明佛世根利故也。

舍利弗問天：汝於此沒，當生何所？天曰：佛化所生，吾如彼生。曰：佛化所生，非沒生也。天曰：眾生猶然，無沒生也。舍利弗問天：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天曰：如，舍利弗！還為凡夫，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舍利弗言：我作凡夫，無有是處。天曰：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是處。所以者何？菩提無住處，是故無有得者。舍利弗言：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已得、當得如恒河沙，皆謂何乎？天曰：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，非謂菩提有去、來、今。天曰：舍利弗！汝得阿羅漢道耶？曰：無所得故而得。天曰：諸佛、菩薩亦復如是，無所得故而得。

舍利弗問天：汝於此沒當生何所？有此文來者，上論男女明無男女，今論生死辨無生死。所以身子問者，身子既見天女有如此神變辨才，故問汝於沒當生何處也。天曰：佛化所生，吾如彼生也。舍利弗問天：汝久如當得菩提者，上明不離生死無有生死，今明不得菩提無有菩提。身子問者，上天女既引佛化生必應鄰佛，證菩提必當不久，故問得菩提也。天曰：答如文。

爾時，維摩詰語舍利弗：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，已能遊戲菩薩神通，所願具足，得無生忍，住不退轉。以本願故，隨意能現，教化眾生。

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下，第三、淨名拂天女迹。所以拂者，上身子與天女種種論義門門致屈，身子羞於大眾，身子是如來右面弟子智慧第一，云何辨不及於小女？為此義故拂迹，明此女是無生大士法身菩薩，受屈大人何足為恥耶？二者、時□見天女內有無礙，辨外有無礙之身，未知是何地位之人，是故今顯是無生大士不退轉人本願之力，為化眾生故託斯賢也。

佛道品第八

佛道品第八。

然此品名不易可聞，六道之中唯人道中多聞此名。雖然，對餘道言中多聞實論，聞復無幾。所以大品三慧中云：若得聞佛名畢苦，其福不盡。故聞此名不可思議也。所以有此品來者，有二義：一者、此經明菩薩行。菩薩行者，下化眾生、上求佛道。下化眾生應須識眾生，識眾生故能度眾生；若不識眾生，何能度眾

生？上來佛道應須識佛道，若不識佛道，何能求佛道？為是故，前觀眾生、今論佛道。然此雖有二章，更無兩路。何者？只為求佛道故度眾生，度眾生者只為安置佛道。是故雖有二，還成一也。二者、近從天女章生，明無生法身菩薩，此是體道之人，寄迹穢形為弘正道，此是一方便。今明非但有此一種方便，體道之人有無量方便，或行無間、乍入酒舍、絓一切事，皆為通達佛道。為是故，有今品來也。

爾時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菩薩云何通達佛道？維摩詰言：若菩薩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

品有時開為三：第一、論佛道；第二、論佛種；第三、明眷屬。今且開為二：第一、體道作違方便；第二、體道作順方便。此之違順，約緣故有違順，菩薩體之皆順。何以知然？於菩薩皆利緣顯道，故皆順也。就初為二：第一、論佛道；第二、論佛種。今即第一、論佛道。言行非道，通達佛道者，今且責何意作此語，故大師答難：凡引經者，皆責其原由，悉須得其根本。今此言有何意而作此語耶？解云：體悟、不體悟為論，以不達者有道、有非道異體，達之者道、非道未曾二，只行非道即是道也。問：若爾，達者道、非道皆道可爾，不達者道、非道悉非道不？解云：如是，以道心故，非但行道是道，行非道亦道。故大品云不見產業無非般若者，以般若心作一切行，一切行皆般若；非道心行一切行，一切皆非道；顛倒心作一切，一切皆顛倒。故思益云：一切法正一切法耶也。問：菩薩既體道、非道皆是道，若爾，只道為道，云何言非道為道耶？解云：於菩薩併道，今言非道為道者，三毒、五逆於凡夫、二乘，謂言非道。菩薩了凡夫、二乘非道者為道，故云通達非道為道也。問：凡夫、二乘道、非道皆非道，若爾，只應云非道為非道，云何言道為非道耶？解云：此義亦如前，於菩薩道，為其是非道也。問：菩薩道、非道皆是道，可得菩薩道、非道皆非道不？解云：得只非道為道，只道為非道，總道、非道皆是，束非道，道悉非也。問：若爾，眾生道、非道悉非道，可道、非道皆是道不？解云：亦得於其悉是道，道於其是道，非道於其亦是道也。難：菩薩道、非道皆道，可方便、無方便皆方便不？解云：斯義有例、非例。何者？道、非道皆道，此是菩薩方便故爾；眾生道、非道皆非，眾生無方便故爾。無方便故，是非悉非；有方便故，是非皆是也。而例者，詺道為方便，非道為無方便，斯言即例也。

又問：云何菩薩行於非道？答曰：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，至於地獄無諸罪垢，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，至於餓鬼而具足功德，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，示行貪欲離諸染著，示行

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礙，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，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，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，示行瞋恚而常慈忍，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，示行亂意而常念定，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，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，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，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，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，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，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，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，示入形殘而具諸好相以自莊嚴，示入下賤而生佛種性中具諸功德，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，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，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，示有妻妾綵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，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，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，現徧入諸道而斷其因緣，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。文殊師利！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

又問：云何菩薩行於非道者，上既云行非道為道，何者是非道？故問於非道也。答：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者，只行五無間，非道即為佛道。何以故？菩薩以道心行五無間故，五無間是道，眾生顛倒心行道，道成五無間。又菩薩道心行道故具是道，菩薩心行五無間，五無間亦是道，眾生顛倒心行五無間故是五無間，顛倒心行道亦是五無間。何者？顛倒心行道即傷道，傷道即傷法身，罪過五逆。何者？五無間只害五陰身故云云。又只道是三寶、道是父母，汝既破道即破三寶、破父母，具如大品所明。以是故云菩薩行無間即為道，眾生行道即無間也。餘一切類爾。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者，故上云非但一女人穢質為佛道，明一切醜陋[邱-丘+酋]劣皆為佛道也。那羅延身者，此天中力士端正而猛健，猛健對羸劣，端正故對醜陋，故云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。

○於是維摩問文殊：何等為如來種下，第二、論佛種。問：此論佛種與上論佛道何異？解云：有例、不例。言其例者，將前例後，將後例前。將前例後者，前云菩薩通達非道為道，今亦得云菩薩通達非種為種。今云發心者是佛種，亦得云發心者是佛道，不發心者非佛道。此義即例。言不例者，即體悟非道為道，今即明佛種為佛種，非佛種不為佛種。何者？此就文為論。上即始終淺深為論，今即就終始深淺為言。上就深行，菩薩有方便，能體一切非道以為佛道。今就淺行，未有方便，不能體非種為種。正開種、非種為二，明凡夫為佛種，二乘非佛種。二乘之人斷煩惱盡，住於涅槃，煩惱糠已脫，不復能生菩提心牙，故非種。若是凡夫，未斷煩惱，證涅槃，煩惱糠未脫，故能生菩提心牙，故為

種。為是故，二章為異也。問：此中何意明凡夫為種，二乘非種耶？若使此中明非種法華，不應授記作佛。南北有二解：北云：有五宗、四宗不同，深淺為異。故此經明非種法華，授其記作佛。南人云：有四時、五時有別，亦深淺不同。以此經淺故，挫二乘；非種法華深故，明二乘作佛。今明不然，何必明作佛、不作佛而判經之深淺耶？若使此經挫二乘，判言此經淺法華者，華嚴挫二乘，華嚴應淺。華嚴於汝是頓教深此經，此經是漸淺。既有漸頓異，應有挫不挫異，同挫二乘，同應是淺。言華嚴挫者，彼文云：如藥樹王不於二處生：一者、不火坑生；二者、不深水生。佛種亦爾：一者、不於一闡提中生；二者、不於二乘心中生。如是故，二經皆挫二乘也。今所明者，非是此經不明作佛為淺，法華明作佛為深。此二經實齊而不同者，與奪適時，遂緣何定？應須與即與，宜聞奪即奪也。問：為何物緣而奪？為何物緣而與耶？且解云：為奪緣故奪？為與緣故與也？又責：何物是奪緣？何物是與緣耶？解云：奪即令二乘人慕於大道，明二乘不及凡夫，凡夫有及，復二乘即無也。與則接二乘，二乘聞不及凡夫，永絕其根。為是故，汝併應成佛，何得永絕不復修行耶？為是故，二經與奪隨宜，非謂有深淺也。

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何等為如來種？文殊師利言：有身為種，無明有愛為種，貪恚癡為種，四顛倒為種，五蓋為種，六入為種，七識處為種，八邪法為種，九惱處為種，十不善道為種。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。曰：何謂也？答曰：若見無為入正位者，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，卑濕淤泥乃生此華；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，終不復能生於佛法，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。又如植種於空終不能生，糞壤之地乃能滋茂；如是入無為正位者，不生佛法，起於我見如須彌山，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。是故當知，一切煩惱為如來種。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無價寶珠；如是不入煩惱大海，則不能得一切智寶。

然文即文殊為主，居士為賓；前來即淨名為主，玅德為賓。所以爾者，明二人德齊，互為賓主，具二莊嚴也。問：若爾，一一品中應二人互為賓主？解云：不得。何者？此經初來，為顯居士為主，如來命之為賓，故文殊為賓多，居士為賓少也。此中增數明義如文。言七識處為種者，七識有二種：一者、七識界六識，并意根為七識也；二者、七識住欲界，人天為一，三禪為三，三空為三，合為七識也。問：何故欲四趣非住，色界第四禪非住，無色非想非住耶？解云：四趣非住者，四趣苦，識不樂住；第四禪

無想天，無心識故，識不樂住；非想滅定，滅心識故，識不樂住也。八耶、九惱可知云云。

爾時大迦葉歎言：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！快說此語。誠如所言，塵勞之儔為如來種，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，而今我等永不能發。譬如根敗之士，其於五欲不能復利；如是聲聞諸結斷者，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。是故，文殊師利！凡夫於佛法有反復，而聲聞無也。所以者何？凡夫聞佛法，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；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、無畏等，永不能發無上道意。

又云聲聞終身聞此法不能發心者，斯言亦是難解。何者？既云終身不能發心，法華何意授記耶？解云：此是一時平奪耳。舉譬如罵小兒，小兒作一事不成，即罵云至老不成，未必長不成，乃一時呵令悟耳。問：何意迦葉自述不能發菩提耶？解云：若使文殊居士自說聲聞不信，以迦葉是大羅漢，自陳不能，故一切皆信也。

爾時，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，問維摩詰言：居士！父母、妻子、親戚、眷屬、吏民、知識，悉為是誰？奴婢、僮僕、象馬、車乘，皆何所在？

爾時會中有菩薩下，品為二：第一、明違方便意；今第二、明順。有此文來者，遠從上空室生，止空室無一切物及以眷屬，象馬等悉無，是故今問也。然居士所以空室無眷屬者，復是一種方便。何者？眾生所見不同，世間耳目之徒見菩薩同其有父母有妻子等，便謂菩薩實有父母妻子眷屬，而菩薩同眾生，欲令眾生同菩薩故，菩薩同眾生有眷屬，實遠離之眾生，實謂菩薩有眷屬，故普現問，淨名廣答也。

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：智度菩薩母，方便以為父，一切眾導師，無不由是生。

智度菩薩母者，經論中釋父母不同：一即福慧判父母，大品？不證品云：六度父母。論主釋云：五度為父，般若為母。五度即福德門，般若即知慧門。二者定慧判父母，般若為父母，般舟三昧為父。三者二慧判父母，即是此文。然佛有二種父母：一法父母、二人父母。何意有二父母？解云：有二身：一生身、二法身。既有二身，故有二父母。何者？釋迦法身即二智為父母，生身即淨飯摩耶為父母。居士亦二法身，即二智纂釋女為父母也。佛菩薩有二父母，眾生亦有二父母。何者？眾生以無明為父、貪愛為母，此是本父母。由此本父母，故有張王父母，即末父母也。今一切眾導師竝從知度方便生，亦一切眾生竝從無明貪愛生

也。又且此生法二身父母異者，若法身父母同，生身即不同。何意爾耶？解云：法身同故父母同，生身不同故父母不同。所以經云：十方諸如來，同共一法身。故法身同生身，或丈六千尺，故生身不同也。眾生亦爾，一切眾生皆從無明貪愛生故是同，而有張王萬姓故不同也。問：何意此中以實為母、方便為父不？以方便為母、實為父耶？解云：及責。何意貪愛為母、無明為父不？無明為母、貪愛為父耶？責云：併疑。解云：通皆得，而不爾者，逐義顯現。實慧靜照，當能生義，方便教喻。如令遊空不滯，涉有不著，當能教義，能生匹母，能教配父。眾生亦爾，貪愛故生，由無明使起愛也。又實慧內鑒而靜，方便外用而動。世間父母配於天地，天動而陽，地靜而陰，故云六龍馭天，天無暫靜；一馬行地，乍有暫動。天終動，地終靜也。今二慧亦爾，以擁變動，動與陽齊，匹於天；實性凝靜，靜與陰同，故配於地也。一切眾道師者，上明能生父母竟，今明所生之子息。問：若為言二智生佛耶？今只用二智為佛，何處離二智有佛，而言二智能生耶？解云：就義如此，世間父母為能生，子為所生。今二智實不異佛，但於義開二，以二智為法，佛為人；法為能生，人為所生。又因果判二，智是因，佛是果；因為能生，果為所生。然此可有三種：一者、因有人法，法能成，人所成，果中亦爾；二者、因能生，果所生也。問：何因得此二智？云何方法生？以而言如此耶？解云：從來云佛二智說二諦，既二智說二諦，只以知為諦。眾生稟二諦生二智，即此二諦教為父母，故大品云般若為佛母也。方便或父或師，大品云漚和拘舍大師，方便力也。

法喜以為妻，慈悲心為女，善心誠實男，畢竟空寂舍。

法憙以為妻者，前明父母竟，今明妻子。妻亦有二，今即法喜為妻。世間以妻為憙，今菩薩以法自娛，故云法憙為妻。此非但聞法為妻，通三慧為法憙也。慈悲心為女，善心誠實為男者，次明兒息，亦有二，今以慈心為女，誠實為男者，慈心外[女*高]故匹為女，實心處內故配為男。又慈心軟弱故為女，實心幹用故為男也。問：慈是功德門，誠實是智慧門，何意禪女慧男也？解云：如觀音經云：求男即智慧，願女端正。端正即福門也。師子孔二嚴中，明福嚴劣，智慧嚴勝，劣故為女，勝故為男，齊而不齊也。畢竟空寂舍，前明人竟，今明於舍，非是前有人後有舍，但依正報故前後辨耳。以正果正故前明，依果傍故後辨。舍亦有二，前方丈為舍，今以畢竟空為舍。世間舍遮風霜防劫盜，今畢竟空舍亦爾，遮一切見防諸天魔也。又世間栖止為舍，菩薩止居畢竟空故，喻之為舍也。

弟子眾塵勞，隨意之所轉，道品善知識，由是成正覺。

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者，以三毒一切塵勞以為弟子。隨意之所轉者，三毒令不三毒如弟子，弟子順從為義也。道品善知識者，前明自眷屬，今明善知識。善知識者，示是道是非道，故以道品為善知識。大品云：道品為涅槃近門，示生死開涅槃也。

諸度法等侶，四攝為伎女，歌詠誦法言，以此為音樂。

諸度法等侶者，前明善識，今明伴侶。世間皆有伴侶，今菩薩以諸度為伴侶，此是第一真實伴侶。住即俱住，行即同行也。所以言諸度為侶者，度即從此岸到彼岸，諸度既共，菩薩即相隨去也。諸度者，明度有六，有十八萬四千，一切非一，故云諸度也。四攝為伎女者，世間人集妙伎女，自悅悅他；今菩薩以四攝攝眾生，自悅悅他。問：眾生可悅，菩薩云何亦悅耶？解：只四攝攝眾生，眾生受菩薩攝，菩薩心即悅樂故也。歌詠誦法言，世間歌詠陽春白水妙曲美音，今菩薩歌詠法言為音樂也。故有法俗二樂，亦是兩音也。

總持之園苑，無漏法林樹，覺意淨妙華，解脫智慧果。

總持之薗菀者，世間薗菀殖樹敷華結實，今菩薩以陀羅尼為薗菀，持一切惡不起，持一切善不失，以一切不失故，七覺華敷結解脫實也。既有薗菀即有林樹，故次明無漏林樹也。覺意者，七覺此是卅七，是之最勝，前八正即見道，七覺即修道，解脫即無學，八正為林樹，七覺為華，解脫為果，具三道也。解脫知慧果，具為無為二果，解脫即無為果，知慧即有為果也。問：此是小乘，何以解大乘耶？解云：大小具三道故也。

八解之浴池，定水湛然滿，布以七淨華，浴此無垢人。

八解之俗池者，前明薗菀，薗菀中有池，故今次明浴池。八解即八解脫，或云八背捨，解脫下地故云解脫，背捨下地故云背捨也。以為浴池者，池洗濯塵累解脫煩惱，故喻之浴池也。定水湛然滿者，問：八解脫攝定盡，無有離八解別有定，何故復明耶？解云：亦無離池有水，只以水為池。只已定為八解，而今更說者，就異義說耳。洗濯無累為解脫，具足湛滿為定水也。布以七淨華者，既有澄清美水，復布淨妙之華。七淨者：一、戒淨；二、心淨；三、見淨；四、度疑淨；五、道非道淨；六、行淨；七、斷淨。以此七淨布於三道，故云布也。三道者，見、修及無學。見諦道有五，謂戒淨、心心即定淨，見淨即除身邊等見，四度疑淨除疑也，道非道淨即除戒取也。修道中一淨謂行淨，無學亦一謂斷淨也。

象馬五通馳，大乘以為車，調御以一心，遊於八正路。相具以嚴容，眾好飾其姿，慚愧之上服，深心為華鬘。

象馬五通馳者，五通為象，大乘為車，一心為御，行八正路也。
相具以嚴容者，相麤好細，故相以嚴容，好以儀姿也。

富有七財寶，教授以滋息，如所說修行，迴向為大利。

富有七財寶者，前明服餚竟，今明財寶。七財：信[戒-廾+((巨-匸)/八)]、聞、慧、捨、慙、愧，可知也。坂授以滋息者，既有財物，應須出入息利，以此七財授與前人，前人復授與人，如是則財財不窮，化化無絕，四生有盡，七財乃窮也。如所說修行者，既坂授財物，應便行財也。

四禪為牀座，從於淨命生，多聞增智慧，以為自覺音。甘露法之食，解脫味為漿，淨心以澡浴，戒品為塗香。摧滅煩惱賊，勇健無能踰，降伏四種魔，勝旛建道場。

四禪為牀坐者，牀有二：下離、上安。四禪亦爾，離下諸結，上發慧也。多聞為覺音者，世間貴人欲覺眼眠，即奏音樂。金菩薩入四禪，用多聞智慧音覺之也。甘露為之食，解脫味為漿者，甘露即涅槃，涅槃為食，解脫為漿也。問：涅槃只解脫，云何說二？解云：為、無為異。無為為涅槃，有為為解脫也。

雖知無起滅，示彼故有生，悉現諸國土，如日無不見。

雖知無起滅者，前來一段出世對世間辨，今明出世超於世間，世間無有斯事也。上下半示生，下半示生有益。菩薩出世如日處天，無不都見、無不蒙益也。

供養於十方，無量億如來，諸佛及己身，無有分別想。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於羣生。諸有眾生類，形聲及威儀，無畏力菩薩，一時能盡現。覺知眾魔事，而示隨其行，以善方便智，隨意皆能現。或示老病死，成就諸羣生，了知如幻化，通達無有礙。

雖知諸佛國及眾生空者，雖知佛土空而修淨土，雖知眾生空而常度眾生，此即菩薩平等之觀。從來云：此是菩薩竝觀。竝觀即空有竝，善惡動靜竝。空有即竪竝，善惡等竝即橫竝。此之空有不二，無相妨礙，故云竝觀。問：何地菩薩能如此竝耶？他云：八地菩薩竝觀。師責：若為竝耶？為真俗二竝、不二竝耶？開善二諦一體竝，責一云何言竝？二物可論竝，既其不二，云何言竝耶？故不可也。龍光真俗二體故竝。師云：二竝者，詺作鱉[白/卑]竝，兩孔而竝，左右不相關也。又何意竝？只為空有二故竝。汝既二諦不相關，云何言竝？今言竝者，即是不二之觀。從初發心即修習此不二觀，大經及華嚴皆有此文，二心不別也。問：二心既不別，云何初後？解云：初竝後竝，云何不別？舉喻如作佛，初後皆佛，而有初後殊也。責：何意須竝耶？解云：二見眾生故，菩薩竝觀。眾生常行二見，菩薩為破此二，明不二

故。經云：愚者謂二，知者了達無二。此即對二明不二，二去不二即淨也。

或現劫盡燒，天地皆洞然，眾人有常想，照令知無常。無數億眾生，俱來請菩薩，一時到其舍，化令向佛道。經書禁呪術，工巧諸技藝，盡現行此事，饒益諸羣生。世間眾道法，悉於中出家，因以解人惑，而不墮邪見。或作日月天，梵王世界主，或時作地水，或復作風火。劫中有疾疫，現作諸藥草，若有服之者，除病消眾毒。劫中有饑饉，現身作飲食，先救彼饑渴，却以法語人。劫中有刀兵，為之起慈悲，化彼諸眾生，令住無諍地。若有大戰陣，立之以等力，菩薩現威勢，降伏使和安。一切國土中，諸有地獄處，輒往到於彼，勉濟其苦惱。一切國土中，畜生相食噉，皆現生於彼，為之作利益。示受於五欲，示復現行禪，令魔心憒亂，不能得其便。火中生蓮華，是可謂希有，在欲而行禪，希有亦如是。或現作淫女，引諸好色者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。或為邑中主，或作商人導，國師及大臣，以祐利眾生。諸有貧窮者，現作無盡藏，因以勸導之，令發菩提心。我心憍慢者，為現大力士，消伏諸貢高，令住無上道。其有恐懼眾，居前而慰安，先施以無畏，後令發道心。或現離婬欲，為五通僊人，開導諸羣生，令住戒忍慈。見須供事者，現為作僮僕，既悅可其意，乃發以道心。隨彼之所須，得入於佛道，以善方便力，皆能給足之。如是道無量，所行無有涯，智慧無邊際，度脫無數眾。假令一切佛，於無數億劫，讚歎其功德，猶尚不能盡。誰聞如是法，不發菩提心？除彼不肖人，癡冥無智者。

三灾事義，已如餘處廣辨。問：三灾中何物菩薩化眾生耶？解云：婆須密菩薩在此中化眾生，此菩補彌勒處。釋道安云：此菩薩係彌勒後也。

維摩經疏第四

維摩經疏第五(原本此卷但尾有題，首直置品號如第四卷，今例上安題)

胡　吉藏　撰

入不二法門品第九

入不二法品第九。
廣說二智有五品三品已竟，今即第四品明入不二法門。所以有此品來者，有近有遠。言近意者，乃是淨名現權之本意，復是文殊問疾之所由。所以言是淨名現疾之本意，復是文殊問疾之所由者，解云：若不為令眾生入不二，淨名即不現疾，文殊亦不問難；只為令眾生入不二之道，故淨名現疾，文殊問疾。是故淨名本意，文殊問疾所由也。言遠意者，乃是三世十方諸佛正意。何者？三世十方諸佛陳言吐教雖復無量，終為顯一道。故華嚴云：文殊法常爾，法王唯一法，一切無礙人，一道出生死也。問：三世十方諸佛唯是一道，何故說種種教耶？解云：雖說種種教，終為一道；說種種，不為種種；說種種，為表一道。法華云：雖說種種乘，終為一乘。故不二之法是三世十方諸佛本意也。又近意從上兩品生，前觀眾生，下化眾生；佛道品，上求佛道。今此品即泯之，明雖化眾生，實無眾生可化；雖求佛道，實無佛道可求。顯眾生佛不二，是故今明不二也。此即是牧入義。上雖有如此方便，皆為不二，故是牧人。若望後，即是出用義。因不二故，能出生一切方便。又前後各有出用、牧入也。然大師商略此品有兩種二及三種三。言兩種二者，一種二，即是三十三菩薩說入不二，五千悟入不二。由三十三菩薩說入不二，五千菩薩悟入不二。由五千應入不二，故卅三說入不二，即是緣教相稱，應病授藥如法服行也。復一種二者，明三十二菩薩以言顯不二，淨名無言顯不二。此言無言竝是教門。何以故？竝能開道益物故。言無言竝教不如他，言說是教、無言非教。今明竝是教，因言悟言既是教，因無言悟無言豈非教？故皆其教也。只此言無言即是不二，言是無言、言無言是言無、言無言、言非言、言無言、非無言、非言非無言、非語非嘿，即入不二也。言三種三者，第一種三者，明此三十三菩薩入不二，凡有三位：初三十一菩薩說二入不二，文殊說二不二入非二非不二，次淨名從非二非不二入非非二非非不二。問：若爾，前三十一菩薩是入不二，今何故通言入不二耶？解云：入不二有兩種：若初三十一菩薩以生滅為二、成滅為不二，從生滅二入不生滅不二；文殊躋前二不二竝成二，非二非不二乃為不二，從此二不二入非二非不不二也；淨名躋非二

非不二併成二，非非二非非不二為不二，從非二非不二入非非二非非不二。雖復重復不同，終是從二入不二。如由來三節二諦，初有為世諦，無為真諦；次有無為世諦，非有無為真諦；次二不二為世諦，非二非不二為真諦。雖有三節，不出二諦也。第二種三者，前三十一菩薩謂不二可言，故言於不二；文殊知不二無言，而言於不二，即言於無言；淨名知不二無言，不言於不二，即是無言於無言。此即三句，諸菩薩即言淨名無言，文殊亦言亦無言也。所以三十一菩薩謂不二可言於不二者，其聞淨名命說不二，眾菩薩即說不二，故謂不二可言，言於不二，即言於言也。次文殊知不二無言，淨名無所命，眾菩薩無所說。雖知如此，而不能無言於無言，言於無言，言於無言，說不可說也。淨名知不二無言，而嘿然無言於不二，無言於不二，不二之極也。第三種三者，前三十一菩薩破二明不二，而不能知能破所破不二。次文殊了生死涅槃等不二，亦了能破所破不二，無二所破，無不二能破。雖知無破不破可言，而言無破無不破也。次淨名知無破不破可言，而無言於無言，無言於無破不破也。然入不二門難解，從來云：入不二法門，二為不二門，因二入不二，故二為不二門。今責：既云不二門，云何云二為不二門？若二為不二門，應言入二門，而今云入不二法門，何得二為不二門耶？此言自屈。又更竝：若言入不二法門，二為不二門者，不思議解脫法門更以何為門？不思議解脫法門即不思議解脫法為門，即應入不二法門即不二法為門，不二法門遂以二為門者，解脫法門應繫縛為門。反竝(云云)。若此義懷，淨名現疾、文殊問疾竝懷，何但此二懷，十方諸佛本意亦懷也。問：若不用二為不二門，用不二為門耶？此亦不可。若不二為門者，入何處？從何而入？若入實相，實相只是不二，乃是實相入實相，不二入不二耳。又責：不二是所入，從何而入？若不以因二入不二，亦不得因教悟理。反結云：今解具有三義：一者、明因二悟入不二，二為不二門，故云入不二門。何者？此二若是二，故二二不得入不二，二非不二門，此是不二，故因此不二二入二不二，故不二二為二不二門也。此具明約能化所化，若約能化，即說二表不二，故二為不二門。如三十一菩薩表不二說二門，亦如如來說二諦教表不二理，二諦為理門。故大經云：如是二語為了一語。此約能化也。約所化，即因此二了悟不二，因教悟理，能化約表為門，所化約悟入為門也。二者、即用此二不二為門。何者？明聖道即未曾二不二、非二非不二，今假說不二為令悟道，即詺不二為門，此亦得約能化所化。約能化，即說不二為表於道，故不二教為道門。故中論序云：實非名不悟，寄中以宣之。此教為理門，亦得不二入非二非

不二，不二為非二非不二門也。約所化者，因不二教悟入不二之道，故不二為門也。三者、即此不二為法門。如華嚴有種種法門亦爾，即不二為二，竝異上之二釋。何者？不二即是門，故異上二為不二門；入此不二更無所入，故異第二釋。今釋就義以辨。言不二門者，只道之別名。此不二之道通而無滯為門，不二可軌為法，悟此不二名之為入，亦具能化所化。三十三菩薩說不二，諸菩薩悟入不二也。此中有三十三菩薩說。問者云：何意頓有三十三菩薩說？解云：眾生迷病不同即悟差別，故須多種，設多種藥治病差故也。

爾時，維摩詰謂眾菩薩言：諸仁者！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？各隨所樂說之。

就此卅三菩薩為三。第一淨名請眾菩薩說眾菩薩詶，即請一詶多。第二眾菩薩請文殊詶，即是請多詶一。第三文殊請居士詶，即請一詶一。今則第一初請如文。

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，說言：諸仁者！生、滅為二，法本不生，今則無滅。得此無生忍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

會中有菩薩下，第二、眾菩薩受請說不二。所以初法自在，應命而說者，此菩薩既於法自在，故命初說也。就此中有二：第一、標人名；第二、說入不二法。今則標名也。生滅為二下，第二、說入不二法。就此復為二：第一、明不二；第二、解入。明生滅為二，法本不生，今則無滅，不生不滅，此是明不二。得此無生法忍，是為入不二法門，即是解入。乃知法本不生，今即無滅，是不二眾生云何得入？是故今明得無生法忍，能入不二法門。所以前明不二，次釋也。問：亦得前入後不二不？解云：不得要前說不二，後乃入不二。何者？入本入不二，前未有不二，何所言入？故前須明不二，後明入也。問：若爾，前題應云不二入門，既云入不二法門，應初入後不二。解云：亦得云不二入法門。大論引此經云：如毗摩經？不二入法門品也。但今約能化、所化異。若約能化，即前不二，後入應云不二入門；若約所化，入不二法門。今文約能化，故前明不二，後辨入題中，從所化悟入為名，故云入不二也。問：此云法本不生，今則無滅不二者，此為破生滅明無生滅，為因緣生滅無生滅耶？解云：具二義：一者、即因緣生滅是無生滅，此生滅是不生滅，故生滅即不生滅，此約能化也；二者、生滅明無生滅，此約所化。實無生滅，眾生倒謂有生滅，如經愚者謂二，智者了達無二，此只是一人。向迷謂二，悟即不二，生滅轉為無生滅也。問：既生滅無生滅，云何但言無生忍？雙語應雙得。解云：此言無生忍，非是生滅中生，此

生即通。何者？於生不生心，於滅不生心，一切不生心，故名無生法忍也。

德守菩薩曰：我、我所為二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，若無有我則無我所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不眴菩薩曰：受、不受為二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，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、無作無行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德頂菩薩曰：垢、淨為二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，順於滅相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善宿菩薩曰：是動、是念為二，不動則無念，無念即無分別，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善眼菩薩曰：一相、無相為二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，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妙臂菩薩曰：菩薩心、聲聞心為二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，無菩薩心、無聲聞心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弗沙菩薩曰：善、不善為二，若不起善、不善，入無相際而通達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師子菩薩曰：罪、福為二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，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師子意菩薩曰：有漏、無漏為二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、不漏想，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淨解菩薩曰：有為、無為為二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，以清淨慧無所礙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那羅延菩薩曰：世間、出世間為二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，於其中不入不出、不溢不散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善意菩薩曰：生死、涅槃為二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，無縛無解不然不滅，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。現見菩薩曰：盡、不盡為二，法若究竟盡、若不盡皆是無盡相，無盡相即是空，空則無有盡、不盡相。如是入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普守菩薩曰：我、無我為二。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見我實性者，不復起二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電天菩薩曰：明、無明為二。無明實性即是明，明亦不可取，離一切數，於其中平等無二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喜見菩薩曰：色、色空為二。色即是空，非色滅空，色性自空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空為二。識即是空，非識滅空，識性自空。於其中而通達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明相菩薩曰：四種異、空種異為二。四種性即是空種性，如前際、後際空故，中際亦空。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妙意菩薩曰：眼、色為二。若知眼性，於色不貪、不恚、不癡，是名寂滅。如是耳、聲、鼻、香、舌、味、身、觸、意、法為二。若知意性，於法不貪、不恚、不癡，是名寂滅。安住其中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無盡意菩薩曰：布施、迴向一切智為二。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。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、迴向一切智為二。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。於其中入一相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深慧菩薩曰：是

空、是無相、是無作為二。空即無相，無相即無作。若空、無相、無作，則無心、意、識。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寂根菩薩曰：佛、法、眾為二。佛即是法，法即是眾。是三寶皆無為相，與虛空等，一切法亦爾。能隨此行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心無礙菩薩曰：身、身滅為二。身即是身滅。所以者何？見身實相者，不起見身及見滅身，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，於其中不驚不懼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上善菩薩曰：身、口、意業為二。是三業皆無作相，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，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，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。能如是隨無作慧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福田菩薩曰：福行、罪行、不動行為二。三行實性即是空，空則無福行、無罪行、無不動行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華嚴菩薩曰：從我起二為二。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，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，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德藏菩薩曰：有所得相為二。若無所得則無取捨，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。月上菩薩曰：闇與明為二。無闇無明則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，一切法相亦復如是，於其中平等入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寶印手菩薩曰：樂涅槃、不樂世間為二。若不樂涅槃、不厭世間則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縛則有解，若本無縛其誰求解？無縛無解則無樂厭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珠頂王菩薩曰：正道、邪道為二。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，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。槃實菩薩曰：實、不實為二。實見者尚不見實，何況非實？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見、慧眼乃能見，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

不眴菩薩亦二：初明能說，次明不二。法不眴者，此菩薩眼不眴，如帝釋眼不眴也。又此菩薩得念佛三昧，在前見法故不眴。三者、常得正觀無有錯，故云不眴也。受不受者，有三義：一者、有所得有所受著，若無所得無所受著為無所受，菩薩了此不二也。二者、明心能領受為受境，不能領受名不受，今菩薩了境智不二也。三者、如雜心舍利弗毗曇，明十八界攝一切盡，十八界中九不受領，餘通受無受，今摩訶衍了此諸法受不受不二也。所餘類爾可知也。

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，問文殊師利：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文殊師利曰：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無言無說、無示無識、離諸問答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

如是眾菩薩各已下三節中，第一一人請眾人詶，即別請總詶竟。今即第二眾人請一人詶，總請別詶。今則請為二：初結，次正請。所以眾菩薩請文殊者，或可眾菩薩位行淺、文殊位行深，故

請文殊。說二者，文殊既是銜命對揚之人，故請。說三者，上說二不二淺，今復欲轉節說非二非不二，故別請。若還是前人，恐說還同前說，為是故別請也。文殊曰：第二答。此答泯前諸菩薩，諸菩薩雖知生滅等不二，謂菩薩能說不二是所說。又言眾菩薩是示、大眾是聽，又見淨名問、眾菩薩答，終有能所還是二見，故今文殊泯之未曾有。眾菩薩能說亦無不二是所說，無聽無示、無問無答，問答不二名入不二也。

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

於是文殊問下三節，即第三段文殊請淨名詶。所以文殊問者，文殊是對揚之主故請，餘人非對揚主故不請。二者說不二法異，故問人亦異也。時淨名嘿然。所以嘿然者，復泯文殊。文殊泯前三雙，雖言無說而說無說，雖言無問而問無問。是故今居士更復淨之，無說於無說，無問於無問，無答於無答，故嘿然也。無言有三，謂上、中、下。下嘿者，愚人處眾不知何言，如道生法師明闡提有佛性，被擯虎丘。大本既至，果明闡提有佛性，學士飛[(掘-口+(一/由))-出+((走-土)-一+人)]奉迎，還本寺發講，大眾喪氣，無有能問者，此即愚人無言也。二者中人無言者，知道無言，恐言傷道，是故無言，如前身子不知所言也。三者上人知道，未曾言無言，為泯言故無言，即淨名其人也。又此言無言，無言言聲滿大千，一無所說，一無所說而教滿大千。肇師云：淨名壯口毗耶，此非無言壯口而教滿大千。又前卅一菩薩言說文殊，以言息言，若不言，言無聲息，如知事人以聲息聲，不求聲也。今淨名復泯文殊言，能所皆畢也。

文殊師利歎曰：善哉，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，於此眾中五千菩薩，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。

文殊言領者，淨名既無言詶，文殊今應無言領，如前空室嘿現嘿領明，今何故嘿詶而言領耶？解云：具四句，前空室即俱嘿，前文問答即俱語，五千菩薩嘿領語說，今此語領嘿說，二人目擊而已。但大眾謂文殊問言，淨名無答，是故文殊顯淨名無言之意，所以歎云是真入不二法門也。此即淨名無言詶言，文殊言領無言，此言無言，因緣言無言，非無言無言，言非言非無言，言無言開非言無言也。

香積佛品第十

香積佛品第十。

此即廣明二智中有五品，今則第五。所以有此品來者，意乃無量，略有數意：一者即是空室之意，由空室故得請飯，室若有食即不得請飯，得請飯由前空室也。二者從上不二法門生，明因有不二故有香積佛及香飯，香積佛即正果，香飯即依果，由體不二故有此依正二果，此即是出用義，由不二故今二，故上明二不二，今明不二二圓成一句也。三者即是形聲二教，上來多明聲教，今香飯即是形教，此之二種皆能表道，故皆是教，此即六塵皆教，上聲教今色教也。又上明穢土教，今品淨土教具四句，為穢土緣說穢教、為淨土緣說淨教、穢土緣說淨教、淨土緣說穢教，今此經中具也。今解：教既爾，可得現前有四句不？為穢土緣現淨土、淨土緣現穢土四句，如此經前品為穢現淨土、為淨緣現穢土義應例，未見其文。今言香積佛品者，從彼佛請飯，故云香積佛品也。問：今就香積佛請飯題香積品者，亦應前就登王借座應題登王品，借座登王既云不思議品，今請飯香積亦應題不思議品。解云：皆得互例，而前借座登王題不思議，今請飯標香積者，明立品不同，前從法為名，今從人立因，若唯題不思議，即唯有一品無二品別也。又責：若爾，上何意不從人，今不從法耶？解云：俱有一難。又責：俱有一難，有何所以？解云：此有義。何者？前非但唯有借座登王事，通釋一切不思議名義，從通為名，不就別為稱。若是此品有請飯香積，不廣釋不思議別事，故從別為名，不標不思議法也。又上借座，今請飯，竝是不思議，故肇師云：借座登王，請飯香土，手接大千，室色乾象，不思議迹也。若爾，故借座請飯皆不思議。雖皆不思議，不思議不同。何者？上借座即大能入小，小能容大，不思議也；今即少能充大眾，大眾食少，飯而不盡，不思議也。難：若使一小鉢飯充大眾者，亦應一小座充大眾坐；既多座充多眾，亦應多鉢充多眾。解云：通例多座充多眾，多飯充多眾，一小鉢飯充大眾食，一小座充多眾坐。而今不爾者，互現不同，示種種擁變，種種不思議，又亦不思議事顯，故不同也。又上嘿感不思議，今遣化不思議，此二皆絕凡夫、二乘，故皆不思議也。問：上既嘿念座別遣，今嘿念食即遣食來；今既遣化請飯，下亦遣化借座。而今上嘿念登王即遣座，今遣化往請飯，此亦是互現，示種種不思議也。又問：題稱香積佛品，應以香積佛為佛事；今用香飯為佛事，應題香飯品。解云：從本為名。何因有飯？由彼佛故有飯，從本為名也。難：從本為名，從本為佛事。解云：如此香飯為佛事，即是彼佛事。若無彼佛，何由得此香飯？故此香飯佛事，即是彼佛為佛事。為此故，題云香積佛品也。品開二：第一、明財

施；第二、明法施。然此是財法因緣，此法即是財，長法身，養慧命，故此法是財，只此財即是法也。

於是舍利弗心念：日時欲至，此諸菩薩當於何食？

就初為三：第一、念食；第二、呵念食；第三、與未曾食。今即第一也。問：身子何故念食，餘人不念耶？解云：有數義：一者、凡有三品人，下品人有煩惱故心有勞，身有顛倒故身有待，即凡夫也。二者、中品人斷煩惱故心無勞，有報身故有待，即是二乘。上品人內無煩惱故心無勞，法身為身故無所待，即是菩薩。菩薩內心無累、外身無待，故不念食。身子雖無內累而外身有待，故今念食也。二者、上來說菩薩法，菩薩法成就眾生，淨土菩薩聞此歡喜忘飢不念食，聲聞聞此不解不嗜，故但念食也。三者、由其念故，淨名得與未曾有食，廣作佛事利益眾生，此即示實是顯道也。問：其何故自不念，而言諸菩薩當於何食耶？解云：身子自有食。何者？其常食但念諸菩薩，日時既晚，古佛道法過中不食，故云諸菩薩當於何食也。然此念食與念座異。何者？念座即具自他，故前云斯諸菩薩大弟子當於何坐，今即不然，直云諸菩薩當於何食也。

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：佛說八解脫，仁者受行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？

語言佛說下，第二、呵念食。問：前云菩薩須食、弟子不須食，應呵菩薩、不呵聲聞。解云：是聲聞須，若不須不應念，念即須也。又聲聞念、菩薩不念，即聲聞須、菩薩不須。菩薩不須故不呵菩薩，聲聞須故呵聲聞也。今呵念食與前呵念座何異？解云：前就下法以呵座，今就上法以呵食。前就下法呵座者，為法來？為座來？今就上法呵佛教責明說八解，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？就八解呵者，八解即八背捨，八背捨通而有背捨欲色。豈更念食別者，八解初二不淨觀，即觀食不淨不應樂食。仁者常作不淨觀，只此八種即法身之喜饍、慧命之上饌，豈雜欲食耶？又且聞斯勝法尚應不惜身命，云何念食耶？作此呵也。

若欲食者，且待須臾，當令汝得未曾有食。

若欲食者下，第三、與食。與食中有四：第一、許食；第二、示其處；第三、大眾不能致；第四、淨名遣化取。今即第一、與食。汝須食者，且待須臾，當得未曾有食也。問：前既呵，今何意與示耶？解云：與奪隨宜，皆為利物。如世人養子，呵罵而與其食也。問：其念常食，何故不與其常食，而與其未曾有食耶？解云：為欲不違上言，復顯菩薩難思之德，廣作佛事，故與未曾有食也。言為不違上說者，上呵其不應念食，而今忽與其常食，即便違上呵。今與未曾有食，故不違上呵。何者？汝所念者，是

不淨食，是顛倒所起；今此食淨，是無依無得所起。又彼念食養宍身，今此食長慧命，故上呵今與也。言顯菩薩德者，若與常食，彼謂我亦有此食，不歡菩薩不思議；今與未曾有食，即歎菩薩不思議德力也。

時維摩詰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示諸大眾。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國名眾香，佛號香積，今現在。其國香氣，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。彼土無有聲聞、辟支佛名，唯有清淨大菩薩眾，佛為說法。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，經行香地，苑園皆香，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。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，有諸天子皆號香嚴，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供養彼佛及諸菩薩，此諸大眾莫不目見。

時維摩詰即入三昧者，第二、示飯處。前許未曾有食，未知在何處，是故示其處也。此中示食處而問菩薩、不問聲聞者，明聲聞座近在側尚不能昇，豈能取彼佛飯耶？又前來呵聲聞不能昇座，今斥菩薩不能取食也。問：今示飯令眾取者，亦應前示座處令眾取。解云：前後互類，今欲明品品不同、章章轉勢，類權行不一也。

時維摩詰問眾菩薩：諸仁者！誰能致彼佛飯？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，咸皆默然。維摩詰言：仁此大眾，無乃可恥？文殊師利曰：如佛所言，勿輕未學。

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者，第三、明大眾不能致。此顯居士兩不思：一、眾未曾見此食而得見；二者、大眾不能取，淨名能取也。文殊力大眾嘿者，明眾菩薩能取。但今緣正在淨名，淨名取能作佛事利益此彼也，若餘則不能令彼此利益。文殊恐眾中有菩薩忽去乖當道理，故以神力令眾嘿然。又令淨名為主、眾菩薩居賓，豈客自取食而食？此事不可，是故嘿然也。維摩言下，第三、譏大眾。示飯在彼而不能取，豈不恥耶？問：淨名是菩薩，云何輕於大眾？解云：欲斥始行令進學耳。文殊言下，第四、文殊答。明雖未學欲能得故，不應輕此之二人相成。何者？淨名譏始行，文殊[栟/廾]初心，各有意也。

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，居眾會前，化作菩薩，相好光明，威德殊勝，蔽於眾會。

而告之曰：汝往上方界分，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國名眾香，佛號香積，與諸菩薩方共坐食。汝往到彼，如我詞曰：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：致敬無量，問訊起居：少病、少惱、氣力安不？願得世尊所食之餘。

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令此樂小法者侍弘大道，亦使如來名聲普聞。

於是維摩不起下，第四、遣化。就此中有數章文句，今即第一、入三昧正遣化。而告之曰下，第二、授化人請飯之辭。問訊彼佛少病少惱，此言難解，此土穢彼土淨，若爾此有病彼無病，云何問訊少病少惱耶？未解云之。當於娑婆作佛事者，前陳請飯之辭，今第二、釋請飯之意。請飯者非為餘事，但為佛事。佛事者凡有兩種：一者、上弘；二者、下化。樂小法者即下化，得弘大道即上弘也。如來名聞普聞者，上美法，今歎人也。

時化菩薩即於會前，昇於上方，舉眾皆見其去。到眾香界，禮彼佛足，又聞其言：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，致敬無量，問訊起居，少病少惱，氣力安不？願得世尊所食之餘，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使如來名聲普聞。彼諸大士見化菩薩，歎未曾有：今此上人從何所來？娑婆世界為在何許？云何名為樂小法者？即以問佛。佛告之曰：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號釋迦牟尼，今現在於五濁惡世，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。彼有菩薩名維摩詰，住不可思議解脫，為諸菩薩說法，故遣化來，稱揚我名，并讚此土，令彼菩薩增益功德。彼菩薩言：其人何如，乃作是化，德、力、無畏、神足若斯？佛言：甚大！一切十方皆遣化往，施作佛事，饒益眾生。

時化菩薩下，第三、化菩薩正去。此下文可解。

於是，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。

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：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，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。

佛言：可往攝汝身香，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。又當捨汝本形，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。

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。所以者何？十方國土皆如虛空。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，不盡現其清淨土耳。

於是香積下，第四、彼佛與飯。為二：第一、佛與飯；第二、彼菩薩欲來。今即第一、彼佛與飯，如文。時彼九百萬下，第二、彼土菩薩欲來。有二事益：香飯即依果益，彼菩薩來即正果益。依正兩益，依正二教門也。問：香飯可為佛事，菩薩身云何作佛事？解：有二義：一者、明淨土尚來聽法，汝在近云何不學？二者、明淨土大菩薩皆來聽，故知淨名是不思議人，所說是不思議之法，於淨名增難遭之想深生敬心，是為大利也。佛言可往者，彼佛聽往有二：一者、令攝身香；二者、於此土勿生劣心，前戒為此土、後戒為彼土故。言前戒為此土者，為息此大眾生惑著故令攝香。言後戒為彼土者，恐淨土菩薩見此土不淨起下劣心，故戒令起敬心也。問：既令攝身香，何不令攝飯香？解云：此各有

所以。何者？明能作佛事故不攝也。難：菩薩身亦能作佛事，亦應不攝。解云：互例而攝身者，眾生宜故也。又且飯是佛力故不攝，菩薩身是菩薩力，菩薩力不足故令攝也。

時化菩薩既受鉢飯，與彼九百萬菩薩俱，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，於彼世界忽然不現，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。

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，嚴好如前，諸菩薩皆坐其上。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，飯香普熏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。時毗耶離婆羅門、居士等，聞是香氣，身意快然，歎未曾有。於是長者主月蓋，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，見其室中菩薩甚多，諸師子座高廣嚴好，皆大歡喜，禮眾菩薩及大弟子，却住一面。諸地神、虛空神及欲、色界諸天，聞此香氣，亦皆來入維摩詰舍。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：仁者！可食如來甘露味飯，大悲所熏，無以限意，食之使不消也。有異聲聞念：是飯少，而此大眾人人當食。化菩薩曰：勿以聲聞小德小智，稱量如來無量福慧。四海有竭，此飯無盡，使一切人食摶若須彌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。所以者何？無盡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，所食之餘終不可盡。於是鉢飯悉飽眾會，猶故不賜。其諸菩薩、聲聞、天、人食此飯者，身安快樂，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。又諸毛孔皆出玅香，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。

時化菩薩既受下，第五、化菩薩受飯還方丈作佛事。就此為二：第一、正明化菩薩還；第二、明飯為佛事。今即初所以維摩化作九百萬師子座者，上明大入小，未盡不思議之極。何者？上指有三萬二千入方丈，今有九百萬億入方丈，始齊不思議之極也。又上借座是實座，今是化座；前實不思議，今化不思議；前他借不思議，今自辨不思議也。問：座既借座化座，飯亦應化請飯，化飯不解，云何必盡？例示種種不思議也。文云欲、色界諸天聞香皆來者，數人義懷。何者？彼明欲界天五根、五塵，若色界即無。何者？初禪無鼻、舌兩識，而有鼻、舌兩根，為莊嚴身故。若是二禪已上，則無五識。若使如此，云何聞香而來？彼云借下界識來，即責汝借識來，為聞香故借，未聞借耶？若聞借無識，云何得知不可？逆借故不可也。今明小乘知局，大乘慧廣，故無所不備，所以欲、色聞香而來也。次淨名命身子等食，今雖命諸大弟子，實總命一切大眾，所以今徧命者，彼上徧念，故徧命也。言甘露味飯者，有二義：一者、此飯味如甘露食，此飯能開甘露，能開甘露者，即是正道涅槃也；二者、只此飯即是甘露。何者？此飯諸佛無生業所起，即是無生果，即是涅槃也。大悲所熏者，明此飯是諸佛大悲所起，故云大悲所熏。問：如來行無

量，何意獨言大悲耶？解云：無食不食，由大悲化眾生，故有此食，所以獨言大悲也。無以限意者，明此飯是如來無漏無礙依果之餘，若以限意，即有礙心，有礙心即不消也。有異聲聞，非是身子之流，故云有異此人，應是下劣聲聞作此念也。化菩薩呵其念，而歎飯無盡，舉五分法身所食之餘故無盡，故依無盡。又定慧是因，因無盡故，果不窮也。大眾食猶不賜，雖復食，猶如不與，故爾雅云：與，賜也。問：鉢飯充大眾，鉢飯如故者，前小室容大座，室不應博也。

爾時，維摩詰問眾香菩薩：香積如來以何說法？彼菩薩曰：我土如來無文字說，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。菩薩各各坐香樹下，聞斯玅香，即獲一切德藏三昧。得是三昧者，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。

維摩問眾香菩薩下，品開為二：前明財施竟，今第二、明法施。財法因緣竝是般若用，所以有此文來者，欲二國化流彼此交利，舉喻如向吳魯互市也。二者、請飯，彼教為此緣；今請法，此教為彼緣。前為此請彼，今為彼請此。請此非但為彼亦為此，請彼非但為此亦為彼也。文云我土如來無文字說，前何意云彼土唯有清淨諸菩薩眾佛為說法？今云何言彼土無文字說耶？解云：有二：一者、只以香飯說大乘；二者、亦說但少耳。如此間音聲為佛事，亦有嘿然為佛事，此即六塵皆教、六根皆稟也。

彼諸菩薩問維摩詰：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？維摩詰言：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，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，言：是地獄、是畜生、是餓鬼，是諸難處、是愚人生處，是身邪行、是身邪行報，是口邪行、是口邪行報，是意邪行、是意邪行報，是殺生、是殺生報，是不與取、是不與取報，是邪婬、是邪婬報，是妄語、是妄語報，是兩舌、是兩舌報，是惡口、是惡口報，是無義語、是無義語報，是貪嫉、是貪嫉報，是瞋惱、是瞋惱報，是邪見、是邪見報，是慳恪、是慳恪報，是毀戒、是毀戒報，是瞋恚、是瞋恚報，是懈怠、是懈怠報，是亂意、是亂意報，是愚癡、是愚癡報，是結戒、是持戒、是犯戒，是應作、是不應作，是障礙、是不障礙，是得罪、是離罪，是淨、是垢，是有漏、是無漏，是邪道、是正道，是有為、是無為，是世間、是涅槃。以難化之人心如猨猴故，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，乃可調伏。譬如象馬，[怡-台+龍]悖不調，加諸楚毒，乃至徹骨，然後調伏。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，以一切苦切之言，乃可入律。

彼諸菩薩問維摩下，前來此問彼，今彼問此也。維摩言此土眾生剛強者，此土答彼，明此土剛強眾生故，說剛強法。故娑婆中

云：三世佛有四種化：一、畢竟軟語化，二者、畢竟麤語化，三、亦軟亦麤雜化，四者、捨罝不化。故大論云：見比丘相鬪，佛來諫之。比丘云：是人斯我，不能不答。諫既不從，拂空而去。不可化，捨罝之也。問：眾生畢竟無所有，今云何言是地獄、是地獄報耶？解云：雖畢竟無所有，於眾生故有，作地獄因，必得地獄果。既於虛妄有，菩薩隨其導有。隨其導有，欲令不有也。譬如象馬不調者，明非鉤鏁無以調象馬，非苦切無以伏難化也。調馬有五種：一、直舉鞭即調，譬利根人觀樹木彫落，人欻無常即悟。二者、鞭著宍苦痛乃調，譬人見知識無常乃悟。三者、錐刺入皮乃調，譬人見兄弟眷屬無常乃悟。四者、刺至肌宍乃調，譬父母無常乃悟。五者、刺徹骨乃調，譬自身無常。若自無常，復不發心，即便捨罝也。

彼諸菩薩聞說是已，皆曰：未曾有也！如世尊釋迦牟尼佛，隱其無量自在之力，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。斯諸菩薩亦能勞謙，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。維摩詰言：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，誠如所言。然其一世饒益眾生，多於彼國百千劫行。所以者何？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，諸餘淨土之所無有。何等為十？以布施攝貧窮，以淨戒攝毀禁，以忍辱攝瞋恚，以精進攝懈怠，以禪定攝亂意，以智慧攝愚癡，說除難法度八難者，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，以諸善根濟無德者，常以四攝成就眾生，是為十。

維摩云：此土一世饒益多，彼土百千劫行。此意可知也。此土有十事善法勝，餘淨土所無有者，釋此土修行勝。然天中尚無施，何者？娑婆有二解：一云、都無布施；二者、無有施飯食，亦有施餘物。天尚然，況淨土？然人脫問：淨土勝穢土可然，亦有穢土勝淨土不？解云：亦有此文，即是穢土一日修行勝淨土百千劫也。問：此文諸餘淨土無十事，若爾，無六度。解云：淨土無六度對治用，不無六度體，如菩薩五莖華施，爾時即具六度也。二者、上玅淨無六用，亦無六體，有體用竝穢，淨土中未曾六不六也。今望香積時若為？解云：當香積但體無用，若來此土亦有其用，施香來此土即其用也。

彼菩薩曰：菩薩成就幾法，於此世界，行無瘡疣，生於淨土？
維摩詰言：菩薩成就八法，於此世界，行無瘡疣，生於淨土。何等為八？饒益眾生而不望報；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；所作功德，盡以施之；等心眾生，謙下無礙；於諸菩薩，視之如佛；所未聞經，聞之不疑；不與聲聞而相違背；不嫉彼供；不高己利，而於其中調伏其心；常省己過，不訟彼短；恒以一心求諸

功德。是為八法。維摩詰、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，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。

彼菩薩曰：成就幾法行者，明諸大菩薩處此可不染，猶如鵝王亦如蓮華，不為煩惱所染。諸淺行菩薩云何處而不染？淺行菩薩觀解未具，如少湯投之大冰翻益其結。淺行菩薩亦爾，欲化煩惱翻為煩惱所染。若使如此，成就幾法於此行無瘡疣生於淨土耶？維摩詰答言：成就八法而得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也。所言八法者，饒益眾生不望報即大慈，代眾生受苦即大悲。什、叡法師等，此為二法。肇師云：合為一法。今依肇師，慈悲合為一法也。等心眾生謙下無礙，即第二法。故華嚴云：菩薩作地心、槁心、析角心、小大心而無礙也。於諸菩薩應視如佛，第三法。見有發心為菩薩者乃勝己者，竝視之如佛也。所未聞經聞而不疑，第四行。前則尊人，今即重法也。不與聲聞而相違背，第五法。明三不異於一，一不異於三。昔開一為三，今則會三歸一，故無違也。不嫉彼供不高己利，第六法。彼得供、彼種得，何須嫉之？自利、自種，何用自高？舉譬如作田(云云)。常省己過，第七法。常自省察己過，應悔先罪，不誦他[打-丁+豆]。若不能省己過，過故屬己；若誦他[打-丁+豆]，[打-丁+豆]還著己。若能省己過，自故無過；不誦他[打-丁+豆]，已復無失也。恒以一心求諸功德，第八法。餘文

菩薩行品第十一

菩薩行品第十一。

就此經有四會，三會已竟，今即第四會重集菴薗。就此會有四品，前三品屬正說，後一品是流通，此非自判，肇師自作此說也。正說中三品即為三：第一說菩薩行，第二明見佛，第三法供養。今即第一言菩薩行者，為彼土菩薩說菩薩行，從此為名也。然香積品即彼教為此，今菩薩行品此教為彼，彼此牙市也。又香積一飯為佛事，此欲明一切法為佛事也。就此一品為二：第一淨名與大眾來至佛所，第二香積菩薩欲去為說菩薩行。即是來去一雙，亦是說佛事菩薩行一雙也。

是時，佛說法於菴羅樹園，其地忽然廣博嚴事，一切眾會皆作金色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以何因緣有此瑞應，是處忽然廣博嚴事，一切眾會皆作金色？

佛告阿難：是維摩詰、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，發意欲來，故先為此端應。

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：可共見佛，與諸菩薩禮事供養。文殊師利言：善哉行矣！今正是時。

就初復為二：第一、淨名與大眾來；第二、如來稱歎印定。初復為二：第一、明欲來意；第二、明正來。今即初有數句，今第一、現瑞。所以現瑞者，將說奇特之法故現希有之瑞。二者、香積菩薩是客，為有勝客故變淨土也。三者、淨名將欲來，故前現瑞表居士敬誠之實，顯淨名難思之德也。此有二事：一、變土；二、變眾作金色。變土即變依，變眾即變正也。次問答，明是淨名作非佛作，顯淨名德力也。佛告者，第三、佛答瑞。於是維摩下，第四、欲來。淨名所以要文殊共來者，有數義：一者、欲面見佛印成所說，若不至佛所無由得印成。二者、文殊前問疾之人，今淨名即能往佛所，應與文殊共至佛所報恩也。三者、彼土菩薩來有二意：一者、欲與淨名相見既竟，今欲來佛所致敬，故相共來也。

維摩詰即以神力，持諸大眾并師子座，置於右掌，往詣佛所。到已著地，稽首佛足，右繞七市，一心合掌，在一面立。其諸菩薩即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右繞七市，於一面立。諸大弟子、釋、梵、四天王等，亦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在一面立。於是，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，各令復坐，即皆受教。

維摩神力持大眾來者，前顯枕在牀，今忽如此之健，此即前病今病差也。問：眾生病菩薩病，眾生愈菩薩愈，今眾生未差，菩薩病云何已差耶？且戲解之，明室內說法，無量人發心，無量人得無生忍，豈非差耶？又難：前云菩薩病與眾生後際等，今眾生未盡，云何已盡？解云：此義異前。言與眾生後際等者，明大悲病與後際等，眾生不盡，菩薩大悲不竭。

眾坐已定，佛語舍利弗：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？唯然，已見。汝意云何？世尊！我覩其為不可思議，非意所圖、非度所測。

爾時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今所聞香自昔未有，是為何香？佛告阿難：是彼菩薩毛孔之香。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：我等毛孔亦出是香。阿難言：此所從來？曰：是長者維摩詰，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，一切毛孔皆香若此。

眾坐已定，此是第二段、如來印定。所說有數句，今第一、佛對身子印，成淨名所為不思議是實也。爾時阿難下，第二、佛對阿難印，成淨名所為。今對阿難印，與前佛對身子印何異？解云：前通印諸事，今但印香積一品。又今欲顯佛事非一。何者？以佛心作一切事，一切皆佛事也。文問答可尋。文云阿難聞香問佛者，前即香氣遍十方，阿難去方丈只數里，云何不聞？今始致

問。解云：有聞得聞、不聞應不聞，如雷霆震地，聾者不聞也。問：此是餘香，何以言是毛孔香耶？解云：今無復飯，飯在腹中，故言毛孔香。餘人食內為不淨，今菩薩食內有玅香，如大論三歲比丘說法常出玅香也。問：餘人亦食，此食毛孔亦香，何故獨言彼菩薩耶？解云：據本故獨言彼菩薩也。前云攝身香，今何故復云彼菩薩香耶？雖攝，由有故言彼菩薩香也。

阿難問維摩詰：是香氣住當久如？維摩詰言：至此飯消。曰：此飯久如當消？曰：此飯勢力，至於七日，然後乃消。又，阿難！若聲聞人未入正位，食此飯者，得入正位，然後乃消；已入正位，食此飯者，得心解脫，然後乃消。若未發大乘意，食此飯者，至發意乃消；已發意，食此飯者，得無生忍，然後乃消；已得無生忍，食此飯者，至一生補處，然後乃消。譬如有藥，名曰上味，其有服者，身諸毒滅，然後乃消；此飯如是，滅除一切諸煩惱毒，然後乃消。

次文阿難與淨名論消久近，所以言七日者，約緣不定。今言七日，飯體勢至七日。大論七步蛇，譬蛇[煞-(烈-列)+虫]人，唯至七步、八步即死。飯體亦爾，勢至七日也。若聲聞未入正位者，此去約緣聖不同，有二位：一者、小乘；二者、大乘。小乘中有二：一、未入正位。入正位即小乘，始得解脫；無學即小乘，終略始終也。聲聞苦忍為正位，菩薩即多云法位。所以爾者，聲聞對耶？為正也？菩薩有三位：初、發心；次、無生忍；終、補處也。如是滅除一切煩惱。問：上是一口飯，云何除一切煩惱得道耶？解云：世間醫師令一齊藥，尚愈身病；今佛、菩薩令齊法藥，豈不能療眾生心疾耶？又什師云：此飯是諸佛依果。既得此依果，必深信於因果；既信因果，食於此飯，心即得安；以心安故，識於因果，即了實相，得悟無生也。問：若香飯能滅一切煩惱，能令眾生悟道者，如來何意不常以香飯為佛事耶？且及竝通，但教亦能滅煩惱得道，如來何意不常說教耶？彼云：教能論辨，可得道香。若為能詮辨耶？解云：聲教、色教，聲詮、色詮；香教，香、味詮也。

阿難白佛言：未曾有也！世尊，如此香飯能作佛事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阿難，或有佛土，以佛光明而作佛事，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，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，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衣服、臥具而作佛事，有以飲食而作佛事，有以園林、臺觀而作佛事，有以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身而作佛事，有以虛空而作佛事，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；有以夢、幻、影、響、鏡中像、水中月、熱時燄，如是等喻而作佛事；有以音聲、語言、文字而作佛事；或有清淨佛土寂寞，無

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無作無為，而作佛事。如是，阿難，諸佛威儀進止，諸所施為，無非佛事。阿難，有此四魔、八萬四千諸煩惱門，而諸眾生為之疲勞，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，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。菩薩入此門者，若見一切淨好佛土，不以為喜，不貪不高；若見一切不淨佛土，不以為憂，不礙不沒。但於諸佛生清淨心，歡喜恭敬，未曾有也！諸佛如來功德平等，為教化眾生故，而現佛土不同。阿難，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，而虛空無若干也；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，其無礙慧無若干也。阿難，諸佛色身威相種性，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力、無所畏、不共之法，大慈大悲威儀所行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，成就眾生淨佛國土，具諸佛法悉皆同等，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，名為多陀阿伽度，名為佛陀。阿難，若我廣說此三句義，汝以劫壽不能盡受。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，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，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。如是，阿難，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，智慧辯才不可思議。阿難白佛言：我從今已往，不敢自謂以為多聞。佛告阿難：勿起退意。所以者何？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，非謂菩薩。且止！阿難，其有智者不應限量諸菩薩也。一切海淵尚可測量，菩薩禪定、智慧、總持、辯才，一切功德不可量也。阿難，汝等捨置菩薩所行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。

次明一切法為佛事。前略印香飯一事，今廣印一切為佛事。所以廣明者，前略明未盡，今更廣明。雖復廣明，不出四隻兩雙，所謂有無善惡為佛事也。問：有佛卅二相為佛事竟，云何復云有以佛身為佛事耶？解云：如來有時現一相、二相，或時合現相、現相不同，故前明卅二相，後明佛身也。有以虛空為佛事，即是無為佛事。虛空為佛事，如文殊以虛空身化阿闍世王也。四魔八萬四千煩惱為佛事者，上明善為佛事，今明惡為佛事。什師云：此中明三性竝為佛事。前善為佛事，虛空、無記為佛事；今則不善為佛事，方便用不善為佛事，無方便善成魔事。

爾時，眾香世界菩薩來者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，今自悔責捨離是心。

所以者何？諸佛方便不可思議，為度眾生故，隨其所應現佛國異。

唯然，世尊！願賜少法還於彼土，當念如來。

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下，品第二、香積菩薩請法。既將欲反彼世界，所以請說菩薩行品，從此為名也。文有三：今第一、彼菩薩懺悔，有二：前、自梅；次、請法。自悔為二：初、正梅；次、

釋悔意。今即初正悔，明我初來見此土穢生下劣想，今自悔責明失在於我也。問：彼來時彼佛已勅令莫生劣心，今云何復生劣心？將不違佛教耶？解云：雖受佛勅，今來既見土穢不覺劣心生，如今人聞經教令莫起貪，見境不覺貪生。又佛不勅起劣重，佛勅尚爾，況不勅耶？問：前文云彼諸菩薩坐香樹下，聞斯玅香即具一切德藏三昧，云何更生高下之心、淨穢等見耶？解云：示此迷耳。以此土作此見故，彼土同此土見，此土既悟彼土即悟，為此故所以今悔也。所以者何下，第二句、釋悔意。以諸佛方便所現不同故，不應生下劣之心，上說法故如是方便也。唯然世尊願賜小法，第二、正請法，彼此交利之事也。然彼土菩薩行已具足，無以復所疑，不須此諸行而請說諸行者，亦是為此土菩薩請耳。具四句，為彼請此、為此請此，亦為此請彼、為彼請彼也。又且從多為論，如此間音聲為佛事，亦有餘事為佛事，彼無言說為佛事，亦有言說為佛事，從多耳。又且菩薩應須遍學菩薩之體，遍化眾生遍到諸國，應言說度即言說化，應無言說度即無言說化之為，是故須請法也。

佛告諸菩薩：有盡無盡解脫法門，汝等當學。

何謂為盡？謂有為法。何謂無盡？謂無為法。如菩薩者，不盡有為、不住無為。何謂不盡有為？謂不離大慈、不捨大悲，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，教化眾生終不厭倦，於四攝法常念順行，護持正法不惜身命，種諸善根無有疲厭，志常安住方便迴向，求法不懈說法無恪，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，於諸榮辱心無憂喜，不輕未學敬學如佛，墮煩惱者令發正念，於遠離樂不以為貴，不著己樂慶於彼樂，在諸禪定如地獄想，於生死中如園觀想，見來求者為善師想，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，見毀戒人起救護想，諸波羅蜜為父母想，道品之法為眷屬想，發行善根無有齊限，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，行無限施具足相好，除一切惡淨身口意故，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，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，以智慧劒破煩惱賊，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，以大精進摧伏魔軍，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，不壞威儀而能隨俗，起神通慧引道眾生，得念總持所聞不忘，善別諸根斷眾生疑，以樂說辯演法無礙，淨十善道受人天福，修四無量開梵天道，勸請說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，身口意善得佛威儀，深修善法所行轉勝，以大乘教成菩薩僧，心無放逸不失眾善。行如此法，是名菩薩不盡有為。何謂菩薩不住無為？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，修學無相、無作不以無相、無作為證，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，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，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，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，觀於寂滅而不永寂滅，觀

於遠離而身心修善，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，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，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，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，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，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，觀諸法虛妄、無牢、無人、無主、無相，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、禪定、智慧。修如此法，是名菩薩不住無為。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，具智慧故不盡有為；大慈悲故不住無為，滿本願故不盡有為；集法藥故不住無為，隨授藥故不盡有為；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，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。

諸正士！菩薩已修此法，不盡有為、不住無為，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，汝等當學。

佛告諸菩薩下三段中，第二、佛為廣說菩薩行。文為三：第一、雙標盡無盡；第二、雙釋盡無盡；第三、雙結。今即初雙標而勸也。何謂下，第二、雙釋。何謂有盡？謂有為生死有為磨滅故盡。何謂無盡？謂無為涅槃無為不磨滅故無無盡也。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者，此正明菩薩行對破聲聞。何者？聲聞盡有為生死住無為涅槃，今是菩薩即異於此，常在生死不盡有為，化眾生故不住無為，故如是說也。然從來云斷五住惑盡得常住涅槃，即盡有為住無為，若爾不及因行豈是果德？故不可也。謂不離大悲慈者，明有大慈悲為眾生故不盡有為也。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者，前不離大慈等云下化，今發一切智心即上求，此之二行是菩薩常行，故云而不忽忘也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者，明外道禪定起我慢、二乘禪定壞菩提心，此等禪定既壞滅善根，豈非地獄？故云在禪定如地獄想也。於生死中如園觀想，園觀遊戲歡樂，菩薩在生死修行諸行成就一切智，豈不樂耶？大園觀樹木生長，菩薩於生死中正觀生長也。見來求者如善師想者，見有乞人來乞，即具六度六如，即菩薩善師也。生死無數億而有勇者，如大品佛道長遠眾生性多，勤精進度之也。次釋不住無為，如文。住無為者，即於無為作解、作解為住，而菩薩不爾也。諸正士下，第三、雙結。

爾時，彼諸菩薩聞說是法，皆大歡喜，以眾妙華、若干種色、若干種香，散徧三千大千世界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并諸菩薩已，稽首佛足，歎未曾有，言：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。言已，忽然不現，還到彼國。

爾時彼諸菩薩聞是說法大[肆-聿+殳]，第三彼菩薩聞說法歡喜也。

見阿閦佛品第十二

見阿閦佛品第十二。

所以次菩薩行品有此品來者，就文為論，前菩薩行品為彼土說此土法門，今見阿閦佛品為此土現彼國；前為淨土菩薩說穢土法門，今為穢土菩薩現淨土佛事；前品為淨土說穢土法門，亦為穢土，今現淨土為此土，亦得為此土，亦得為淨土，但今正意為穢現彼淨也。又有此品來者，非止近益當時，欲遠彼末葉。何者？今時人皆是佛弟子，竝不識佛，今欲見佛者，若為見佛耶？世間客客之徒言：堂中佛像是佛。又言：丈六千尺為佛。又數人言：有佛。佛有二身：五陰身即有漏，戒定等即無漏；有漏即應身，無漏即法身。雖然，竝是有為，若是有為，何謂見佛？佛非是有為，汝今見有，還是見有，豈得見佛？故論云：邪見深厚者，說言無如來，如來寂滅想，分別有亦非。又成論師有二解：開善應身無常，法身常住；異數人數人，生法皆無常。彼明應身無常，法身常住也。莊嚴云：生身是有，法身非有非無，出二諦外。地論：法界非有非無。中假師以中道為佛。今明如此諸計皆不見佛，汝今見佛是常，乃是見常，何謂見佛？佛若是常，見常見佛；佛非是常，見常那得見佛？常句既然，四句皆爾也。今明如文。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，為是故有此品來也。次釋品名者，前品即從因為名，今品從果受稱。前云菩薩行品，故是因名；今品見阿閦佛品，故是果名也。又前品人法雙舉，此品依正兩題。言前品人法雙舉者，菩薩即人，法即是行；今依正兩題者，佛即是正果，國即是依果也。又前品題即略，今品題即廣。言前品略者，唯有人法、能所二，故略；今品廣者，三字束為兩雙：見即是能見之智，佛國即是所見之境。境智一雙，就境中有二：佛即正果，國即依果。依正一雙，具此二雙，故言廣也。阿閦佛者，此是外言，什、叡等師云無動佛，宗代惠義法師雜心論云無怒佛。然閦字此土所無，翻經者義作此字耳。今見彼佛，從此為名，故云見阿閦佛國品也。

爾時，世尊問維摩詰：汝欲見如來，為以何等觀如來乎？維摩詰言：如自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。我觀如來，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，今則不住；不觀色，不觀色如，不觀色性；不觀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觀識如，不觀識性；非四大起，同於虛空，六入無積；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已過，不在三界；三垢已離，順三脫門；具足三明，與無明等；不一相、不異相，不自相、不他相，非無相、非取相，不此岸、不彼岸，不中流而化眾生；觀於寂滅，亦不永滅；不此、不彼，不以此、不以彼；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；無晦、無明，無名、無相，無強、無弱，非淨、非穢，不在方、不離方，非有為、非無為，無

示、無說，不施、不慳，不戒、不犯，不忍、不恚，不進、不怠，不定、不亂，不智、不愚，不誠、不欺，不來、不去，不出、不入，一切言語道斷；非福田、非不福田，非應供養、非不應供養，非取、非捨，非有相、非無相，同真際、等法性；不可稱、不可量，過諸稱量；非大、非小，非見、非聞，非覺、非知，離眾結縛；等諸智、同眾生，於諸法無分別；一切無得、無失，無濁、無惱，無作、無起，無生、無滅，無畏、無憂，無喜、無厭，無已有、無當有、無今有，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。世尊，如來身為若此，作如是觀。以斯觀者，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

品開有時為二：第一、方便實；第二、實方便。今開為二：第一、觀佛身；第二、觀阿閦國。就初復為二：第一、觀佛；第二、論沒生。今即第一、觀法身，有通、有別。言通者，明一切眾生無不欲見佛，但不能得見。何者？或色相、音聲言見。故般若云：若以色見我、以音聲求我，不能見如來。何但如此？五句竝不能見。言別者，明淨名要大眾來見佛，言有佛可見、有自能見，佛即是境、見即是智，言佛身勝、自身卑，有此二見非是見佛，是故淨名打破，明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也。涅槃論釋祕密云：眾生身外有佛性非祕密，眾生身內有佛性非祕密，眾生即佛性為祕密也。今觀身實是觀佛，眾生即佛性祕密，何故云觀身即觀佛耶？實未曾二亦未曾一，今言即者，為不即故言即耳。破不即亦不著即，破異不著一，名法忍也。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者，就三世觀，大品明過去為前際，未來為後際，現在為今際。若爾，今云何言前際不來後際不去耶？解云：經有二本，一同大品，此本異大品。同大品可解。人謂如來從未來現在來，現在即過去，過去即去。今文不爾。前際不來後際不去者，人謂如來從未來現在來，現在是有復入過去，過去由有復來現在，現在復往未來去。今責不如此，是故言前際不來後際不去。笠道生作此解也。不觀色如下，前就三世觀，今就五陰界入撿。非四大起者，前就果辨，今約因明也。六入無積者，明眾生六入積聚，如來不積，故言無積也。不在三界，明無三界果三垢也。離無三界因三垢，即三毒也。[水*頁]三脫門，明與無明不二，如大經所辨耳。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者，生死為此，涅槃為彼，八正為中流。有云：檀度為中流也。十智不能知，六識不能識，故言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也。

爾時，舍利弗問維摩詰：汝於何沒而來生此？維摩詰言：汝所得法有沒生乎？舍利弗言：無沒生也。若諸法無沒生相，云何問言：汝於何沒而來生此？於意云何？譬如幻師幻作男女，寧

沒生耶？舍利弗言：無沒生也。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？答曰：如是。若一切法如幻相者，云何問言：汝於何沒而來此生？舍利弗！沒者，為虛誑法敗壞之相；生者，為虛誑法相續之相。菩薩雖沒，不盡善本；雖生，不長諸惡。是時，佛告舍利弗：有國名妙喜，佛號無動，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。舍利弗言：未曾有也！世尊！是人乃能捨清淨土，而來樂此多怒害處。維摩詰語舍利弗：於意云何？日光出時與冥合乎？答曰：不也。日光出時，則無眾冥。維摩詰言：夫日何故行閻浮提？答曰：欲以明照，為之除冥。維摩詰言：菩薩如是，雖生不淨佛土，為化眾生，不與愚闇而共合也，但滅眾生煩惱闇耳！

爾時，舍利弗問下，第二、論沒生。問：何故居士沒生耶？解云：此意只為妄生故也。由身子問，如來答從妙憙世界來。既從妙憙來，大眾即欲見彼土，如來為現也。又問沒生者，前來廣歎淨名德高，即是高德，生處必淨，為是故，今問生處也。上歎淨名德不思議，今歎淨名生處不思議。何者？若從穢而生，穢非不思議；今能捨淨土來此穢，弘於道化，利益眾生，故是不思議也。維摩詰言：如汝所得法，此及質答，明汝會真諦得果，證有沒生；不會真諦得果，尚無果、不果，有何沒生？作此反質，欲類破。何者？汝等少乘尚無沒生，何以我大行有沒生耶？於意云何？譬釋其云：我會真諦無沒生，菩薩會真諦亦無沒生，世諦終見有生，是故舉幻譬明無沒生。上就真諦無沒生，今就世諦無沒生；上就法說撿無生，今就譬說撿無沒生也。是時佛告身子下，此明佛答淨名。上彈聲聞問不成問，今如來為答。淨名所以彈沒生者，為其懷沒生心來問故須彈，大眾應聞得益故佛須答也。又上破無沒生，便謂無沒生墮無生坑中，是故今明菩薩無生沒而生沒。上生沒無生沒，今無生沒生沒也。問：若菩薩有生沒，與凡夫何異？解云：凡夫有生沒生沒，菩薩無生沒生沒。無生生令長歡喜，無滅滅令長戀慕，故異也。又上就真諦說無生沒，今就世諦答有生沒。如大經明流離光來現瑞，佛問：何因緣光明？文殊答：光明即智慧，智慧即常住。佛云：莫入甚深空定，當以世諦而解說之。今亦爾，淨名就真諦說，今就世諦說也。初佛說生處，如文可解。次淨名恐人言菩薩捨淨來穢，故舉日月光出為喻。菩薩同穢，為令穢同不同穢也。

是時，大眾渴仰，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、聲聞之眾。佛知一切眾會所念，告維摩詰言：善男子！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、聲聞之眾，眾皆欲見。於是維摩詰心念：吾當不起於座，接妙喜國鐵圍山川、溪谷江河、大海泉

源、須彌諸山，及日月星宿、天龍鬼神、梵天等宮，并諸菩薩、聲聞之眾，城邑聚落、男女大小，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、諸妙蓮華，能於十方作佛事者，三道寶階，從閻浮提至忉利天。以此寶階，諸天來下，悉為禮敬無動如來，聽受經法。閻浮提人亦登其階，上昇忉利，見彼諸天。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，上至阿迦尼吒天，下至水際，以右手斷取，如陶家輪，入此世界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。作是念已，入於三昧，現神通力，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，置於此土。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：唯然，世尊！誰取我去？願見救護。無動佛言：非我所為，是維摩詰神力所作。其餘未得神通者，不覺不知已之所往。妙喜世界雖入此土，而不增減，於是世界亦不迫隘，如本無異。爾時，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：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，其國嚴飾，菩薩行淨，弟子清白。皆曰：唯然，已見。佛言：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，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。現此妙喜國時，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皆願生於妙喜佛土。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：當生彼國。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，其事訖已，還復本處，舉眾皆見。佛告舍利弗：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？唯然，已見。世尊！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，獲神通力如維摩詰。世尊！我等快得善利，得見是人，親近供養。其諸眾生若今現在、若佛滅後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，況復聞已，信解、受持、讀誦、解說、如法修行。若有手得是經典者，便為已得法寶之藏；若有讀誦、解釋其義、如說修行，則為諸佛之所護念；其有供養如是人者，當知則為供養於佛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，當知其室即有如來；若聞是經能隨喜者，斯人則為趣一切智；若能信解此經，乃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，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

爾時大眾下，大[肆-聿+殳]，前第一、觀佛身竟，今第二、歎阿閦佛國。所以歎者，大眾聞應得道故歎也。大眾所以渴仰者，聞佛說淨名從妙喜來，淨名德既不思議，土必精妙，既有美人必有妙土，故欲見。由前三萬二千座悉入室未是不思議，今取彼大眾來入此土，而無鄣妨作三道等事，是大不思議。云何從來言是流通耶？是為大僻也。次明得道，如文。

法供養品第十三

法供養品第十三。

菴園再集三品中第三品法供養。所以有此品來者，說經將訖勸物弘宣，故前歎法供養要須前歎，然乃得付屬弘也。言法供養者，供養有多種：或有財供養，國城妻子等；或有身供養，如常啼灑面、藥王燒臂；復有力供養，讚歎供養；復有恭敬拜供養。然雖有如此供養，法之供養諸供養中為最第一，今此即法供養。言法供養者，此復多種：佛如行而說，今如說而行，是一種法供養；二者如說而行，復能如行而說，教化眾生令其悟道，復是法之供養。次明只[捺-示+(隹/八)]護說者及以聽眾，即是法供養也。次明非但說聽為法供養，五種法師悉名法供養也。問：法供養供養誰耶？如財物供養前人，今法供養供養何物耶？解云：供養佛。何者？如說而行、如行而說，稱可佛心故，是供養於佛。如財物供養前人，前人喜即供養；今亦爾，如說行、如行說喜，於佛心即供養佛也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：世尊！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，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。如我解佛所說義趣，若有眾生聞此經法，信解受持讀誦之者，必得是法不疑，何況如說修行。斯人則為閉眾惡趣開諸善門，常為諸佛之所護念，降伏外學摧滅魔怨，修治菩提安處道場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。世尊！若有受持讀誦所說修行者，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，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，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，其未信者當令生信，其已信者當為作護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天帝！如汝所說，吾助爾喜。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天帝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，則為供養去來今佛。天帝！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，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或以一劫或減一劫，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，至諸佛滅後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，縱廣一四天下，高至梵天，表剎莊嚴，以一切華香、瓔珞、幢旛、伎樂，微妙第一，若一劫若減一劫，而供養之。天帝！於意云何？其人植福，寧為多不？釋提桓因言：甚多，世尊！彼之福德，若以百千億劫，說不能盡。佛告天帝：當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，信解受持，讀誦修行，福多於彼。所以者何？諸佛菩提，皆從此生，菩提之相，不可限量，以是因緣，福不可量。佛告天帝：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時世有佛，號曰藥王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世界名大莊嚴，劫名莊嚴，佛壽二十小劫，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，菩薩僧有十二億。天帝！是時有轉輪聖王，名曰寶蓋，七寶具足，主四天

下。王有千子，端正勇健，能伏怨敵。爾時寶蓋，與其眷屬，供養藥王如來，施諸所安，至滿五劫。過五劫已，告其千子：汝等亦當如我，以深心供養於佛。於是千子，受父王命，供養藥王如來，復滿五劫，一切施安。其王一子，名曰月蓋，獨坐思惟：寧有供養殊過此者？以佛神力，空中有天曰：善男子！法之供養勝諸供養。即問：何謂法之供養？天曰：汝可往問藥王如來，當廣為汝說法之供養。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，稽首佛足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！諸供養中法供養勝。云何名為法之供養？佛言：善男子！法供養者，諸佛所說深經，一切世間難信難受、微妙難見、清淨無染，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，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，成就六度善分別義，順菩提法眾經之上，入大慈悲離眾魔事及諸邪見，順因緣法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命，空、無相、無作、無起，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，諸天、龍、神、乾闥婆等所共歎譽，能令眾生入佛法藏，攝諸賢聖一切智慧，說眾菩薩所行之道，依於諸法實相之義，明宣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、寂滅之法，能救一切毀禁眾生，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，諸佛賢聖所共稱歎，背生死苦示涅槃樂，十方三世諸佛所說。

今文初天帝稱歎云：我從佛聞眾經，未曾聞此實相經典者，問天主：前已聞大品等經竟，何故云未曾聞此實相耶？解云：大品通漫，此經即要略。何者？徧明法身、菩薩二慧也。言大品通者，大品中明始自初心，終訖補處，是故為通。此經徧明法身二智者，徧明淨名二智，故別也。二者復各有所用，各稱第一，隨時所宜，故為第一也。又此中對天主歎護經功德者，天主是在家人，多樂福德，如大品大對身子、善吉明般若體，對天主格量般若功德。所以爾者，在家多樂功德，故對在家明功德；出家多樂智慧，故對出家明智慧。又所以對天主明護經者，天主有勢力，能弘宣擁護故也。格也。格量歎，如文。佛告天帝：過去者，引過去事，明法供養勝財供，前後一切行財供，獨坐思惟聞空天勸法供養。所以爾者，善根熟，故勸也。事如須達、薩陀、善財等，聞空聲勸，即是如來使天也。月蓋問法供養，天令問藥王，藥王為說法供養，為二：前簡法，次明法供養，今即簡法。此法非人天二乘等法，亦非有所得，大乘乃無依無得，實相大乘難信難受，清淨無染，如大經德王十功德所明，聞者驚恠，非有所德。分別思惟者，分別即口說，思惟即意思也。為菩薩法藏陀羅尼印者，此是實相之印，詺實相為陀羅尼。若是大品有二印，始即無住，終即無得；小乘三印，無常、無我、寂滅；今此經唯一印，實相為印也。令諸眾生坐道場者，前明法體，此明法用，此

法有何用，能令眾生坐道場用也。又云明宣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者，問：上明小乘明三印，今此中明實相印，那復言苦、空等耶？解云：此苦、無常等，非小乘中三印，如旃延章所明不生不滅是無常義，乃彈常明無常也。又此云於諸法實相明宣無常等，與小乘異也。

若聞如是等經，信解受持讀誦，以方便力，為諸眾生，分別解說，顯示分明，守護法故，是名法之供養。又於諸法，如說修行，隨順十二因緣，離諸邪見，得無生忍，決定無我，無有眾生，而於因緣果報，無違無諍，離諸我所，依於義不依語，依於智不依識，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，依於法不依人，隨順法相，無所入無所歸，無明畢竟滅故，諸行亦畢竟滅，乃至生畢竟滅故，老死亦畢竟滅，作如是觀十二因緣，無有盡相，不復起見，是名最上法之供養。

若聞如是等經信解下，正明法供養也。作如是觀十二緣無盡相者，此如大品無盡品，觀十二緣如虛空不可盡也。

佛告天帝：王子月蓋，從藥王佛，聞如是法，得柔順忍，即解寶衣嚴身之具，以供養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來滅後，我當行法供養，守護正法。願以威神，加哀建立，令我得降伏魔怨，修菩薩行。佛知其深心所念，而記之曰：汝於末後，守護法城。天帝！時王子月蓋，見法清淨，聞佛授記，以信出家，修習善法，精進不久，得五神通，具菩薩道，得陀羅尼，無斷辯才。於佛滅後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，滿十小劫，藥王如來所轉法輪，隨而分布。月蓋比丘，以守護法，勤行精進，即於此身，化百萬億人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立不退轉；十四那由他人，深發聲聞、辟支佛心；無量眾生，得生天上。天帝！時王寶蓋，豈異人乎？今現得佛，號寶燄如來。其王千子，即賢劫中千佛是也。從迦羅鳩孫馱，為始得佛，最後如來，號曰樓至。月蓋比丘，則我身是。如是天帝！當知此要，以法供養，於諸供養，為上為最，第一無比。是故天帝！當以法之供養，供養於佛。

佛告天帝王子下，結會古今，如文。

囑累品第十四

囑累品第十四。

此經三[肆-聿+殳]兩段已竟，今即第三段流通說。正說即為當時，流通說即為末代。所以有二段者，為眾生有二種：一者福德，利根眾生即值佛；二者薄福，鈍根眾生不值佛，但見經卷。

如大品法尚香城，福厚者親聞法尚說，薄福者見金疊般若也。問：何意見佛聞法勝、見般若劣耶？解云：從佛聞法、見佛復聞法、從經卷中聞，但聞不見人校也。二者聽佛說易悟，眼觀於文則難了，故從佛聞勝、從經卷聞劣。言付屬者，屬是付囑、累是憑累，故囑累品也。此云屬累，與金剛般若善付屬諸菩薩何異？解云：彼經付屬即以人付人，此經囑累即以法付屬人。彼經人付屬人者，論云根未熟付根熟菩薩故，是人付屬人。今法付屬人者，以無上正法付屬彌勒等故，是法付屬人也。又彼經人付屬人為令弘法，此中法付人為成於人。何者？以法付人令人為後人說故，是為成人也。

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：彌勒！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付囑於汝。如是輩經，於佛滅後末世之中，汝等當以神力，廣宣流布於閻浮提，無令斷絕。所以者何？未來世中，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及天、龍、鬼、神、乾闥婆、羅剎等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樂於大法。若使不聞如是等經，則失善利。如此輩人，聞是等經，必多信樂，發希有心，當以頂受，隨諸眾生所應得利，而為廣說。彌勒當知！菩薩有二相。何謂為二？一者、好於雜句文飾之事；二者、不畏深義，如實能入。若好雜句文飾事者，當知是為新學菩薩。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，無有恐畏，能入其中，聞已心淨，受持讀誦，如說修行，當知是為久修道行。彌勒！復有二法，名新學者，不能決定於甚深法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所未聞深經，聞之驚怖生疑，不能隨順、毀謗、不信，而作是言：我初不聞，從何所來？二者、若有護持、解說如是深經者，不肯親近、供養、恭敬，或時於中說其過惡。有此二法，當知是新學菩薩為自毀傷，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。彌勒！復有二法，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，而不能得無生法忍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，二者、雖信解深法而取相分別。是為二法。彌勒菩薩聞說是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未曾有也。如佛所說：我當遠離如斯之惡，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若未來世善男子、善女人求大乘者，當令手得如是等經，與其念力，使受持、讀誦、為他廣說。世尊！若後末世有能受持、讀誦、為他說者，當知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彌勒！如汝所說，佛助爾喜。

品開為五章：第一、如來付屬彌勒；第二、十方菩薩自誓弘宣；第三、天龍自誓弘宣；第四、付屬阿難；第五、大眾歡喜受持禮而退。今即第一、付屬彌勒。然此難解，大論第百卷云：法華祕

密故付菩薩，般若顯故付聲聞。今此既付菩薩，應是祕密教。有師例解即難：若法華、維摩皆祕密者，法華與維摩應皆明二乘作佛。法華明羅漢作佛可是祕密，此經明二乘如敗種凡夫有反復，云何是祕耶？今釋具四句：併付、併不付、祕付菩薩不付聲聞、祕付聲聞不付菩薩。併不付者，如大經？長壽品老病人不堪付金也。併付者，歎阿、歎受持如來大小乘藏。祕付聲聞者，如大經付屬阿難也。顯付菩薩，如此經祕付菩薩，如法華大論云祕付菩薩顯付聲聞。此是一句語，云何為定耶？又一解：約緣所宜，緣宜聞付菩薩，悟即付菩薩；宜聞付聲聞，即付聲聞也。又佛有多弟子，故有多種付屬，或付菩薩、或付聲聞，責多種好。今何意付菩薩而不付聲聞？解云：亦有所以。何者？般若、聲聞有分故付聲聞，此經聲聞無分故付菩薩。何以知然？解云：三乘皆學般若故有分，此經但菩薩二智，絕二乘境界故無分也。問：若爾，般若應淺、此經應深，復與他通教何異？解云：此經但菩薩二智，般若明二智深，明學般若有三乘，彌學深廣也。又淨名將反，玅喜、文殊遊方，彌勒當佛位，故付彌勒。細碎文句可知。

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：我等亦於如來滅後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。

於是一切菩薩下，第二、十方菩薩弘宣大乘。有二：上弘、下化。

爾時，四天不曰：佛言：世尊！在在處處，城邑聚落，山林曠野，有是經卷，讀誦解說者，我當率諸官屬，為聽法故，往詣其所，擁護其人，面百由旬，令無伺求得其便者。是時，佛告阿難：受持是經，廣宣流布。阿難言：唯，我已受持要者。世尊！當何名斯經？佛言：阿難！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，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如是受持。佛說是經已，長者維摩詰、文殊師利、舍利弗、阿難等，及諸天、人、阿脩羅，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爾時四王，第三、四王弘宣。是時佛告第四、命阿難。問：此付聲聞，何須上料簡？解云：般若發初付阿難，此經發初付菩薩，故須簡也。佛說是經，第五、明經竟，十眾歡喜受持，禮佛而退也。

維摩經疏第五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